宋刊本十三經注疏附校勘記

書經四

[redacted]

附釋音尚書注疏卷第十六

多士第十六

周書　孔氏傳　孔穎達疏

成周既成洛陽下都遷殷頑民殷大夫士心不則德義之經故徙近王都教誨之。不則如字或作測非近附近之近周公以王命誥稱成王命告令之作多士多士所告者卽衆士故以名篇

疏 成周至多士。正義曰成周之邑既成乃遷殷之頑民令居此邑頑民謂殷之大夫士從武庚叛者以其無知謂之頑民民性安土重遷或有怨恨周公以成王之命誥此衆士言其須遷之意史敘其事作多士。傳洛陽下都。正義曰周之成周於漢爲洛陽也洛邑爲王都故謂此爲下都遷殷頑民以成周道故名此邑爲成周。傳殷大至誨之。正義曰經云商王士殷遺多士皆非在官謂之頑民知是殷之大夫士也經止云士而知有大夫者以經云迪簡在王庭有服在百僚其意言將任爲王官以爲大臣不惟告士而已故知有大夫也士者在官之揔號故言士也心不則德義之經僖二十四年左傳文引之以解釋頑民之意經云移爾遐逖比事臣我宗多遜是言徙近王都教誨之也漢書地理志及賈逵注左傳皆以爲遷邶鄘之民於成周分衞民爲三國計三國俱是從叛何以獨遷邶鄘邶鄘在殷畿三分有二其民衆矣非一邑能容民謂之爲士其名不類故孔意不然

惟三月周公初于新邑洛用告商王士周公致政明年三月始於新邑洛用王命告商王之衆士

疏 惟三月至王士。正義曰惟成王卽政之明年三月周公初始於所造新邑之洛用成王之命告商王之衆士言周公親至成周告新來者。傳周公至衆士。正義曰以洛誥之文成周與洛邑同時成也王以周公攝政七年十二月來至新邑明年卽政此篇繼三居洛之後故知是致政明年之三月也成周南臨洛水故云新邑洛周公既以致政在王都故新邑成周以成王之命告商王之衆士鄭云成王元年三月周公自王城初往成周之邑用成王命告殷之衆士以撫安之是也

王若曰爾殷遺多士順其事稱以告殷遺餘衆士所順在下

弗弔旻天大降喪于殷稱天以愍下言愍道至者殷道不至故旻天下喪亡於殷。弔音的旻天上閔巾反仁覆愍下謂之旻馬云秋曰旻天秋氣殺也方言降喪故稱旻天也愍眉隕反喪息浪反

我有周佑命將天明威言我有周受天佑助之命故得奉天明威致

王罰勑殷命終于帝天命周致王者之誅罰王黜殷命終周於帝王肆爾多士非我小國敢弋殷命
天佑我故汝衆士臣服我弋取也非我敢取殷王命乃天命。弋徐音翼馬本作翼義同惟天不畀允罔固亂弼我我其敢求位惟
惟天不與言無堅固治者故輔佑我我其敢求天位乎。治直吏反畀必利反下同惟帝不畀惟我下民秉爲惟天明畏天
不與紂惟我周家下民秉心爲我皆是天明德可畏之效。爲于僞反畏如字一音威疏王若至明畏。正義曰周公以王命順其事而呼之曰汝殷家遺餘之衆士汝殷家道教不至
旻天以殷道不至之故天下喪亡於殷將欲滅殷我有周受天祐助之命奉天明白之威致王者之誅罰正黜殷命終我周家於帝王之事謂使我周家代殷爲天子也天既助我周王故汝衆士
來爲我臣由天助我我得爲之非我小國敢取殷之王命以爲已有此乃天與我惟天不與信無堅固於治者以是故輔弼我若其不然我其敢妄求天子之位乎言此位天自與我非我求而得
之惟天不與紂故惟我周家下民秉心爲我故我得之惟天明德可畏之效也亦既得喪由天汝等不得不服以殷士未服故以天命喻之。傳順其至在下。正義曰順其殷亡之事稱王命以
告之從紂之臣或有身已死者遺餘在者遷於成周故告殷遺餘衆士所順在下下文皆是順之辭。傳稱王至於殷。正義曰此經先言弗弔謂殷道不至也不至者上不至天事天不以道下
不至民撫民不以理也天有多名獨言旻天者旻愍也稱天以愍下言天之所愍愍道至者也殷道不至故旻天下喪亡於殷言將覆滅之。傳天命至帝王。正義曰天命周致王者之誅罰謂
奉上天之命殺無道之王。此乃王者之事故爲王者之誅罰勑訓正也正黜殷命謂殺去虐紂使周受其終事是終周於帝王終猶舜受堯終言殷祚終而歸於周。傳天祐至天命。正義曰肆
訓故也直云故爾多士辭無所結此經大意敘其去殷事周知其故爾衆士言其臣服我弋射也射而取之故弋爲取也鄭玄王肅本弋作翼王亦云翼取也鄭云翼猶驅也非我周敢驅取汝殷
之王命雖訓爲驅亦爲取義周本殷之諸侯故周公自稱小國我聞曰上帝引逸有夏不適逸則惟帝降格言上
天欲民長逸樂有夏桀爲政不之逸樂故天下至戒以譴告之。樂音洛下同譴棄戰反嚮于時夏弗克庸帝大淫泆有辭天下至戒
是嚮於時夏不背棄桀不能用天戒大爲過逸之行有惡辭聞於世。時夏絕句馬以時字絕句嚮許亮反泆音逸又作佾泆同馬本作屑云過也背音佩行下孟反惟時天罔
念聞厥惟廢元命降致罰惟是桀惡有辭故天無所念聞言不佑其惟廢其天命下致天罰乃命爾先祖成湯

革夏俊民甸四方天命湯更代夏用其賢人治四方○甸徒遍反疏我聞至四方○正義曰既言天之効驗若惡與善更追說往事此而喻之我聞人有
言曰上天之情欲民長得逸樂而有夏王桀逆天害民不得使民之適逸樂以此則惟上天下灾異至戒以譴告之欲使夏王桀覺悟改惡爲善是天歸嚮於是夏家不背棄之而夏桀不能
用天之明戒改悔已惡而反大爲過逸之行致有惡辭以聞於世惟是桀有惡辭故天無復愛念無復聽聞言天不復助桀其惟廢其大命欲絕夏祚也下致天罰欲誅桀身也乃命汝先祖成湯使之改
革夏命用其賢俊之人以治四方之國舉桀滅湯與以譬之○傳言上至告之○正義曰襄十四年左傳稱天之愛民甚矣又曰天生民而立之君使司牧之是言上天欲民長得逸樂故立
君養之使之長逸樂也夏桀爲政割剝夏邑使民不得之適逸樂故上天下此至戒以譴告之降下格至也亶言下至明是天下至戒天所下戒惟下災異以譴告人主使之見災而懼改修
德政耳古書亡失桀之災異未得盡聞○傳惟是至天罰○正義曰桀惡流毒於民乃有惡辭聞於世惡既有辭是惡已成矣惟是桀惡有辭故天無所念聞言天不愛念不聽聞是其全棄
之不佑助也棄而不佑則當更求賢主其惟廢大命欲奪其王位也下致天罰欲殺其凶身也廢大命知降致是下罰也自成湯至于帝乙罔不
明德恤祀自帝乙以上無不顯用有德憂念齊敬奉其祭祀言能保宗廟社稷○上時掌反齊側皆反亦惟天丕建保乂有殷
殷王亦罔敢失帝罔不配天其澤湯既革夏亦惟天大立安治於殷殷家諸王皆能憂念祭祀無敢失天道者故無不配天布其
德澤在今後嗣王誕罔顯于天矧曰其有聽念于先王勤家後嗣王紂大無明于天道行昏
虐天且忽之況曰其有聽念先祖勤勞國家之事乎誕淫厥泆罔顧于天顯民祗言紂大過其過無顧於天無能明人爲敬暴亂甚
惟時上帝不保降若茲大喪惟是紂惡天不安之故下若此大喪亡之誅○喪息浪反惟天不畀不明厥
德凡四方小大邦喪罔非有辭于罰惟天不與不明其德者故凡四方小大國喪滅無非有辭於天所罰言皆有闇亂之辭疏
自成至于罰○正義曰既言命湯革夏又說後世皆賢至紂始惡天乃滅之自成湯至於帝乙無不顯用有德憂念祭祀後世亦賢非獨成湯以用其行合天意亦惟天大立安治有殷殷家諸王
皆能明德憂祀亦無敢失天道者無不皆配天而布其德澤以此得天下人爲民主在今後嗣王紂大無明於天道敢行昏虐之政於天天猶且忽之況曰其有聽念先王父祖勤勞國家之事乎

乃復大淫過其泆無所顧於上天無能明民爲敬以此反於先王違逆天道惟是上天不安紂之所爲下若此大喪亡之誅惟天不與不明其德之人故也天不與惡豈獨紂乎凡四方諸侯小大邦國其喪滅者無非皆有惡辭是以致至於天罰汝紂以惡而見滅汝何以不服我也○傳自帝至社稷○正義曰下篇說中宗高宗祖甲三王以外其後立王生則逸豫亦罔或能壽如彼文則帝乙以上非無僻王而此言無不顯用有德憂念祭祀者立文之法辭有抑揚方說紂之不善盛言前世皆賢正以守位不失故得美而言之憂念祭祀者惟有齊肅恭敬故言憂念齊敬奉其祭祀言能保宗廟社稷爲天下之主以見紂不恭敬故喪亡之○傳湯既至德澤○正義曰帝乙已上諸王所以長處天位者皆由湯之聖德延及後人湯既革夏亦惟天大立安治於殷者謂天安治之故殷家得治理也殷家諸王自成湯之後皆能憂念祭祀無敢失天道者故得常處王位無不配天布其德澤於民爲天之子是配天也號令於民是布德也○傳言紂至亂甚○正義曰淫泆俱訓爲過言紂大過其從過無顧於天言其縱心爲惡不畏天也無能明民爲敬言其多行虐政不憂民也不畏於天不愛於民言其暴亂甚也此經顧於天與顯民祇共蒙上罔文故傳再言無也○傳惟天至之辭○正義曰能明其德天乃與之惟天不與不明其德者紂不明其德故天喪之因卽廣言天意凡四方小大邦國謂諸侯有土之君其爲天所喪滅者無非皆有惡辭聞於天乃爲上天所罰言被天罰者皆有闇亂之辭上天不罰無辜紂有闇亂之辭故天滅之耳天旣滅不明其德我有明德爲天所立汝等殷士安得不服我乎以其心仍不服故以天道責之

王若曰爾殷多士今惟我周王丕靈承帝事 周王文武也大神奉天事言明德恤祀 **有命曰割殷告勑于帝** 天有命命周割絕殷命告正於天謂既克紂柴於牧野告天不頓兵傷士 **惟我事不貳適惟爾王家我適** 言天下事已之我周矣不貳之佗惟汝殷王家已之我不復有變○復扶又反 **予其曰惟爾洪無度我不爾動自乃邑** 我其曰惟汝大無法度謂紂無道我不先動誅汝亂從汝邑起言自召禍 **予亦念天卽于殷大戾肆不正** 我亦念天就於殷大罪而加誅者故以紂不能正身念法

疏 王若至不正○正義曰周公又稱王順而言曰汝殷衆士今惟我周家文武二王大神能奉天事故天有命命我周王曰當割絕殷命告正於天我受天命已滅殷告天惟我天下之事不有二處之適言已之適周不更適他也惟汝殷王家事亦於我之適不復變改又追說初伐紂之事我其爲汝言曰惟汝殷紂大無法度故當宜誅絕之伐紂之時我不先於汝動自往誅汝其亂從汝邑先起汝紂自召禍耳我亦念天所以就於殷致大罪者故以紂不能正身念法故也○傳周王至恤祀○正義曰文王受命武王伐紂故知周

王兼文武也大神奉天事謂以天爲神而勤奉事之勞身敬神言亦如湯明德恤祀也○傳天有至傷士○正義曰以周王奉天之故故天有命命我周使割絕殷命告正於天謂武成之篇所云旣克紂柴於牧野告天不頓兵傷士是也前敵卽服故無頓兵傷士師以正行故爲告正武成正告功成功成無害卽是不頓傷也頓兵者昭十五年左傳文頓折也○傳我亦至念法○正義曰言我亦念天者以紂雖無法度若使天不命我我亦不往誅紂以紂旣爲大惡上天命我我亦念天所遣我就殷加大罪者何故以紂不能正身念法也

王曰猷告爾多士予惟時其遷居西爾 以道告汝衆士我惟汝未達德義是以徙居西汝於洛邑教誨汝

非我一人奉德不康寧時惟天命 我徙汝非我天子奉德不能使民安之是惟天命宜然

無違朕不敢有後無我怨 汝無違命我亦不敢有後誅汝無怨我

惟爾知惟殷先人有冊有典殷革夏命 言汝所親知殷先世有冊書典籍說殷改夏王命之意

今爾又曰夏迪簡在王庭有服在百僚 簡大也今汝又曰夏之衆士蹈道者大在殷王庭有服職在百官言見在用

予一人惟聽用德肆予敢求爾于天邑商 言我周亦法殷家惟聽用有德故我敢求汝於天邑商將任用之

予惟率肆矜爾非予罪時惟天命 惟我循殷故事憐愍汝故徙教汝非我罪咎是惟天命

疏 王曰猷至大命○正義曰又言曰我以道告汝衆士我惟是以汝未達德義之故耳今徙居西汝置於洛邑以教誨汝我之徙汝非我一人奉行德義不能使民安而安之是惟天命宜然汝無違我我亦不敢更有後誅罰汝等無於我見怨汝旣來遷當爲善事惟汝所親知惟汝殷先人往世有策書有典籍說殷改夏王命之意汝當案省知之汝知先人之故事今往又有言曰夏之諸臣蹈道者大在殷王之庭有服行職事在於百官言其見任用恐我不任汝我一人惟聽用有德之者故我敢求汝有德之人於彼天邑商都欲取賢而任用之我惟循殷故事憐愍汝故徙教汝此徙非我有罪是惟天命當然聖人動合天心故每事惟託天命也○傳以道至誨汝○正義曰猷訓道也故云以道告汝衆士上言惟是不言其故故傳辨之惟是者未達德義也遷使居西正欲教以德義是以徙居西汝置於洛邑近於京師教誨汝也從殷適洛南行而西廻故爲居西也○傳汝無至怨我○正義曰周旣伐紂又誅武庚殷士懼更有誅疑其欲違上命故設此言以戒之知無違朕者謂戒之使汝無違命也汝能用命我亦不敢有後誅必無後誅汝無怨我也○傳言我至用之○正義曰夏人簡在王庭爲其有德見用言我亦法殷家惟聽用有德汝但

有德我必任用故我往前敢求汝有德之人於天邑商者亦本天之所建王肅云言商今爲我之天邑二者其言雖異皆以天邑商爲殷之舊都言未遷之時當求往遷後有德任用之必矣○傳惟我至天命○正義曰脩殷故事此故解經中肆字謂殷用夏人我亦用殷人憐愍汝故徙之教汝此故解義之言非經中肆遷汝來西者非我罪咎是惟天命也

王曰多士昔朕來自奄予大降爾四國民命 昔我來從奄謂先誅三監後伐奄淮夷民命謂君也大下汝民命謂誅四國君 我乃明致天罰移爾遐逖比事臣我宗多遜 四國君叛逆我下其命乃所以明致天罰今移徙汝於洛邑使汝遠於惡俗比近臣我宗周多爲順道○逖他力反比毗志反注同遠于萬反

疏 王曰多士至多遜○正義曰王復言曰衆士昔我來從奄國大黜下汝管蔡商奄四國民命民之性命死生在君誅殺其君是下民命由四國叛逆我乃明白致行天罰汝等遺餘當教之爲善故移徙汝居於遠令汝遠於惡俗比近服事臣我宗周多爲順道冀汝相教爲善永不爲惡也○傳昔我至國君○正義曰金縢之篇說周公東征言居東二年罪人斯得則昔我來從奄者謂攝政三年時也於時王不親行而王言我來自奄者周公以王命誅四國周公師還亦是王來還也一舉而誅四國獨言來自奄者謂先誅三監後伐奄與淮夷奄誅在後誅奄即來故言來自奄也民以君爲命故民命謂君也大下汝民命謂誅四國君王肅云君爲民命爲君不能順民意故誅之也○傳四國至順道○正義曰王之所罰罰有罪也四國之君有叛逆之罪我下其命乃所以明致天罰言非苟爲之也遐逖俱訓爲遠令移徙汝於洛邑令去本鄉遠也使汝遠於惡俗令去惡俗遠也此近京師臣我周家使汝從我善化多爲順道所以救汝之性命也

王曰告爾殷多士今予惟不爾殺予惟時命有申 所以徙汝是我不欲殺汝故惟是教命申戒之 今朕作大邑于茲洛予惟四方罔攸賓 今我作此洛邑以待四方無有遠近無所賓外○賓如字徐音殯馬云却也 亦惟爾多士攸服奔走臣我多遜 非但待四方亦惟汝衆士所當服行奔走臣我多爲順事 爾乃尚有爾土爾乃尚寧幹止 汝多爲順事乃庶幾還有汝本土乃庶幾安汝故事止居 以反所生誘之 爾克敬天惟畀矜爾 汝能敬行順事則爲天所與爲天所憐 爾不克敬爾不啻不有爾土予亦致天之罰于爾躬 汝不能敬順其罰深重不但不得還本土而已我亦致天罰於汝身言刑殺○啻始豉反徐本作翅

音同下篇放此。今爾惟時宅爾邑，繼爾居，爾厥有幹有年于茲洛。今汝惟是敬順居汝邑，繼汝所當居爲，則汝其有安事有豐年於此洛邑。言由洛修善得還本土，有幹有年。爾小子乃興，從爾遷。汝能敬，則子孫乃起從汝化而遷善。

疏 「王曰告」至「爾遷」。○正義曰：王又言曰：告汝殷之多士，所以遠徙汝者，今我惟不欲於汝刑殺，我惟是教命有所申戒，由此也。今我作大邑於此洛，非但爲我，惟以待四方無所賓外，亦惟爲汝衆士所當服行臣事我宗周，多爲順事故也。汝若多爲順事，汝乃庶幾還有汝本土，乃庶幾安汝故事止居，可不勉之也。汝能敬行順事，天惟與汝憐汝，況於人乎？汝若不能敬行順事，則汝不啻不得還汝本土，我亦致天之罰於汝身。今汝惟是敬順居汝所受新邑，繼汝舊日所居，爲我當聽汝還歸本鄉，有幹事，有豐年，乃由於此洛邑行善也。汝能敬順，則汝之小子與孫等乃起從汝化而遷善矣。○傳「今汝」至「有年」。○正義曰：殷士遠離本鄉，新來此邑，或當居不安，爲棄舊業，故戒之。今汝惟是敬順居汝新所受邑，繼汝舊日所當居爲，謂繼其本土之事業也。但能如此，得還本土，其有安事，有豐年也。「有幹有年」，謂歸本土有幹年，而言「於洛」者，言由在洛修善得還本土，有幹有年也。王肅云「汝其有安事，有長久年於此洛邑」，王解於文甚便，但孔上句爲云「爾乃尚有爾本土」，是誘引之辭，故止爲得還本土有幹有年也。

王曰，又曰：時予乃或言，爾攸居。言汝衆士當是我，勿非我也。我乃有教誨之言，則汝所當居行。

疏 「王曰又」至「攸居」。○正義曰：王之所云，又復稱曰：汝當是我，勿非我也，我乃有教誨之言，則汝所當居行之。○傳「言汝」至「居行」。○正義曰：王以誨之已終，故戒之云：汝當是我，勿非我，既不非我，我乃有教誨汝之言，則汝所當居行，令其居於心而行用之。鄭玄《論語注》云：「或之言有。」此亦或爲有也。凡言「王曰」，皆是史官錄辭，非王語也。今史錄稱王之言曰，以前事未終，故言「又曰」也。

無逸第十七

周書

孔氏傳　孔穎達疏

周公作無逸。中人之性好逸豫，故戒以無逸。○好，呼報反。無逸。成王即政，恐其逸豫，本以所戒名篇。

疏 傳「中人」至「無逸」。○正義曰：上智不肯爲非，下愚戒之無益，故中人之性可上可下，不能勉強，多好逸豫，故周公作書以戒之，使無逸。此雖指戒成王，以爲人之大法。成王以聖賢輔之，當在中人以上，其實本性亦中人耳。○傳「成王」至「名篇」。○正

義曰篇之次第以先後爲序多士君奭皆是成王即位之初知此篇是成王始初即政周公恐其逸豫故戒之使無逸即以所戒名篇也

周公曰嗚呼君子所其無逸歎美君子之道所在念德其無逸豫君子且猶然況王者乎**先知稼穡之艱難乃逸則知小人之依**稼穡農夫之艱難事先知之乃謀逸豫則知小人之所依怙**相小人厥父母勤勞稼穡厥子乃不知稼穡之艱難**視小人不孝者其父母躬勤艱難而子乃不知其勞。相息亮反**乃逸乃諺既誕否則侮厥父母曰昔之人無聞知**小人之子既不知父母之勞力爲逸豫遊戲乃叛諺不恭已欺誕父母不欺則輕侮其父母曰古老之人無所聞知。諺魚戰反

[疏]周公至聞知。正義曰周公歎美君子之道以戒王曰嗚呼君子之人所在其無逸豫君子必先知農人稼穡之艱難然後乃謀爲逸豫如是則知小人之所依怙也視彼小人不孝者其父母勤勞稼穡其子乃不知稼穡之艱難乃爲逸豫遊戲乃叛諺不恭既爲欺誕父母矣不欺則又侮慢其父母曰昔之人無所聞知小人與君子如此相反王宜知其事也。傳歎美至者乎。正義曰周公意重其事故歎而爲言鄭云嗚呼者將戒成王欲求以深感動之是欲深感成王故歎美君子之道君子者言其可以君正上位子愛下民有德則稱之不限貴賤君子之人念德不怠故所在念德其無逸豫也君子且猶然而況王者乎言王者日有萬幾彌復不可逸豫鄭云君子止謂在官長者所猶處也君子處位爲政其無自逸豫也。傳稼穡至依怙。正義曰民之性命在於穀食田作雖苦不得不爲寒耕熱耘沾體塗足是稼穡爲農夫艱難之事在上位者先知稼穡之艱難乃可謀其逸豫使家給人足乃得思慮不勞是爲謀逸豫也能知稼穡之艱難則知小人之所依怙言小人依怙此稼穡之事不可不勤勞也上句言君子當無逸此言乃謀逸豫者君子之事勞心與形盤于遊畋形之逸也無爲而治心之逸也君子無形逸而有心逸既知稼穡之艱難可以謀心逸也。傳視小人至其勞。正義曰視小人不孝者其父母勤苦艱難勞於稼穡成於生業致富以遺之而其子謂已自然得之乃不知其父母勤勞。傳小人至聞知。正義曰上言視小人之身此言小人之子者小人謂無知之人亦是賤者之稱躬爲稼穡是賤者之事故言小人之子謂賤者之子即上所視之小人也此子既不知父母之勞謂已自然得富恃其家富乃爲逸豫遊戲乃爲叛諺不恭已是欺誕父母矣若不欺誕則輕侮其父母曰古老之人無所聞知言其罪之深也論語曰由也諺諺則叛諺欺誕不恭之貌昔訓久也自今而道遠久故爲古老之人詩云召彼故老

周公曰嗚呼我聞曰昔在殷王中宗大戊也殷家中世尊其德故稱宗**嚴恭寅畏天命**

自度言太戊嚴恪恭敬畏天命用法度○嚴如字又魚檢反注同馬作儼治民祗懼不敢荒寧爲政敬身畏懼不敢荒怠自安○治直吏反肆

中宗之享國七十有五年以敬畏之故得壽考之福 疏 周公至五年○正義曰既言君子不逸小人反之更舉前代之王以天壽爲戒周公曰嗚呼我所聞曰昔在殷王中宗威儀嚴恪貌恭心敬畏天命用法度治民敬身畏懼不敢荒怠自安故中宗之享有殷國七十有五年言不逸之故而得歷年長也○傳太戊至稱宗○正義曰中宗廟號太戊王名商自成湯已後政教漸衰至此王而中興之王者祖有功宗有德殷家中世尊其德其廟不毀故稱中宗○傳言太至法度○正義曰祭義云嚴威儼恪故引恪配嚴鄭玄云恭在貌敬在心然則嚴是威恭是貌敬是心三者各異故累言之

其在高宗時舊勞于外爰暨小人武丁其父小乙使之久居民間勞是稼穡與小人出入同事作其即位乃或亮陰三年不言武丁起其即王位則小乙死乃有信默三年不言言孝行著○行下孟反其惟不言言乃雍不敢荒寧在喪則其惟不言喪畢發言則天下和亦法中宗不敢荒怠自安嘉靖殷邦至于小大無時或怨善謀殷國至于小大之政人無是有怨者言無非肆高宗之享國五十有九年高宗爲政小大無怨故亦享國永年 疏 其在至九年○正義曰其殷王高宗父在之時久勞於外於時與小人同其事後爲太子起其即王之位乃有信默三年不言在喪其惟不言喪畢發言言得其道乃天下大和不敢荒怠自安善謀殷國至於小大之政莫不得所其時之人無是有怨恨之者故高宗之享殷國五十有九年亦言不逸得長壽也○傳武丁其至同事○正義曰舊久也在即位之前而言久勞於外知是其父小乙使之久居民間勞是稼穡與小人出入同爲農役小人之艱難事也太子使與小人同勞此乃非常之事不可以非常怪之於時蓋未爲太子也殷道雖質不可既爲太子更得與小人雜居也○傳武丁起至行著○正義曰以上言久勞於外爲父在時事故言起其即王位則小乙死也亮信也陰默也三年不言以舊無功而今有故言乃有說此事者言其孝行著也禮記喪服四制引書云高宗諒闇三年不言善之也王者莫不行此禮何以獨善之也曰高宗者武丁武丁者殷之賢王也繼世即位而慈良於喪當此之時殷衰而復興禮廢而復起故載之於書中而高之故謂之高宗三年之喪君不言也是說此經不言之意也○傳在喪至自安○正義曰鄭玄云其不言之時時有所言則羣臣皆和諧鄭玄意謂此言乃雍者在三年之內時有所言也孔意則爲出言在三年之外故云在喪其惟不言喪畢發言則天下大和知者說命云王宅憂亮陰三祀既免喪其惟

不言除喪猶尚不言在喪必無言矣故知喪畢乃發言也高宗不敢荒寧與中宗正同故云亦法中宗不敢荒怠自安殷家之王皆是明王所爲善事計應略同但古文辭有差異傳因其文同故言法中宗也。○傳善謀至無非。○正義曰釋詁云嘉善也靖謀也善謀殷國謀爲政教故至於小大之政皆允人意人無是有怨高宗者言其政無非也鄭云小大謂萬人上及羣臣言人臣小大皆無怨王也

其在祖甲不義惟王舊爲小人 湯孫太甲爲王不義久爲小人之行伊尹放之桐 **作其卽位爰知小人之依能保惠于庶民不敢侮鰥寡** 在桐三年思集用光起就王位於是知小人之所依依仁政故能安順於衆民不敢侮慢惸獨。○惸求營反字又作煢 **肆祖甲之享國三十有三年** 太甲亦以知小人之依故得久年此以德優劣立年多少爲先後故祖甲在下殷家亦祖其功故稱祖

【疏】其在至三年。○正義曰其在殷王祖甲初遭祖喪所言行不義惟亦爲王久爲小人之行伊尹廢諸桐起其卽王之位於是知小人之所依依於仁政乃能安順於衆民不敢侮鰥寡惸獨故祖甲之享有殷國三十有三年亦言不逸得長壽也。○傳湯孫至之桐。○正義曰以文在高宗之下世次顛倒故特辨之此祖甲是湯孫太甲也爲王不義謂湯初崩久爲小人之行故伊尹放之於桐言其廢而復興爲下作其卽位起本也王肅亦以祖甲爲太甲鄭玄云祖甲武丁子帝甲也有兄祖庚賢武丁欲廢兄立弟祖甲以此爲不義逃於人間故云久爲小人案殷本紀云武丁崩子祖庚立祖庚崩弟祖甲立是爲帝甲淫亂殷道復衰國語說殷事云帝甲亂之七代而殞則帝甲是淫亂之主起亡殷之源寧當與二宗齊名舉之以戒無逸武丁賢王祖庚復賢以武丁之明無容廢長立少祖庚之賢誰所傳說武丁廢子事出何書妄造此語是負武丁而誣祖甲也。○傳在桐至惸獨。○正義曰在桐三年太甲序文思集用光詩大雅文彼集作輯輯和也彼鄭言公劉之遷豳思在和其民人用光大其道此傳之意蓋言太甲之在桐也思得安集其身用光顯王政故起卽王位於是知小人之依依於仁政故能施行政教安順於衆民不敢侮慢惸獨鰥寡之類尤可憐愍故特言之。○傳太甲至稱祖。○正義曰傳於中宗云以敬畏之故得壽考之福高宗之爲政小大無怨故亦享國永年於此云太甲亦以知小人之依故得久年各順其文而爲之說其言行善而得長壽經意三王同也以其世次顛倒故解之云此以德優劣立年多少爲先後故祖甲在太戊武丁之下諸書皆言太甲此言祖甲者殷家亦祖其功故稱之祖甲與二宗爲類惟見此篇必言祖其功亦未知其然殷之先君有祖乙祖辛祖丁稱祖多矣或可號之爲祖未必祖其功而存其廟也

自時厥後立王生則逸 從是三王各承其後而立者生則逸豫無度 **生則逸不知稼**

穡之艱難言與小人之子同其敝不聞小人之勞惟耽樂之從過樂謂之耽惟樂之從言荒淫。耽丁南反注下同樂音洛注下同自時厥後亦罔或克壽以耽樂之故從是其後亦無有能壽考或十年或七八年或五六年或四三年高者十年下者三年言逸樂之損壽疏自時至三年。正義曰從是三王其後所立之王生則逸豫不知稼穡之艱難不聞小人之勞苦惟耽樂之事則從而爲之故從是其後諸王無有能壽考者或十年或七八年或五六年或四三年言逸樂之損壽故舉以戒成王也周公曰嗚呼厥亦惟我周太王王季克自抑畏太王周公曾祖王季卽祖言皆能以義自抑長敬天命將說文王故本其父祖文王卑服卽康功田功文王節儉卑其衣服以就其安人之功以就田功以知稼穡之艱難。卑如字馬本作俾使也徽柔懿恭懷保小民惠鮮鰥寡以美道和民故民懷之以美政恭民故民安之又加惠鮮乏鰥寡之人。鮮息淺反注同自朝至于日中昃不遑暇食用咸和萬民從朝至日昳不暇食思慮政事用皆和萬民。昃音側本亦作仄昳田節反文王不敢盤于遊田以庶邦惟正之供文王不敢樂於遊逸田獵以衆國所取法則當以正道供待之故供音恭文王受命惟中身厥享國五十年文王九十七而終中身卽位時年四十七言中身舉全數疏周公至七年。正義曰殷之三王既如此矣周公又言曰嗚呼其惟我周家大王王季能以義自抑而畏敬天命故王迹從此起也文王又卑薄衣服以就其安人之功與治田之功以美道柔和其民以美政恭待其民以此民歸之以美政恭民之故故小民安之又加恩惠於鮮乏鰥寡之人其行之也自朝旦至于日中及昃尚不遑暇食用善政以諧和萬民故也文王專心於政不敢逸樂於遊戲畋獵以已爲衆國所取法惟當正身行已以供待之由是文王受命嗣位爲君惟於中身受之其享國五十年亦以不逸得長壽也。傳大王至父祖。正義曰大王周公曾祖王季卽祖也此乃經傳明文而須詳言之者此二王之下辭無所結陳此不爲無逸周公將說文王故本其父祖是以傳詳言也解其言此之意以義自抑者言其非無此心以義自抑而不爲耳。傳文王至艱難。正義曰文王卑其衣服以就安人之功言儉於身而厚於人也立君所以牧人安人之功諸有美政皆是也就安人之內田功最急故特云田功以示知稼穡之艱難也。傳以美至之人。正義曰徽懿皆訓爲美徽柔懿恭此是施人之事以此柔恭懷安小民故傳分而配之徽柔配懷以美道和民故民懷之懿恭配保以美政

恭民故民安之徽懿言其美而已不知何所美也人君施於民惟有道與政耳故傳以美道美政言之政與道亦互相通也少乏鰥寡尤是可憐故別言加惠於鮮乏鰥寡之人也。傳從朝至萬民。正義曰昭五年左傳云日上其中食日爲二旦日爲三則人之常食在日中之前謂辰時也易豐卦彖曰日中則昃謂過中而斜昃也昃亦名昳言日蹉跌而下謂未時也故日之十位食時爲辰日昳爲未言文王勤於政事從朝不食或至於日中或至於日昃猶不暇食故經中昃並言之傳舉晚時故惟言昳遑亦暇也重言之者古人自有複語猶云艱難也所以不暇食者爲思慮政事用皆和萬民政事雖多皆是爲民故言咸咸訓皆也。傳文王至之故。正義曰釋詁云盤樂也遊謂遊逸田謂畋獵二者不同故並云遊逸田獵以衆國皆於文王所取其法則文王當以正義供待之故也言文王思爲政道以待衆國故不敢樂於遊田文王世爲西伯故當爲衆國所取法則禮有田獵而不敢者順時蒐狩不爲取樂故不敢非時畋獵以爲樂耳。傳文王至全數。正義曰文王年九十七而終禮記文王世子文也於九十七內減享國五十年是未立之前有四十七在禮諸侯踰年卽位此據代父之年故爲卽位時年四十七也計九十七年半折以爲中身則四十七時於身非中言中身者舉全數而稱之也經言受命者鄭玄云受殷王嗣位之命然殷之末世政教已衰諸侯嗣位何必皆待王命受先君之命亦可也王肅云文王受命嗣位爲君不言受王命也

周公曰嗚呼繼自今嗣王繼從今已往嗣世之王皆戒之**則其無淫于觀于逸于遊于田以萬民惟正之供**所以無敢過於觀遊逸豫田獵者用萬民當惟正身以供待之故**無皇曰今日耽樂乃非民攸訓非天攸若時人丕則有愆**無敢自暇曰惟今日樂後日止夫耽樂者乃非所以教民非所以順天是人則大有過矣。愆起虔反夫音扶**無若殷王受之迷亂酗于酒德哉**以酒爲凶謂之酗言紂心迷政亂以酗酒爲德戒嗣王無如之。酗況付反

疏周公至德哉。正義曰周公又言而歎曰嗚呼繼此後世自今以後嗣位之王則其無得過於觀望過於逸豫過於遊戲過於田獵所以不得然者以萬民聽王者之教命王當正已身以供待萬民必當早夜恪勤無敢自閑暇曰今日且樂後日乃止此爲耽樂者非民之所以教訓也非天之所以敬順也若是之人則有大愆過矣王當自勤政事莫如殷王受之迷亂國政酗醟於酒德哉殷紂藉酒爲凶以酒爲德由是喪亡殷國王當以紂爲戒無得如之。傳繼從至戒之。正義曰先言繼者謂繼此後人卽從今以後嗣世之王也周公思及長遠後王盡皆戒之非獨成王也。傳所以至之故。正義曰傳意訓淫爲過鄭玄云淫放恣也淫者侵淫不止其言雖殊皆是過之義也言觀爲非時而行違禮觀物如春秋隱公如

棠觀魚莊公如齊觀社穀梁傳曰常事曰視非常曰觀此言無淫于觀禁其非常觀也逸謂逸豫遊謂遊蕩田謂田獵四者皆異故每事言於以訓用也用萬民皆聽王命王者惟當正身待之故不得淫於觀逸遊田也○傳無敢至過矣○正義曰無敢自暇謂事不寬不暇而以爲原王之意而爲辭故言曰耽以爲樂惟今日樂而後日止惟言今日樂明知後日止也夫耽樂者乃非所以教民教民當恪勤也非所以順天順天當肅恭也是此耽樂之人則大有愆過矣戒王不得如此也○傳以酒至如之○正義曰酗從酉以凶爲聲是酗爲凶酒之名故以酒爲凶謂之酗酗是飲酒而益凶也言紂心迷亂以酗酒爲德飲酒爲政心以凶酒爲已德紂以此亡殷戒嗣王無如之

周公曰嗚呼我聞曰古之人猶胥訓告胥保惠胥教誨歎古之君臣雖君明臣良猶相道告相安順相教誨以義方民無或胥譸張爲幻譸張誑也君臣以道相正故下民無有相欺誑幻惑也○幻音患誑九況反此厥不聽人乃訓之乃變亂先王之正刑至于小大此其不聽中正之君人乃教之以非法乃變亂先王之正法至于小大無不變亂言已有以致之民否則厥心違怨否則厥口詛祝以君變亂正法故民否則其心違怨否則其口詛祝言皆患其上○詛側助反祝之又反

疏 周公至詛祝○正義曰周公言而歎曰我聞人之言曰古人之雖君明臣良猶尚相訓告以善道相安順以美政相教誨以義方君臣相正如此故於時之民順從上教無有相誑欺爲幻惑者此其不聽中正之君人乃教訓之以非法之事乃從其言變亂先王之正法至於小大之事無不皆變亂之君既變亂如此其時之民疾苦否則其心違上怨上否則其口詛祝之言人患之無已舉此以戒成王使之君臣相與養下民也○傳歎古至義方○正義曰此章二事善惡相反下句不聽人者是愚闇之君知此言古之人者是賢明之君相是兩人相與故知兼有臣良更相教告隱三年左傳石碏曰臣聞愛子教之以義方故知相教誨者使相教誨以義方也則知相訓告者告之以善道也相保惠者相安順以美政也○傳譸張至惑也○正義曰譸張誑也釋訓文孫炎曰眩惑誑欺人也民之從上若影之隨形君臣以道相正故下民無有相欺誑幻惑者幻即眩也惑亂之名漢書稱西域有幻人是也○傳此其至致之○正義曰上言善事此說惡事如此其不聽者是不聽中正之君也既不聽中正則好聽邪佞知此則訓之者是邪佞之人訓之也邪佞之人必反正道故言人乃教之以非法闇君即受用之變亂先王之正法至於小大無不變亂言皆變亂正法盡也闇君所任同已由已之闇致此佞人言此闇君已身有以致之也上君明臣良由君明而有良臣亦是已有致上之言胥此不言者君在佞臣國亡滅矣不待相教爲惡故不言胥也○傳以君至其上○正義曰君既變亂正法必將困苦下民民不堪命忿恨必

起故民怨君乃有二事否則心違怨否則口詛祝言皆患上而爲此也違怨謂違其命而怨其身詛祝謂告神明令加殃咎也以言告神謂之祝請神加殃謂之詛襄十七年左傳曰宋國區區而有詛有祝詩曰侯詛侯祝是詛祝意小異耳

周公曰嗚呼自殷王中宗及高宗及祖甲及我周文王茲四人迪哲言此四人皆蹈智明德以臨下厥或告之曰小人怨汝詈汝則皇自敬德其有告之言小人怨詈汝者則大自敬德增修善政○詈力智反厥愆曰朕之愆允若時不啻不敢含怒其人有禍則曰我過百姓有過在予一人信如是怨詈則四王不啻不敢含怒以罪之言常和悅

疏周公至含怒○正義曰既言明君闇君善惡相反更述二者之行周公言而歎曰嗚呼自殷王中宗及高宗及祖甲及我周文王此四人者皆蹈明智之道以臨下民其有告之曰小人怨恨汝罵詈汝既聞此言則大自敬德更增修善政其民有過則曰是我之過民信有如是怨詈則不啻不敢含怒以罪彼人乃欲得數聞此言以自改悔言寛弘之若是○傳其有至善政○正義曰釋詁云皇大也故傳言大自敬德者謂增修善政也鄭玄以皇爲暇言寛暇自敬王肅本皇作況況滋益用敬德也○傳其人至和悅○正義曰或告之曰小人怨汝詈汝其言有虛有實其言若虛則民之愆也民有愆過則曰我過不責彼爲虛言而引過歸已者湯所云百姓有過在予一人故若信有如是怨詈小人聞之則含怒以罪彼人此四王即不啻不敢含怒以罪彼人乃自願聞其愆言其顏色常和悅也鄭玄云不但不敢含怒乃欲屢聞之以知已政得失之源也

此厥不聽人乃或譸張爲幻曰小人怨汝詈汝則信之此其不聽中正之君有人誑惑之言小人怨憾詛詈汝則信受之○憾胡暗反則若時不永念厥辟不寛綽厥心則如是信讒者不長念其爲君之道不寛緩其心言含怒亂罰無罪殺無辜怨有同是叢于厥身信讒含怒罰殺無罪則天下同怨讎之叢聚於其身○叢才公反

疏此厥至厥身○正義曰此其不聽中正之人乃有欺誑爲幻惑以告之曰小人怨汝詈汝不原其本情則信受之則知是信讒者不長念其爲君之道不審虛實不能寛緩其心而徑即含怒於人是亂其正法罰無罪殺無辜罰殺欲以止怨乃令人怨益甚天下之民有同怨君令怨惡聚於其身言禍急使民之怨若是教成王勿學此也○傳則如至含怒○正義曰君人者察獄必審其虛實然後加罪不長念其爲君之道謂不審察虛實也不寛緩其心言徑即含怒也王肅讀辟爲辟扶亦反不長念其刑辟不當加無罪也

周公曰嗚呼嗣王其監于茲視此亂罰之禍以爲

君奭第十八

周書。　　孔氏傳　　孔穎達疏

召公爲保周公爲師相成王爲左右傳太保也師太師也馬云保氏師氏皆大夫官相音息亮反左右馬云分陝爲二伯東爲左西爲右**召公不說周公作君奭君奭**尊之曰君奭名同姓也陳古以告之故以名篇○說音悅奭始亦反疏召公至君奭○正義曰成王即政之初召公爲保周公爲師輔相成王爲左右大臣召公以周公嘗攝王之政今復在臣位其意不說周公陳已意以告召公史敘其事作君奭之篇也周官篇云立太師太傅太保茲惟三公則此爲保爲師亦爲三公官也此實太師太保而不言太者意在師法保安王身言其實爲左右爾不爲舉其官名故不言太也經傳皆言武王之時太公爲太師此言周公爲師蓋太公薨命周公代之於時太傅蓋畢公爲之於此無事不須見也三公之次先師後保此序先言保者篇之所作主爲召公不說故先言召公不以官位爲次也案經周公之言皆說已留在王朝之意則召公不說周公之留也故鄭王皆云周公既攝王政不宜復列於臣職故不說然則召公大賢豈不知周公留意而不說者以周公留在臣職當時人皆怪之故欲開道周公之言以解世人之惑召公疑之作君奭非不知也史記燕世家云成王既幼周公攝政當國踐阼召公疑之作君奭此篇是致政之後言留輔成王之意其文甚明馬遷妄爲說爾鄭玄不見周官之篇言此師保爲周禮師氏保氏大夫之職言賢聖兼此官亦謬矣○傳尊之至名篇○正義曰周公呼爲君奭是周公尊之曰君也奭是其名君非名也僖二十四年左傳富辰言文王之子十六國無名奭者則召公必非文王之子燕世家云召公奭與周同姓姬氏譙周曰周之支族譙周考校古史不能知其所出皇甫謐云原公名豐是其一也是爲文王之子一十六國然文王之子本無定數幷原豐爲一當召公於中以爲十六謬矣此篇多言先世有大臣輔政是陳古道以告之呼君奭以告之故以君奭名篇

周公若曰君奭順古道呼其名而告之**弗弔天降喪于殷殷既墜厥命我有周既受**言殷道不至故天下喪亡於殷殷已墜失其王命我有周道至已受之○弔音的

我不敢知曰厥基永孚于休若天棐忱廢興之跡亦君所知言殷家其始長信於美道順天輔誠所以國也○棐音匪忱市林反

我亦不敢知曰其終出于不祥言殷紂其終墜厥命以出於不善之故亦君所知疏周公至不祥○正義曰周公留在王朝召公不說周公爲師順古道而呼曰君奭殷道以不至之故故天下喪亡於殷殷既墜失其王命我有周已受之矣今雖受命貴在能終若不能終與殷無異故視殷以爲監戒我不敢獨知殷家其初始之時能長信於美道能安順於上天之道輔其誠信所以有國此亦君之所知我亦不敢獨知曰殷紂其終墜失其王命由出於不善之故亦君所知也○傳廢興至以國○正義曰孔以召誥云我不敢知者其意召公言我不敢獨知亦王所知則此言我不敢知亦是周公言我不敢獨知是君奭所知故以此及下句爲說殷之興亡言與君奭同知舉其殷興亡爲戒鄭玄亦然也

嗚呼君已曰時我我亦不敢寧于上帝命歎而言曰君也當是我之留我亦不敢安于上天之命故不敢不留○巳音以弗永遠念天威越我民罔尤違言君不長遠念天之威而勤化於我民使無過違之闕惟人在我後嗣子孫大弗克恭上下遏佚前人光在家不知惟衆人共存在我後嗣子孫若大不能恭承天地絕失先王光大之道我老在家則不得知○遏於葛反天命不易天難諶乃其墜命弗克經歷天命不易天難信無德者乃其墜失王命不能經久歷遠不可不慎○易以豉反注同諶氏壬反嗣前人恭明德在今予小子旦繼先王之大業恭奉其明德正在我今小子旦言異於餘臣非克有正迪惟前人光施于我沖子我留非能有改正但欲蹈行先王光大之道施正於我童子童子成王疏嗚呼至沖子○正義曰周公又歎而呼召公曰嗚呼君已已辭也既歎乃復言曰君當是我之留勿非我也我亦不敢安於上天之命故不敢不留君何不長遠念天之威罰禍福難量當勤教於我下民使無尤過違法之闕惟今天下衆人共誠心存在我後嗣子孫觀其政之善惡若此嗣王大不能恭承上天下地絕失先王光大之道令使衆人失望我若退老在家則不得知何得不留輔王也天命不易言甚難也天難信惡則去之不常在一家是難信也天子若不稱天意乃墜失其王命不能經久歷遠其事可不慎乎繼嗣前人先王之大業恭奉其明德也正在今我小子旦周公自言已身當恭奉其先王之明德留輔佐王非能有所改正但欲蹈行先王光大之道施政於我童子童子謂成王意欲奉行先王之事以教成王也○傳歎而至不留○正義曰歎而言曰嗚呼君已已是引聲之辭既呼君奭歎而引聲乃復言曰君當是我之留以其意不說故令是我而勿非我我不敢安於上天之命孔意當謂天既命周我當成就周道故不敢不留又

曰天不可信我道惟寧王德延無德去之是天不可信故我以道惟安寧王之德謀欲延久天不庸釋于文王受命言天不用令釋廢於文王所受命故我留佐成王

疏又曰至受命○正義曰周公又言曰天不可信無德則去之是其不可信也天難信之故恐其去我周家故我以道惟安行寧王之德謀欲延長之我原上天之意不用令廢於文王所受命若嗣王失德則還廢之故我當留佐成王也○傳無德至延久○正義曰此經言又曰傳不明解鄭云人又云則鄭玄以此又曰爲周公稱人之言也王肅云重言天不可信明已之留蓋畏其天命則肅意以周公重天故稱又曰孔雖不解當與王肅意同言寧王者卽文王也鄭王亦同

公曰君奭我聞在昔成湯既受命已放桀受命爲天子時則有若伊尹格于皇天尹摯佐湯功至大天謂致太平○摯音至在太甲時則有若保衡太甲繼湯時則有如此伊尹爲保衡言天下所取安所取平在太戊太甲之孫時則有若伊陟臣扈格于上帝巫咸乂王家伊陟臣扈率伊尹之職使其君不隕祖業故至天之功不隕巫咸治王家言不及二臣○隕于敏反在祖乙時則有若巫賢祖乙殷家亦祖其功時賢臣有如此巫賢賢咸子巫氏在武丁時則有若甘盤高宗卽位甘盤佐之後有傳說○說音悅

疏公曰君奭至甘盤○正義曰言時有若者言當其時有如此人也指謂如此伊尹甘盤非謂別有如此人也以湯是殷之始王故言在昔旣受命見其爲天子也以下在太甲在武丁亦言其爲天子之時有如此臣也成湯未爲天子已得伊尹言旣受命者以功格皇天在受命之後故言旣受命也皇天之與上帝俱是天也變其文爾其功至於天帝謂致太平而天下和之也保衡伊尹一人也異時而別號伊尹之下已言格于皇天保衡之下不言格于皇天從可知也伊陟臣扈言格于上帝則其時亦致太平故與伊尹文異而事同巫咸巫賢甘盤蓋功劣於彼三人故無格天之言○傳尹摯至太平○正義曰伊尹名摯諸子傳記名有其文功至大天猶堯格于上下知其謂致太平也○傳太甲至取平○正義曰據太甲之篇及諸子傳記太甲大臣惟有伊尹知卽保衡也說命云昔先正保衡作我先王佑我烈祖格于皇天商頌那祀成湯稱爲烈祖烈祖湯之號言保衡佐湯明保衡卽是伊尹也詩稱實維阿衡實左右商王鄭玄云阿倚衡平也伊尹湯所依倚而取平至太甲改曰保衡保安也言天下所取安所取平此皆三公之官當時爲之號也孔以太甲云嗣王不惠於阿衡則太甲亦曰阿衡與鄭異也○傳太甲之孫○正義曰史記殷本紀云太甲崩子沃丁立崩弟太庚立崩子小甲立崩弟雍已立崩弟太戊立是太戊爲太甲之孫太庚之子三代

表云小甲太庚弟雍已太戊又是小甲弟則太戊亦是沃丁弟太甲子本紀世表俱出馬遷必有一誤孔於咸乂序傳云太戊沃丁弟之子是太戊爲太甲之孫也○傳伊陟至二臣○正義曰伊尹格于皇天此伊陟臣扈云格于上帝其事旣同如此二臣能率循伊尹之職輔佐其君使其君不隕祖業故至天之功亦不隕墜也夏社序云湯旣勝夏欲遷其社不可作夏社疑至臣扈則湯初有臣扈已爲大臣矣不得至今仍在與伊尹之子同時立功蓋二人名同或兩字一誤也案春秋范武子光輔五君或臣扈事湯而又事太戊也格于上帝之下乃言巫咸乂王家則巫咸亦是賢臣俱能紹治王家之事而已其功不得至天言不及彼二臣○傳祖乙至巫氏○正義曰殷本紀云中宗崩子仲丁立崩弟外壬立崩弟河亶甲立崩子祖乙立則祖乙是太戊之孫也孔以其人稱祖故云殷家亦祖其功賢是咸子相傳云然父子俱稱爲巫知巫爲氏也○傳高宗至傳說○正義曰孔命篇高宗云台小子舊學于甘盤旣乃遯於荒野高宗未立之前已有甘盤免喪不言乃求傳說明其卽位之初有甘盤佐之甘盤卒後有傳說計傳說當有大功此惟數六人不言傳說者周公意所不言未知其故

率惟茲有陳保乂有殷故殷禮陟配天多歷年所言伊尹至甘盤六臣佐其君循惟此道有陳列之功以安治有殷故殷禮能升配天享國久長多歷年所

天惟純佑命則商實百姓殷禮配天惟天大佑助其王命使商家百姓豐實皆知禮節

疏 率惟至百姓○正義曰此伊尹甘盤六臣等輔佐其君率循此爲臣之道有陳烈之功以安治有殷故殷有安上治民之禮升配上天享國多歷年之次所天惟大佑助其爲王之命則使商家富實百姓爲令使商之百姓家給人足皆知禮節也○傳言伊至年所○正義曰率訓循也說賢臣佐君云循惟此道當謂循此爲臣之道盡忠竭力以輔其君故有陳烈於世以安治有殷使殷王得此安上治民之禮能升配上天天在人上故謂之升爲天之子是配也享國久長多歷年所○傳殷禮至禮節○正義曰殷能以禮配天故天降福天惟大佑助其王命風雨以時年穀豐稔使商家百姓豐實家給人足管子曰衣食足知榮辱倉廩實知禮節

王人罔不秉德明恤小臣屛侯甸自湯至武丁其王人無不持德立業明憂其小臣使得其人以爲蕃屛侯甸之服小臣且憂得人則大臣可知○屛賓領反

矧咸奔走惟茲惟德稱用乂厥辟王猶秉德憂臣況臣下得不皆奔走惟王此事惟有德者舉用治其君事○辟必亦反

故一人有事于四方若卜筮罔不是孚一人天子也君臣務德故有事於四方而天下化服如卜筮無不是而信之

疏 王人至是孚○正義曰王人謂與人爲王言此上所說成湯太甲太戊祖乙武丁皆王人也無不持德立業明憂小臣雖則小臣亦

憂使得其賢人以蕃屏侯甸之服王恐臣之不賢尚以爲憂況在臣下得不皆勤勞奔走惟憂王此求賢之事惟求有德者舉之用法其君之事乎君臣共求其有德所在職事皆治天子一人有事於四方天下咸化而服如有卜筮之驗無不是而信之賢臣助君致使大治我留不去亦當如此也。傳自湯至可知。正義曰王肅云王人猶君人也無不持德立業謂持人君之德立王者之事業人君之德在官賢人官得其人則事業立故傳以立業配持德明憂小臣之不賢憂欲使得其人以爲蕃屏侯甸之服也小臣且憂得人則大臣憂之可知侯甸尚思得其人朝廷思之必矣王肅云小臣臣之微者舉小以明大也。傳王猶至君事。正義曰君之所重莫重於求賢官之所急莫急於得人故此章所陳惟言君憂得人臣能舉賢以王之尊猶尚秉德憂臣況其臣下得不皆奔走惟王此求賢之事惟有德者必舉之置於官位用治其君事也。傳一人至信之。正義曰禮天子自稱曰予一人故爲天子也君臣務求有德衆官得其人從上至下遞相師法職無大小莫不治理故天子有事於四方發號出令而天下化服譬如卜筮無不是而信之事既有驗言如是則人皆信之

公曰君奭天壽平格保乂有殷有殷嗣天滅威信天壽有平至之君故安治有殷有殷嗣子紂不能平至天滅亡加之存威**今汝永念則有固命厥亂明我新造邦**今汝長念平至者安治反是者滅亡以爲法戒則有堅固王命其治理足以明我新成國矣

疏　公曰君奭天至造邦　正義曰周公呼召公曰君奭皇天賦命壽此有平至之君言有德者必壽考也殷之先王有平至之德故能安治有殷言故得安治也有殷嗣子紂不能平至故天滅亡而加之以威今汝奭當長念天道平至者安治不平至者滅亡以此爲法戒則有堅固王命其治理足以明我新成國矣。傳言天至以威。正義曰格訓至也平謂政教均平至謂道有所至也言不弔謂道有不至者此言格謂道至者天壽有平至之君有平至之德則天與之長壽則知中宗高宗之屬身是也由其君有平至之德故能安治有殷言有殷國安而民治也有殷嗣子紂其德不能平至國不安民不治故天滅亡之而加之以威也孔傳之意此經專說君之善惡其言不及臣也王肅以爲兼言君臣注云殷君臣之有德故安治有殷言是者不可不法殷家有良臣也鄭注以爲傳言臣事格謂至於天也與孔不同。傳今汝至國矣。正義曰上句言善者與而惡者亡此句令其長安治及念明道念上二者故言今汝長念平至者而安治反是者滅亡念此以爲法戒則有堅固王命王族必不傾壞若能如此其治理足以光明我新成國矣周自武王伐紂至此年歲未多對殷而言故爲新國傳意言不及臣周公說此事者蓋言興滅由人我欲輔王使爲平至之君

公曰君奭在昔上帝割申勸寧王之德其集大命于厥躬在昔上天割制其義重勸文王之德故能成其大命於其

身謂勤德以受命○重直用反**惟文王尚克修和我有夏亦惟有若虢叔有若閎夭**文王庶幾
能修政化以和我所有諸夏亦惟賢臣之助爲治有如此虢閎閎氏虢國叔字文王弟夭名○虢寡白反徐公伯反閎音宏夭於表反徐於驕反**有若散宜生有**
若泰顛有若南宮括散泰南宮皆氏宜生顛括皆名凡五臣佐文王爲胥附奔走先後禦侮之任【疏】公曰君奭至厥躬○正義曰公呼召公曰君奭
在昔上天斷割其義重勸文王之德以文王有德勸勉使之成功故文王能成之命於其身言文
王能順天之意勸德以受命○傳在昔至受命○正義曰文王去此未久但欲遠本天意故云在
昔上天作久遠言之割制謂切割絕斷之意故云割制其義重勸文王之德者文王既已有德上
天佑助而重勸勉文王順天之意故其能成大命於其身王謂勤行德義以受天命○傳文王至
天名○正義曰文王未定天下庶幾能修政化以和我所有諸夏謂三分有二屬已之諸國也僖
五年左傳云虢仲虢叔王季之穆也是虢叔爲文王之弟虢國名叔字凡言人之名氏皆上氏下
名故閎散泰南宮皆是氏宜生顛括皆名也○傳散泰至之任○正義曰詩緜之卒章稱文王有
疏附先後奔奏禦侮之臣毛傳云率下親上曰疏附相道前後曰先後喻德宣譽曰奔奏武臣折
衝曰禦侮鄭箋云疏附使疏者親也奔奏使人歸趨之詩言文王有此四種之臣經歷言五臣之
名故知五臣佐文王爲此任也此四事者五臣共爲此任非一臣當一事也鄭云不及呂望者太
師致文王以大德周公謙不可以自比**又曰無能往來茲迪彝教文王蔑德降于國人**有五賢臣猶曰其少無所
能往來而五人以此道法教文王以精微之德下政令於國人言雖聖人亦須良佐**亦惟純佑秉德迪知天威乃惟時昭文**
王文王亦如殷家惟天所大佑文王亦秉德蹈知天威乃惟是五人明文王之德**迪見冒聞于上帝惟時受有殷命哉**
言能明文王德蹈行顯見覆冒下民彰聞上天惟是故受有殷之王命○見賢遍反注同冒莫報反下同馬作勗勉也聞音問或如字【疏】又曰至命哉○正義曰文王既有賢臣五人又
復言曰我之賢臣猶少無所能往來五人以此道法教文王以微蔑精妙之德下政令於國人
德政既善爲天所佑文王亦如殷家惟爲天所大佑文王亦秉德蹈知天威文王德如此者乃
惟是五人明文王之德使然也五人能明文王德使蹈行顯見覆冒下民聞於上天惟是之故
得受有殷王之命哉言文王之聖猶須良佐我所以留輔成王○傳有五至良佑○正義曰無
能往來一句周公假爲文王之辭言文王有五賢臣猶恨其少又復言曰我臣既少於事無能
往來謂去還理事未能周悉言其好賢之深不知厭足也迪道彝法也蔑小也小謂精微也而

五人以此道法教文王以精微之德用此精微之德下教令於國人言雖聖人亦須良佐以見成王須輔佐之甚也鄭玄亦云蔑小也

武王惟茲四人尚迪有祿 文王沒武王立惟此四人庶幾輔相武王蹈有天祿虢叔先死故曰四人○相息亮反

後暨武王誕將天威咸劉厥敵 言此四人後與武王皆殺其敵謂誅紂

惟茲四人昭武王惟冒丕單稱德 惟此四人明武王之德使布冒天下大盡舉行其德

【疏】武王至稱德○正義曰文王既沒武王次立武功初立惟此四人庶幾輔相武王蹈有天下之祿其後四人與武王大行天之威罰皆與共殺其強敵謂其誅紂也武王之有天下惟此四人明武王之德惟武王布德覆冒天下此四人大盡舉行武王之德言武王亦得良臣之力○傳文王至四人○正義曰文王受命九年而崩十三年方得殺紂文王沒武王立謂武王初立之時惟此四人而已庶幾輔相武王蹈有天祿初立則有此志故下句言後與武王殺紂也虢叔先死故曰四人以是文王之弟其年應長故言先死也鄭玄疑不知誰死注云至武王時虢叔等有死者餘四人也○傳惟此至其德○正義曰單盡稱舉也使武王之德布冒天下是此四人之力言此四人大盡舉行武王之德也

今在予小子旦若游大川予往暨汝奭其濟小子同未在位誕無我責 我新還政今任重在我小子旦不能同於四方若游大川我往與汝奭其共濟渡成王同於未在位即政時汝大無非責我留

收罔勗不及耉造德不降我則鳴鳥不聞矧曰其有能格 今與汝留輔成王欲收教無自勉不及道義者立此化而老成德不降意爲之我周則鳴鳳不得聞況曰其有能格于皇天乎

【疏】今在至能格○正義曰周公言我新還政成王今任之重者其在我小子之身也我不能同於四人輔文武使有大功德但苟求救溺而已譬如遊於大川我往與汝奭其共濟渡小子成王用心輔弼同於成王未在位之時恐其未能嗣先人明德我當與汝輔之汝大無非責我之留也我留與汝輔王者欲收教無自勉力不及道義者我今欲立此化而老成德之人不降意爲之我周家則鳴鳳之鳥尚不得聞知況曰其有能格於皇天者乎○傳我新至我留○正義曰周公既已還政則是捨重任矣而猶言今任重在我小人旦者周公既攝王政又須傳授得人若其不能負荷仍是周公之責以嗣子劣弱故言今任重猶在我小子旦也彼四人者能翼贊初基佑成王業我不能同於四人望有大功惟求救弱而已詩云泳之游之左傳稱闔敖游涌而逸則游者入水浮渡之名譬若成王在大川我往與汝奭其同共濟渡成王若云從此向川故言往也○傳今與至天乎○正義曰王朝之臣有不勉力者今與汝留輔成王者正欲收斂教誨無自勉力不及道義者當教之勉力使其及道

義也我欲成立此化而老成德之人不肯降意爲之我周家則鳴鳳尚不聞知況曰其有能如伊尹之輩使其功格於皇天乎言太平不可冀也經言耇造德不降者周公以已年老應退而留因卽傳言已類言已若退則老成德者悉皆退自逸樂不肯降意爲之政無所成祥瑞不至我周家則鳴鳳不得聞則鳳是難聞之鳥必爲靈瑞之物故以鳴鳥爲鳴鳳孔子稱鳳鳥不至是鳳鳥難聞也詩大雅卷阿之篇歌成王之德其九章曰鳳皇鳴矣于彼高岡鄭云因時鳳皇至因以喻焉則成王之時鳳皇至也大雅正經之作多在周公攝政之後成王卽位之初則周公言此之時已鳳皇至見太平矣而復言此者恐其不復能然故戒之此經之意言功格上天難於致鳳故以鳴鳳如之格天案禮器云升中于天而鳳皇降龜龍假升中謂功成告天也如彼記文似功至於天鳳皇乃降此以鳴鳳易致況格天之難者乎記以龍鳳有形是可見之物故以鳳降龍至爲成功之驗非言成功告天然後此物始至也

公曰嗚呼君肆其監于茲我受命無疆惟休亦大惟艱以朝臣無能立功至天故其當視於此我周受命無窮惟美亦大惟艱難不可輕忽謂之易治

告君乃猷裕我不以後人迷告君汝謀寬饒之道我留與汝輔王不用後人迷惑故欲教之

疏公曰嗚呼至人迷○正義曰周公歎而呼召公曰嗚呼君我以朝臣無能立功至天之故故君其當視於此謂視此朝臣無能立功之事我周家受天之命無有境界惟美亦大惟艱難不可輕忽謂之易治我今告君汝當謀寬饒之道以治下民使其事可法我不用使後世人迷惑故欲教之也○傳告君至教之○正義曰猷訓爲謀告君汝謀寬饒之道故當以寬饒爲法我留與汝輔王不用使後人迷惑怪之無法則迷惑故欲與汝作法以教之鄭云召公不說似隘急故今謀於寬裕也

公曰前人敷乃心乃悉命汝作汝民極前人文武布其乃心爲法度乃悉以命汝矣爲汝民立中正矣

曰汝明勗偶王在亶乘茲大命汝以前人法度明勉配王在於成信行此大命而已

惟文王德丕承無疆之恤惟文王聖德爲之子孫無忝厥祖大承無窮之憂

疏公曰前至之恤○正義曰周公又言曰前人文武布其乃心制法度乃悉命汝爲民立中正之道矣治民之法已成就也戒召公汝當以前人之法度明自勉力配此成王在於誠信行此大命而已言已有舊法易可遵行也惟文王聖德造始周邦爲其子孫欲令無忝厥祖大承無窮之憂故我與汝不可不輔○傳前人至正矣○正義曰乃緩辭不訓爲汝○傳汝以至而已○正義曰勗勉也偶配也亶信也汝當以前人法度明自勉力配成王在於誠信行大命而已言其不復須勞心傳以乘爲行蓋以乘車必行故訓乘爲行

公曰君告汝朕允告汝以我之誠信也

保奭其汝克敬以予監

于殷喪大否呼其官而名之勑使能敬以我言視於殷喪亡大否言其大不可不戒。肆念我天威予不允惟若茲。誥予惟曰襄我二人以殷喪大故當念我天德可畏言命無常我不信惟若此誥我惟曰當因我文武之道而行之汝有合哉言曰在時二人天休滋至惟時二人弗戡言汝行事動當有所合哉發言常在是文武則天美周家日益至矣惟是文武不勝受言多福其汝克敬德明我俊。民在讓後人于丕時其汝能敬行德明我賢人在禮讓則後代將於此道大且是

疏公曰君告至丕時。正義曰周公呼召公曰君我今告汝以我之誠信又呼其官而名之太保奭其汝必須能敬以我之言視於殷之喪亡殷之喪亡其事甚大不可不戒愼以殷喪大之故當念我天德可畏言天命無常無德則去之甚可畏我不信惟若此誥而已我惟言曰當因我文武二人之道而行之汝所行事舉動必當有所合哉當與文王武王合也汝所發言常在是文王武王二人則天美我周家日日滋益至矣其善既多惟在是文武二人不能勝受之矣其汝能敬行德明我賢俊之人在於禮讓則後人於此道大且是也。傳言汝至多福。正義曰動當有所合哉舉動皆合文武也發言常在是文武言非文武道則不言

嗚呼篤棐時二人我式克至于今日休言我厚輔是文武之道而行之或用能至于今日其政美我咸成文王功于不怠丕冒海隅出日罔不率俾今我周家皆成文王功于不懈怠則德教大覆冒海隅日所出之地無不循化而使之

疏嗚呼至率俾。正義曰周公言而歎曰嗚呼我厚輔是二人之道而行之我用能至於今日其政美言今日政美由是文武之道我周家若能皆成文王之功於事常不懈怠則德教大覆四海之隅至於日出之處其民無不循我化可臣使也戒召公與朝臣皆當法文王之功

公曰君予不惠若茲多誥予惟用閔于天越民我不順若此多誥而已欲使汝念躬行之閔勉也我惟用勉於天道加於民

疏公曰君予至越民。正義曰公呼召公曰君我不徒惟順如此之事多誥而已欲使汝躬親行之我惟用勉力自強於天道行化於民顧氏云我亦自用勉勸躬行於天道加益於民人也

公曰嗚呼君惟乃知民德亦罔不能厥初惟其終惟汝所知民德亦無不能其初鮮能有終惟其終則惟君子戒召公以愼終。鮮息淺反祗若茲往敬用治當敬順我此言自今以往敬用治民職事

疏公曰嗚呼至用治。正義曰周公歎而呼召公曰嗚呼君惟汝知民

之德行亦無有不能其初惟鮮能其終言行之雖易終之實難恐召公不能終行善政故戒之以愼終汝當以敬順我此言自今以往宜敬用此治民職事戒之使行善不懈怠也○傳惟汝至愼終○正義曰詩云靡不有初鮮克有終是凡民之德無不能其初少能有終者凡民皆如是有終則惟君子蓋召公至此已說恐其不能終善故戒召公汝愼終也鄭云召公是時意說周公恐其復不說故依違託言民德以剴切之

尚書注疏挍勘記卷十六

尚書注疏卷第十六 宋本作十五

多士第十六　周書

周公以王命誥 石經考文提要云坊本誥作告　所告者 纂傳告作誥　皆非在官 閩本明監本同毛本在官作民事段玉裁挍本又改民作昬是也

惟天不與言無堅固治者 古本與上有右字毛本言作信案言字非閩本明監本並誤　天有多名 毛本名作言誤　殺無道之王 宋板王作主

大淫泆有辭 陸氏曰泆又作佾注同○按失聲佾聲古音同部　大爲過逸之行 古本岳本葛本宋板閩本明監本纂傳並同毛本大作天誤　既

言天之効驗法惡與善 閩本同毛本法作去

誕淫厥泆 古本泆作洪誤　罔顧于天顯民祇 唐石經岳本葛本閩本明監本同毛本祇作祗　天乃與之 宋板與作典　無非皆有惡

辭聞於天 毛本有作其

不能使民安之 古本作不能使民安安之也山井鼎曰恐衍一安字按疏云不能使民安而安之卽古本之所本

朕不敢有後唐石經後下本有誅字後磨改今爾又曰顧炎武曰又今本作其

言我周亦法殷家古本宋板法作涉非今往又有言曰毛本往作汝我一人惟聽用有德之者浦鏜云者當人字誤

○按浦云非也言未還之時當求往浦鏜云當疑尙字誤

爾不啻不有爾土陸氏曰啻徐本作翅下篇倣此王曰又曰時予乃或言唐石經或下本有誨字後磨改

無逸第十七　周書

成王即政葛本閩本政作位誤

乃不知稼穡之艱難宋板乃作亦葛本脫穡字力爲逸豫遊戲葛本閩本明監本毛本力作乃是也武丁其父小乙古本其作也

言孝行者毛本者作著起其即王之位宋板閩本明監本同毛本王作土按土字是也

伊尹放之桐史記集解桐下有宮字惟樂之從古本樂上有躭字長敬天命各本長皆作畏形近之譌

自朝至于日中昃陸氏曰昃本亦作仄文王不敢盤于遊田以庶邦惟正之供按後漢書郅惲傳注引此經云文王不敢槃于游田以萬人惟政之共用善政以諧和萬民故也按諧字疑當作皆惟當正身行已以供待之宋板同毛本身作心釋詁云盤樂也孫志祖云盤爾雅作般故不敢非時畋獵以爲樂耳岳本畋作田

惟今日樂後日止古本作惟今日樂樂後日止也王當正己身以供待萬民閩本明監本同毛本以下有洪待之也以身六字與宋板合宋板洪作供侵淫不止浦鏜云侵當作浸田謂田獵宋板田作畋酗從酉閩本明監本酉誤酒毛本酉不誤浦鏜以毛本爲誤非也飲酒爲政宋板閩本明監本同毛本政改作攴非也按山井鼎云正嘉與宋板同考神廟監本亦作政古人之雖君明臣良之人宋板古人之作古人按宋本不誤譸張誑

也孫志祖云爾雅作侜張知此則訓之者宋板則作乃按則字非也

周公曰嗚呼自殷王中宗及高宗及祖甲古本殷王下有及字高宗下有下字按古本無義不可從罰無殺無辜毛本無下有罪字此誤脫也

君奭第十八　周書毛本同古本作尚書卷第十古文尚書君奭第十八周書孔氏傳宋本首題尚書注疏卷第十六下與此本同

同姓也古本同上有周字歎而言曰君也古本岳本纂傳也作已與疏合

越我民罔尤違蔡傳本越作曰盧文弨云宋元以來本無不作越字蔡傳亦以於爲訓似亦本作越字○按唐石經亦作越而勤化於我民而下古本有尤違二字似誤毛本勤作動

乃其墜命唐石經本墜下有厥字後磨改正在我今小子旦毛本我今作今我山井鼎曰古本我今作今我宋板同○按葛本閩本明監本俱作我今毛本却不誤鼎先撿耳纂傳亦作今我尹摯佐湯尹史記集解尹作伊山井鼎曰尹摯古本作伊尹後改作伊摯○按古本後改者正與史記集解合亦與宋板疏標目合功至大夫毛本夫作天是也言時有若者宋板時下有則字是也傳尹摯至太平宋板尹作伊山井鼎曰傳文作尹摯此作伊摯按古本後改者恐有据也○按宋板於傳雖作尹於疏則作伊是也有陳烈之功毛本烈作列案烈字誤下同是配也宋板配下有天字臣能舉賢閩本同毛本能作皆

信天壽有平至之君毛本信作言案信字誤加之有威毛本有作以案有字誤則知中宗高宗之屬身是也盧文弨浦鏜並云則身二字俱衍知當作如鄭注以爲傳言臣事宋板傳作專按傳字誤

閎氏號國叔字文王弟夭名纂傳閎氏二字在夭名上按王氏錄諸家說往往竄易字句多不足据然此處孔傳原文實不可解故存以俟考佐文王爲胥附奔走先後禦侮之任陸氏曰奔又作本走又作奏音同

公曰君奭至厥躬宋板厥躬作宮括按宋本不誤故文王

能成之命於其身毛本之作大案之字誤　故閎散泰南宮皆是毛本是作氏案所改是也　相通前後曰先後毛本通作道案通字誤

文王德如此者宋板德作得

誕將天威古本作誕將天畏　我則鳴鳥不聞陸氏曰本或作鳴鳳者非　因卽傳言巳類宋板傳作博　固以喻焉宋板同毛本固作故

故以鳴鳳如之格天毛本如作況案如字誤　故今謀於寬裕也宋本今作令案宋本是也

爲汝民立中正矣古本正下有之教二字　言其大不可不戒古本下有之字山井鼎曰此下崇禎本有數字空闕撿諸本經傳連接非有缺誤但當有喪否二字釋文耳

予不允惟若茲誥古本茲作此　天休滋至毛本滋作茲按茲滋古多通用　明我俊民在讓古本俊作畯　嗚呼篤棐時二人古本首有公曰二字

清嘉慶二十年重栞

尚書注疏挍勘記卷十六

會昌縣知縣候補知州曾暉春栞

附釋音尚書注疏卷第十七

蔡仲之命第十九

周書　孔氏傳　孔穎達疏

盧宣旬校

蔡叔既沒以罪放而卒王命蔡仲踐諸侯位成王也父卒命子罪不相及作蔡仲之命冊書命之蔡仲之命蔡國名仲字因以名篇

疏蔡叔至之命○正義曰蔡叔與管叔流言於國謗毀周公周公囚之郭鄰至死不赦蔡叔既沒成王命蔡叔之子蔡仲踐諸侯之位封為國君以策書命之史敘其事故作蔡仲之命○傳成王至相及○正義曰編書以世先後為次此篇在成王書內知王命是成王命之也蔡叔之沒不知何年其命蔡仲未必初卒即命以其繼父命子故繫之蔡叔之後也蔡叔有罪而命蔡仲者父卒命子罪不相及也昭二十年左傳曰父子兄弟罪不相及其言罪不相及謂蔡仲不坐父爾若父有大罪罪當絕滅正可別封他國不得仍取蔡名以蔡叔為始祖也蔡叔身尚不死明其罪輕不立管叔之後者蓋罪重無子或有而不賢故也

惟周公位冢宰正百工百官總己以聽冢宰謂武王崩時羣叔流言乃致辟管叔于商囚蔡叔于郭鄰以車七乘致法謂誅殺囚謂制其出入郭鄰中國之外地名從車七乘言少管蔡國名○辟婢亦反徐扶亦反乘繩證反從才用反降霍叔于庶人三年不齒罪輕故退為眾人三年之後乃齒錄封為霍侯子孫為晉所滅蔡仲克庸祗德周公以為卿士蔡仲能用敬德稱其賢也明王之法誅父用子言至公周公圻內諸侯二卿治事○圻巨依反下同叔卒乃命諸王邦之蔡叔之所封圻內之蔡仲之所封淮汝之間圻內之蔡名已滅故取其名以名新國欲其戒之

疏惟周至之蔡○正義曰惟周公於武王崩後其位為冢宰之卿正百官之治攝王政治天下於時管蔡霍等蔡叔流言於國謗毀周公周公乃以王命致法殺管叔於商就殷都殺之囚蔡叔遷之於郭鄰之地惟與之從車七乘降黜霍叔於庶人若今除名為民三年之內不得與兄弟年齒相次蔡叔之子蔡仲能用敬德周公為畿內諸侯得立二卿以蔡仲為己之卿士周公善其為人及蔡叔既卒乃將蔡仲命之於王國之於蔡為諸侯也○傳致法至國名○正義曰周禮有掌囚之官鄭云囚拘也主拘繫當刑殺者拘繫之是為制其出入不得輒行郭鄰中國之外地名蓋相傳為然不知

在何方舜典云流宥五刑謂流之遠也任其自生此則徙之郭鄰而又因之管蔡世家云封叔鮮於管封叔度於蔡是管蔡爲國名杜預云管在滎陽京縣東北○傳罪輕至所滅○正義曰言羣叔流言則霍叔亦流言也而知其罪輕者以其不死不遷有降黜而已明其罪輕也霍叔不監殷民周公惟伐管蔡不言伐霍叔於時霍叔蓋在京邑聞管蔡之語流傳其言謂其實然不與朝廷同心故退之世家云武王已克商平天下封功臣昆弟封叔處於霍則武王已封之矣後黜爲庶人奪其爵祿三年之後乃更爵祿蓋復其舊封封爲霍侯春秋閔元年晉侯滅霍旣子孫得爲國君爲晉所滅知三年之後復得封也世家惟云封霍不云其爵傳言霍侯或當有所據而知之○傳蔡仲至治事○正義曰周禮冢宰以八則治都鄙馬融云距王城四百里至五百里謂之都鄙鄙邊邑也以封王之子弟在畿內者冢宰又云乃施則于都鄙而建其長立其兩馬鄭皆云立卿兩人是畿內諸侯立二卿定四年左傳說此事云周公舉之以爲己卿士是爲周公圻內之卿士也世家云周公舉胡以爲魯卿士魯國治於是周公言於成王復封之於蔡案魯世家云成王封周公於魯周公不就封留佐成王則周公身不就封安得使胡爲卿士馬遷說之謬爾○傳叔之至戒之○正義曰仲之所封淮汝之間左傳有文叔之所封圻內之蔡其事不知所出也世家云蔡叔居上蔡宋仲子云胡徙居新蔡杜預云武王封叔度於汝南上蔡至平侯徙新蔡昭侯徙居九江下蔡檢其地上蔡新蔡皆屬汝南郡去京師太遠叔若封於上蔡不得在圻內也孔言叔封圻內或當有以知之但圻內蔡地不知所在爾

王若曰小子胡 言小子明當受教訓胡仲名順其事而告之

惟爾率德改行克慎厥猷 言汝循祖之德改父之行能慎其道歎其賢

肆予命爾侯于東土往卽乃封敬哉 以汝率德改行之故故我命汝爲諸侯於東土往就汝所封之國當脩己以敬哉

爾尚蓋前人之愆惟忠惟孝 汝當庶幾脩德尚蓋前人之過子能蓋父所以爲惟忠惟孝

爾乃邁迹自身克勤無怠以垂憲乃後 汝乃行善迹用汝身使可蹤跡而法循之能勤無懈怠以垂法子孫世世稱頌乃當我意

率乃祖文王之彝訓無若爾考之違王命 言當循文武之常教以父違命爲世戒

皇天無親惟德是輔民心無常惟惠之懷 天之於人無有親疎惟有德者則輔佑之民之於上無有常主惟愛己者則歸之

爲善不同同歸于治爲惡不同同歸于亂 言人爲善爲惡各有百端未必正同而治亂所歸不殊宜愼其微○治直吏反

爾其戒哉愼厥初惟厥終終以不困不惟厥終終以困窮 汝其戒治亂之

機哉作事云爲必愼其初念其終則終用不困窮

懋乃攸績睦乃四鄰以蕃王室以和兄弟勉汝所立之功親汝四鄰之國以蕃屏王室以和協同姓之邦諸侯之道○懋音茂蕃方元反注同康濟小民率自中無作聰明亂舊章汝爲政當安小民之居成小民之業循用大中之道無敢爲小聰明作異辯以變亂舊典文章詳乃視聽罔以側言改厥度則予一人汝嘉詳審汝視聽非禮義勿視聽無以邪巧之言易其常度必斷之以義則我一人善汝矣○度如字注同斷丁亂反王曰嗚呼小子胡汝往哉無荒棄朕命歎而勑之欲其念戒小子胡汝往之國哉無廢棄我命欲其終身奉行後世遵則

疏 侯于東土○正義曰此使之爲諸侯於東土爾不知何爵也世家云蔡仲卒子蔡伯荒立卒子宮侯立自此已下遂皆稱侯則蔡仲初封卽爲侯也蔡伯荒者自稱其字伯非爵也○傳汝當至惟孝○正義曰忠施於君孝施於父子能蓋父惟得爲孝而亦得爲忠者父以不忠獲罪若能改父之行蓋父之愆是爲忠臣也

成王東伐淮夷遂踐奄成王卽政淮夷奄國又叛王親征之遂滅奄而從之以其數反覆○踐似淺反馬同大傳云藉也數色角反覆芳服反作成王政爲平淮夷徙奄之政令亡○政如字馬本作征云正

疏 成王東至王政○正義曰周公攝政之初奄與淮夷從管蔡作亂周公征而定之成王卽政之初淮夷與奄又叛成王親往征之成王東伐淮夷遂踐滅奄國以其數叛徙奄民作誥命之辭言平淮夷徙奄之政令史敘其事作成王政之篇成訓平也言平此叛逆之民以爲王者政令故以成王政爲篇名○傳成王至反覆○正義曰洛誥之篇言周公歸政成王多士已下皆是成王卽政初事編篇以先後爲次此篇在成王書內知是成王卽政淮夷奄國又叛王親征之又案洛誥成王卽政始封伯禽伯禽旣爲魯侯乃居曲阜費誓稱魯侯伯禽宅曲阜淮夷徐戎並興魯侯征之作費誓彼言淮夷並興卽此伐淮夷王伐淮夷魯伐徐戎是同時伐明是成王卽政之年復重叛也鄭玄謂此伐淮夷與踐奄是攝政三年伐管蔡時事其編篇於此卽云未聞費誓之篇言淮夷之叛則是重叛明矣多方之篇責殷臣云我惟時其戰要因之至於再至於三若武王伐紂之後惟攝政三年之一叛正可至於再爾安得至於三乎故知是成王卽政又叛也鄭玄讀踐爲翦翦滅也孔不破字蓋以踐其國卽是踐滅之事故孔以踐爲滅也下篇序云成王旣踐奄將遷其君是滅其奄而從之以其數反覆故也

成王旣踐奄將遷其君於蒲姑巳滅奄而徙其君及人臣之惡者於蒲姑蒲姑齊地近中國教化之○蒲如字徐又扶各反馬本作薄近附近之近周公告召公作將蒲姑言將徙奄新立

之君於蒲姑告召公使此冊書告令之亡 疏 成王既至作蒲姑○正義曰成王既踐滅奄國將遷其君於蒲姑之地周公告召公使作冊書言將遷奄君於蒲姑之地史敘其事作將蒲姑之篇○傳已滅至化之○正義曰昭二十年左傳晏子云古人居此地者有蒲姑氏杜預云樂安博昌縣北有蒲姑城是蒲姑爲齊地也周公遷殷頑民於成周近京師教化之知令遷奄君臣於蒲姑爲近中國教化之必如此言則奄去中國遠於蒲姑杜預云奄闕不知所在鄭云奄蓋在淮夷之地亦未能詳成王先伐淮夷遂滅奄奄似遠於淮夷也○傳言將至之士○正義曰禮天子不滅國諸侯有罪則殺其君而擇立次賢者故知所徙者言將徙奄新立之君於蒲姑也上言周公告召公其篇既亡不知告以何事孔以意卜之告召公使爲此策書告令之不能知其必然否也

多方第二十

周書　孔氏傳　孔穎達疏

成王歸自奄伐奄歸在宗周誥庶邦誥以禍福作多方衆方天下諸侯惟五月丁亥王來自奄至于宗周周公歸政之明年淮夷奄又叛魯征淮夷作費誓王親征奄滅其國五月還至鎬京○費音祕 疏 成王至多方○正義曰成王歸自伐奄在於宗周鎬京諸侯以王征還皆來朝集周公稱王命以禍福咸告天下諸侯國史敘其事作多方○傳衆方天下諸侯○正義曰自武王伐紂及成王卽政新封建者甚少天下諸侯多是殷之舊國其心未服周家由是奄君重叛今因滅奄新歸故告天下諸侯以興亡之戒欲令其無二心也語雖普告天下意在殷之舊國篇末亦告殷之多士獨言諸侯者舉其尊者以其篇王告殷之諸侯故也○傳周公至鎬京○正義曰以洛誥言歸政之事多士之篇次之多士是歸政明年之事故知此篇亦歸政明年之事事猶不明故取費誓爲證以成以政之序言成王東伐淮夷費誓之篇言淮夷徐戎並興俱言淮夷明是一事故言魯征淮夷作費誓王親征之奄滅其國以明二者爲一時之事也上序言成王伐淮夷而此傳言魯征淮夷者當時淮夷徐戎並起爲亂魯與二國相近發意欲並征二國故以二國誓衆但成王恐魯不能獨平二國故復親往征之所以成王政之序與費誓之經並言淮夷爲此故也傳言五月還至鎬京明此宗周卽鎬京也禮記祭統衛孔悝之鼎銘云卽宮於宗周彼宗周謂洛邑也是洛邑亦名宗周知此是鎬京者成王以周公歸政之時暫至洛邑還歸處西都鎬京是王常居知至于宗周至鎬京也且此與周官同時事也周官

序云還歸在豐經云歸于宗周豐鎬相近卽此宗周是鎬京也周公曰王若曰猷告爾四國多方周公以王命順大道告四方稱周公
以別王自告○別彼列反惟爾殷侯尹民我惟大降爾命爾罔不知殷之諸侯王民者我大降汝命謂誅紂也言天
下無不知紂暴虐以取亡疏周公至不知○正義曰周公以成王之意告衆方之諸侯曰我王順大道以告汝四方之國多方諸侯惟爾殷之諸侯正民者我武王大下汝天下民命誅殺
虐紂汝諸侯天下之民無有不知紂以暴虐取亡欲令其思念之○傳周公至自告○正義曰成
王新始卽政周公畱而輔之周公以王命告令諸侯所告實非王言故加周公曰於王若曰之上
以明周公宣成王之意也猷道也周公以王命順大道告四方也旣言四國又言多方見四方國
多也不直言王曰稱周公以別王自告也王肅云周公攝政稱成王命以告及還政稱王曰嫌自
成王辭故加周公以明之然多士之篇王若曰之上不加周公曰者以彼上句云周公初于新邑
洛用告知是周公故也○傳殷之至取亡○正義曰諸侯爲民之主民所取正故謂之正民民以
君爲命死生在君天下之命在於一人紂言我大黜下汝之民命正謂武王誅紂也言天下無不知紂以暴虐取亡欲使思念之令其心棄殷而慕周也洪惟天之命弗
永寅念于祀惟帝降格于夏大惟爲王謀天之命不長敬念于祭祀謂夏桀惟天下至戒於夏以譴告之謂災異○譴弃淺反有夏
誕厥逸不肯慼言于民有夏桀不畏天戒而大其逸豫不肯憂言於民無憂民之言乃大淫昏不克終日勸于
帝之迪言桀乃大爲過昏之行不能終日勸於天之道○迪徒歷反馬本作攸云所也行下孟反乃爾攸聞言桀之惡乃汝所聞疏洪惟至攸聞○正義
曰以諸侯心未服周故舉夏殷爲戒此章皆說桀亡湯興之事言夏桀大惟居天子之位謀上天
之命而不能長敬念于祭祀惟天下至戒於夏桀謂下災異譴告之冀其見災而懼改脩政德而
有夏桀不畏天命乃大其逸豫不肯憂言於民惟乃自樂其身無憂民之言夏桀乃復大爲淫昏
之行不能終竟一日勉於天之道言不能一日行天道也桀之此惡乃是汝之所聞言不虛也○
傳大惟至災異○正義曰上天之命去惡與善凡爲民主皆當謀之恐天捨己而去常須敬念祭祀天所譴告謂下災異天不言故下災異以譴告責人主冀自脩政也厥圖帝之
命不克開于民之麗桀其謀天之命不能開於民所施政教麗施也言昏昧○麗力馳反乃大降罰崇亂有夏因甲
于內亂桀乃大下罰於民重亂有夏言殘虐外不憂民內不勤德因甲於二亂之內言昏甚○重直用反又直龍反不克靈承于旅罔丕惟

進之恭洪舒于民言桀不能善奉於人衆無大惟進恭德而大舒惰於治民亦惟有夏之民叨懫日欽劓割夏邑桀洪舒於民故亦惟有夏之民貪叨忿懫而逆命於是桀民尊敬其能劓割夏邑者謂殘賊臣○懫勑二反劓魚器反

【疏】厥圖至夏邑○正義曰又言桀惡桀其謀天之命不能開發於民之所施政教正謂不能開發善政以施於民桀乃大下罪罰於民重亂有夏之國外不憂民內不勤德困復甲於二者之內爲亂之行桀不能以善道奉承於衆民無大惟進之恭德而大舒惰於民言桀不能進行恭德而舒惰於治民桀既舒惰於民故亦惟有夏之民貪饕忿懫而違逆桀命於是桀日日尊敬殘賊之臣能劓割夏邑者任用之使威服下民也○傳桀乃至昏甚○正義曰釋詁云崇重也桀既爲惡政無以悛改乃復大下罪罰於民重亂有夏之國言其殘虐大也夾聲近甲古人甲與夾通用夾於二事之內而爲亂行故傳以二事充之外不憂民內不勤德桀身夾於二亂之內言其昏闇甚也鄭王皆以甲爲狎王云狎習災異於內外爲禍亂鄭云習爲鳥獸之行於內爲淫亂與孔異也○傳言桀至治民○正義曰民當奉主而責桀不能善奉於民衆者君之奉民謂設美政於民也以善奉民當敬以循之不敢懈惰桀乃無大惟進於恭德而大舒緩懈惰於治民令民益困而政益亂也○傳桀洪至賊臣○正義曰禮記云言悖而出亦悖而入桀既不憂於民故民亦違逆桀命爲貪饕忿懫之行文十八年左傳云縉雲氏有不才子貪於飲食冒於貨賄天下之民謂之饕餮說者皆言貪財爲饕貪食爲餮饕即叨也叨餮謂貪財貪食也忿懫言忿怒違珵也民既如此桀無如之何惟日日尊敬其能劓割夏邑者謂性能殘賊者任用之

天惟時求民主乃大降顯休命于成湯天惟是桀惡故更求民主以代之大下明美之命於成湯使王天下刑殄有夏惟天不畀純命湯刑絕有夏惟天不與桀亦已大○畀必二反乃惟以爾多方之義民不克永于多享天所以不與桀以其乃惟用汝多方之義民爲臣而不能長久多享國故惟夏之恭多士大不克明保享于民惟桀之所謂恭人衆士大不能明安享于民言亂主所任任同己者乃胥惟虐于民至于百爲大不克開桀之衆士乃相與惟暴虐於民至於百端所爲言虐非一大不能開民以善言與桀合志

【疏】天惟至克開○正義曰天惟桀惡之故更求民主以代天乃大下明美之命於成湯使之代桀王天下乃命湯施刑罰絕有夏惟天不與夏桀亦已大矣天所不與之者乃惟此桀用汝多方之義民爲臣而不能長久於多享國故也義民賢人也夏桀不用惟夏桀之所謂恭人衆士者大不能用明道安存享於衆民乃相與惟行暴虐於民至於百端所爲言虐無所不作大不能開民以

善其臣與桀同惡夏家所以滅亡也○傳惟桀至已者○正義曰惟桀之所謂恭人衆士實非恭人亂主所好用同已者以其同已謂之爲恭人實非善人故不能明享於民杜預訓享爲受受國
者謂受而有之此言不能安享於民謂不能安存享受於民衆也**乃惟成湯克以爾多方簡代夏作民主**乃惟成湯能用汝衆
方之賢大代夏政爲天下民主**愼厥麗乃勸厥民刑用勸**湯愼其施政於民民乃勸善其人雖刑亦用勸善言政刑清**以至于帝**
乙罔不明德愼罰亦克用勸言自湯至于帝乙皆能成其王道長愼輔相無不明有德愼去刑罰亦能用勸善○相息亮反去羌呂反**要**
囚殄戮多罪亦克用勸開釋無辜亦克用勸帝乙已上要察囚情絶戮衆罪亦能用勸善開放無罪之人必
無枉縱亦能用勸善○要一遥反又一妙反注同殄亭遍反上時掌反**今至于爾辟弗克以爾多方享天之命**今至于汝
君謂紂不能用汝衆方享天之命故誅滅之○辟必亦反**疏**乃惟至之命○正義曰桀殘虐於民乃惟成湯能用汝衆方之賢人大代夏桀作天下民主○愼其所施政教於民民乃勸勉爲
善其民雖被刑殺亦用勸勉爲善非徒湯聖後世亦賢自湯至于帝乙皆能成其王道無不顯用有德畏愼刑罰亦能用勸勉爲善要察囚情絶戮衆罪亦能用勸勉爲善開放無罪亦能用勸勉
爲善今至於汝君紂反先王之道不能用汝多方之民享有上天之命由此故被誅滅汝等宜當知之不當更令如殷也○傳乃惟至民主○正義曰大代夏者言天位之重湯能代之謂之大代
夏也王肅云以大道代夏爲民主○傳湯愼至刑清○正義曰愼厥麗者總謂施政教爾但下句言刑用勸勸用刑則厥麗之言有賞賞謂賞用勸也但所施政教其事既多非徒刑賞而已舉事
得中民皆勸也政無失刑無濫民以是勸善言政刑清○傳帝乙至勸善○正義曰將欲斷罪必受其要辭察其虛實故言要囚也殄戮多罪罪者不濫開釋無罪者不枉殺人不縱有罪亦是政
刑清故能用勸善也**嗚呼王若曰誥爾多方士非天庸釋有夏**歎而順其事以告汝衆方非天用釋棄桀桀縱惡自
棄故誅放**非天庸釋有殷乃惟爾辟以爾多方大淫圖天之命屑有辭**非天用棄有殷
乃惟汝君紂用汝衆方大爲過惡者共謀天之命惡事盡有辭說布在天下故見誅滅也**疏**嗚呼至有辭○正義曰周公先自歎而復稱王命云王順其事而言曰以言告人謂之誥我告
汝衆方諸侯非天用廢有夏夏桀縱惡自棄也非天用廢有殷殷紂縱惡自棄也又指說紂惡乃惟汝君殷紂用汝衆方之民大爲過惡者共此惡人謀天之命其惡事盡有辭說布在天下以此

故見誅滅乃惟有夏圖厥政不集于享天降時喪有邦間之更說桀也言桀謀其政不成于享故天下是喪

亡以禍之使天下有國聖人代之言有國明皇天無親佑有德。間間厕之間疏乃惟至間之。正義曰更說桀亡之由乃惟有夏桀謀其政不能成於享國所謀皆是惡事故天下是喪

亡以禍之使有國聖人來代之言皇天無親惟佑有德故以聖君代闇主也湯是夏之諸侯故云有國乃惟爾商後王逸厥逸。後王紂逸豫其過逸

言縱恣無度圖厥政不蠲烝天惟降時喪。紂謀其政不絜進于善故天惟下其喪亡謂誅滅蠲吉玄反馬云明也一音圭烝絕句之承反馬

云升也惟聖罔念作狂惟狂克念作聖惟聖人無念於善則爲狂人惟狂人能念於善則爲聖人言桀紂非實狂愚以不念善故滅亡天

惟五年須暇之子孫誕作民主罔可念聽天以湯故五年須暇湯之子孫冀其改悔而紂大爲民主肆行無道事無可念

言無可聽武王服喪三年還師二年疏乃惟至念聽。正義曰更說紂亡之由乃惟汝商之後王紂逸豫其過縱恣無度紂謀其爲政不能絜進於善惟行惡事天惟下是喪亡以禍之惟

聖人無念於善則爲狂人惟狂人能念於善則爲聖人紂雖狂愚冀其念善也計紂爲惡早應誅滅天惟以成湯之故故積五年須待閒暇湯之子孫誕緩多年冀其改悔而紂大爲民主肆行無

道事無可念言無可聽由是天始改意故誅滅之。傳惟聖至滅亡。正義曰聖君上智之名狂者下愚之稱孔子曰惟上智與下愚不移是聖必不可爲狂狂必不能爲聖此事決矣而此言惟

聖人無念於善則爲狂人惟狂人能念於善則爲聖人者方言天須暇於紂冀其改悔說有此理爾不言此事是實也謂之爲聖寧肯無念於善已名爲狂豈能念善中人念與不念其實少有所

移欲見念善有益故舉狂聖極善惡者言之。傳天以至二年。正義曰湯是創業聖王理當祚亂長遠計紂未死五年之前已合喪滅但紂是湯之子孫天以湯聖人之故故五年須待閑暇湯

之子孫冀其改悔能念善道而紂大爲民主肆行無道所爲皆惡事無可念者言皆惡言無可聽者由是天始滅之五年者以武王討紂初立即應伐之故從武王初立之年數至伐紂爲五年文

王受命九年而崩其年武王嗣立服喪三年未得征伐十一年服闋乃觀兵於孟津十三年方始殺紂從九年至十三年是五年也然服喪三年還師二年乃事理宜然而云以湯故須暇之者以

殷紂惡盈久合誅滅逢文王崩未暇行師兼之示弱凡經五載聖人因言之以爲法教爾其實非天不知紂狂望其後改悔亦非曲念湯德延此歲年也天惟求爾多方

大動以威開厥顧天天惟求汝衆方之賢者大動紂以威開其能顧天可以代者惟爾多方罔堪顧之惟我

周王靈承于旅惟汝眾方之中無堪顧天之道者惟我周王善奉於眾言以仁政得人心克堪用德惟典神天言周文武能堪用德惟可以主神天之祀任天王。任音壬天惟式教我用休簡畀殷命尹爾多方天以我用德之故惟用教我用美道伐殷天與我殷之王命以正汝眾方之諸侯

疏天惟至多方。正義曰天以紂惡之故將選人代之惟求賢人於汝眾方大動紂以威謂誅去紂也開其有德能顧天之者欲以伐紂惟汝眾方之君悉皆無德無堪使天顧之惟我周王善奉於眾能以仁政得人心文武能堪用德惟可以主神天之祀任作天子也天惟以我用德之故故教我使用美道大與我殷王之命命我代殷為王正汝眾方諸侯言天授我以此世也。傳天惟至代者。正義曰天惟求汝眾方之賢言欲選賢以為天子也大動紂以威謂誅殺紂也天意復開其能顧天可以代者欲使代之顧謂迴視有聖德者天迴視之詩所謂乃眷西顧此惟與宅與彼顧同言天顧文王而與之居即此意也但謂天顧此人人亦顧天此云開厥顧天謂人顧天也下云罔堪顧之謂天顧人也言多方人皆無德不堪使天顧之傳以顧事通於彼故皆以天言之。傳天以至諸侯。正義曰周以能行美道乃得天顧復言天用教我美道者人之美惡何事非天由為美道為天所顧以美歸功於天言教我用美道故得當天意也

今我曷敢多誥我惟大降爾四國民命今我何敢多誥汝而已我惟大下汝四國民命謂誅管蔡商奄之君爾曷不忱裕之于爾多方汝何不以誠信行寬裕之道於汝眾方欲其戒四國崇和協爾曷不夾介乂我周王享天之命夾近也汝何不近大見治於我周王以享天之命而為不安乎。夾音協注同今爾尚宅爾宅畋爾田爾曷不惠王熙天之命今汝殷之諸侯皆尚得居汝常居臣民皆尚得畋汝故田汝何不順從王政廣天之命而自懷疑乎爾乃迪屢不靜爾心未愛汝所蹈行數為不安汝心未愛我周故。數色各反爾乃不大宅天命爾乃屑播天命汝乃不大居安天命是汝乃盡播棄天命爾乃自作不典圖忱于正汝未愛我周播棄天命是汝乃自為不常謀信于正道我惟時其教告之我惟時其戰要囚之我惟汝如是不謀信于正道故其教告之謂訊以文誥其戰要囚之謂討其倡亂執其朋黨。要一遙反訊音信倡音唱至于再至于三再謂三監淮夷叛時三謂成王即政又叛言迪屢不靜之事乃有不用我降爾命我乃其大罰

殛之我教告戰要囚汝已至再三汝其不用我命我乃大下誅汝君乃其大罰誅之。殛純力反本又作極非我有周秉德不康寧乃
惟爾自速辜非我有周執德不安寧自誅汝乃惟汝自召罪以取誅疏今我至速辜。正義曰今我何敢多以言誥告於汝衆而已我惟大下黜汝管蔡商奄四
國之君也民命謂民以君爲命謂誅殺四國之君也我已殺汝四國君矣汝何不以誠信之心行
寬裕之道於汝衆方諸侯欲令懲創四國務崇和協言汝衆方諸侯何不崇和協相親近大顯見
治道於我周王以享愛上天之命而執心不安乎今爾殷之諸侯尚得居汝常居臣民尚得畋汝
故田其安樂如此汝何得不順從王政以廣上天之命而自懷疑乎汝乃復所蹈行者數爲不安
時或叛逆是汝心未愛我周家故也汝乃不大居安天命是汝乃欲盡播棄天命汝不愛我周家
播棄天命是汝乃自爲此不常謀信於正道言其心不常謀正道故爲背違之心我惟汝如是不
謀信於正道之故其以言辭教告之我惟汝如是不誠信於正道之故其用戰伐要察囚繫之由
汝數爲不信故我教告汝戰伐要囚汝至於再至於三我教告汝戰伐要囚汝已至再三如今而
後乃復有不用我命者我乃其大罰誅之言我更將殺汝也非我有周執德不安數設誅罰乃惟
汝自召罪也此章反覆殷勤者恐其更有叛逆故丁寧戒之。傳今我至之君。正義曰今我何
敢多爲言誥而已實殺其君非徒口告管蔡商奄皆爲叛逆受誅故今因奄重叛而追說前事言
下四國民命王肅以四國爲四方之國言從今以後四方之國苟有此罪則必誅之謂戒其將來
之事與孔不同。傳夾近至安乎。正義曰夾其旁旁是近義故爲近也諸國疎遠周室不肯以
治爲功故責之顧氏云汝衆方諸侯何不常和協相親近大顯見治道於我周王以享上天之命
而今何以不自安乎。傳今汝至疑乎。正義曰主遷於上臣易於下計汝諸侯之國應隨殷降
黜今汝殷之諸侯皆尚得居汝常居臣民畋汝故田田宅不易安樂如此汝何不順從我周王之
政以廣上天之命使天多佑汝何故畏我周家自懷疑乎諸侯有國故云居汝常居臣民重田故
云畋汝故田治田謂之畋猶捕魚謂之漁今人以營田求食謂之畋食即此畋亦田之義也。傳
汝未至正道。正義曰事君無二臣之道爲人臣者常宜信之汝未愛我周家播棄天命汝數爲
叛逆是汝乃自爲此不常謀信於正道。傳我惟至朋黨。正義曰教告與戰要囚連文則告以
文辭是將戰之時教告謂伐紂之事昭十三年說戰法云告之以文辭董之以武師是將戰之時
於法當有文辭告前敵也我惟汝如是不謀信於正道故其教告之謂訊以文辭訊告也告以文
辭數其罪也其戰要囚之謂戰敗其師執取其人愛其要辭而囚之謂討其倡亂之人囚執其朋
黨也此雖摠言戰事但下有至於再三明此指伐紂也。傳再謂至之事。正義曰以伐紂爲一
故再謂攝政之初三監與淮夷叛時也三
謂成王即政又叛也言上迪屢不靜之事王曰嗚呼猷告爾有方多士暨殷多士王歎

而以道告汝眾方與眾多士 今爾奔走臣我監五祀 監謂成周之監此指謂所遷頑民殷眾士今汝奔走來徙臣我我監五年無過則是還本土 越惟有胥伯小大多正爾罔不克臬 於惟有相長事小大眾正官之人汝無不能用法欲其皆用法○臬魚列反馬作劓長丁丈反

自作不和爾惟和哉爾室不睦爾惟和哉爾邑克明爾惟克勤乃事 小大多正自爲不和汝有方多士當和之哉汝親近室家不睦汝亦當和之哉汝邑中能明是汝惟能勤汝職事

爾尚不忌于凶德亦則以穆穆在乃位 汝庶幾不自忌入於凶德亦則用敬敬常在汝位 克閱于乃邑謀介爾乃自時洛邑尚永力畋爾田 汝能使我閱具于汝邑而以汝所謀爲大則汝乃用是洛邑庶幾長力畋汝田矣言雖遷徙而以修善得反邑里○閱音悅

天惟畀矜爾我有周惟其大介賚爾 汝能修善天惟與汝憐汝我有周惟其大夫賜汝言受多福之作 迪簡在王庭尚爾事有服在大僚 非但受憐賜又乃蹈大道在王庭庶幾修汝事有所服行在大官

疏 王曰嗚呼猷至大僚○正義曰王言而歎曰嗚呼我以道告汝在此所有四方之多士謂四方之諸侯及與殷之眾士謂頑民遷成周者因告四方諸侯遂告成周之人偏使諸侯知之此章皆告成周之人辭也今汝成周之人奔走勤事臣我周之監成周者五年無罪過則聽汝還本土於惟有相長事謂小大眾正官之人汝無有不能用法欲其皆用法也小大眾正官之人自爲不和汝眾官等自當和之哉汝等親近室家不相和親汝亦當和之哉汝邑內之人若能明於和睦之道汝惟能勤於汝之職事言是其教之使然汝能庶幾不自相怨忌入於凶德若能不入於凶德若能不入於凶德亦則用敬敬之道常在汝之職位不黜退也汝若能善相教誨使我簡閱於汝邑善汝之事以汝所謀爲大則汝乃用是洛邑庶幾得反本土長得勤畋汝故田汝能修善天惟與汝憐汝我有周惟其大大賞賜汝汝非但受賞而已其有蹈大道者得在王庭被任用庶幾汝事有所服行在於大官恐其心未服故丁寧勸誘之○傳王歎至多士○正義曰言有方多士與殷多士則此二者非一人也有方多士當謂四方之諸侯也與殷多士當謂遷於成周頑民之眾士也下云以臣我監者謂成周之監則此殷多士也○傳監謂至本土○正義曰下云自時洛邑此所戒成周之人故知監謂成周之監此指謂所遷頑民殷家眾士也五年再閏天道有成故期以五年無過則得還本土以民性重遷設期以誘之○傳於惟至用法○正義曰胥相也伯長也顏氏以相長事即小大眾正官之人也○傳汝庶至汝位○正義曰和順爲善德

怨惡爲凶德邑謂自怨邑上言自作不和是怨邑也釋訓云穆穆敬也此戒小大正官之人故云敬敬常在汝位○傳汝能至邑里○正義曰閱謂簡閱其事觀其具足以否故言閱具於汝邑介大也以汝所謀爲大善其治理聽還本國也是由在洛邑修善得反其邑里王肅云其無成雖五年亦不得反也

王曰嗚呼多士爾不克勸忱我命爾亦則惟不克享凡民惟曰不享王歎而言曰衆士汝不能勸信我命汝亦則惟不能享天祚矣凡民亦惟曰不享於汝祚矣爾乃惟逸惟頗大遠王命則惟爾多方探天之威我則致天之罰離逖爾土若爾乃爲逸豫頗僻大棄王命則惟汝衆方取天之威我則致行天罰離逖汝土將遠徙之○傳頗破多反探吐南反辟四亦反

【疏】王曰嗚呼至爾土○正義曰王言而歎曰嗚呼成周之衆士汝若不能勸勉信用我之教命汝則惟不能多受天福祚矣凡民惟曰不享於汝祚矣汝乃惟爲逸豫惟爲頗僻大遠棄王命則惟汝衆方自取天之威刑我則致天之罰於汝身將遠徙之使離遠汝之本土○傳王歎至祚矣○正義曰勸信我命勸勉而信順之凡民亦惟曰不享於汝祚矣言民亦不願汝之子孫長久矣○傳若爾至徙之○正義曰成周一邑之士不得謂之多方此蓋意在成周遷者兼告四方諸國使知亦如康誥王告康叔并使諸侯知之離遠汝土更遠徙之鄭云分離奪汝土也與孔異也

王曰我不惟多誥我惟祗告爾命我不惟多誥汝而已我惟敬告汝吉凶之命又曰時惟爾初不克敬于和則無我怨又誥汝是惟汝初不能敬于和道故誅汝汝無我怨解所以再三加誅之意○

【疏】王曰我至我怨○正義曰王曰我今告戒汝者不惟多爲言誥汝而已惟敬告汝吉凶之命從我則吉違我則凶汝命吉凶在此言也王又謂汝所以再三被誅者是惟汝初不能敬於和道故致此爾汝自取之則無於我有怨○傳又誥至之意○正義曰又誥者更言王意又謂汝曰也以上王誥已終又起别端故更稱王又復言曰以序云成王在豐誥庶邦則此篇是王親誥之辭又稱王曰者是也其有周公稱王告者則上云周公曰王若曰是也又曰嗚呼王若曰是也顧氏云又曰者是王又復言曰也

立政第二十一

周書。　孔氏傳　孔穎達疏

周公作立政周公既致政成王恐其怠忽故以君臣立政爲戒 立政言用臣當共立政故以名篇 周公若曰拜手稽首告嗣天子王矣順古道盡禮致敬告成王言嗣天子今已爲王矣不可不慎 用咸戒于王曰王左右常伯常任準人綴衣虎賁周公用王所立政之事皆戒於王曰常所長事常所委任謂三公六卿準人平法謂士官綴衣掌衣服虎賁以武力事王皆左右近臣宜得其人○任而鴆反準之允反綴徐丁衛反又丁劣反賁音奔長丁丈反除篇末文注以長直良反餘並同 周公曰嗚呼休茲知恤鮮哉歎此五者立政之本知憂得其人者少○鮮息淺反

疏 周公至鮮哉○正義曰王之大事在於任賢使能成王初始即政猶尚幼少周公恐其怠忽政事任非其人故告以用臣之法周公順古道而告王曰我敢拜手稽首告嗣世天子成王今已爲王矣王者當立善政其事不可不慎周公既爲此言乃用王所立政之事皆戒於王曰王之親近左右常所長事謂三公也常所委任謂六卿也平法之人謂獄官也綴衣之人謂掌衣服者也虎賁以武力事王者此等皆近王左右最須得人周公既歷言此官復言而歎曰嗚呼美哉此五等之官立政之本也知憂此官置得賢人者少也○傳順古至不慎○正義曰周公既拜手稽首而後發言還自言拜手稽首示已重其事欲令受其言故盡禮致敬以告王也召誥云拜手稽首旅王若公亦是召公自言巳拜手稽首與此同也成王嗣世而立故呼成王爲嗣天子周公攝政之時成王未親王事此時既巳歸政於成王故言今巳爲王矣不可不慎也王肅以爲於時周公會羣臣共戒成王其言曰拜手稽首者是周公讚羣臣之辭○傳周公至其人○正義曰此以立政名篇知用咸戒者是周公用王所立政之事皆戒於王也三公臣之尊者知常所長事謂三公也六卿分掌國事王之所任知常所委任謂六卿也準訓平也平法之人謂士官也士察也察獄之官用法必當均平故謂獄官爲準人周禮司寇之長在常任之內此士官當謂士師也衣服必連綴著之此歷言官人知綴衣是掌衣服者此言親近大臣必非造衣裳者周禮大僕下大夫掌正王之服位出入王之大命此掌衣服者當是大僕之官也周禮虎賁氏下大夫言其若虎賁獸是以武力事王者此皆左右近臣宜得其人言其急於餘官得其人者文官得其文人武官得其武人違才易務皆爲非其人也○傳歎此至者少○正義曰此五官皆親近王故歎此五者立政之本也休美也王肅云此五官美哉是休茲爲美此五官也歎其官之美美官不可不委賢人用之故歎之知憂得其人者少下句惟言禹湯文武官得其人是知憂得人者少也

古之人迪惟有夏乃有室大競籲俊尊上帝古之人道惟有夏禹之時乃有卿大夫室家大强猶乃招呼賢俊與共尊事上天○籲音預 迪知忱恂于

九德之行禹之臣蹈知誠信於九德之行謂賢智大臣九德皐陶所謀○忱市林反恂音荀行如字徐下孟反乃敢告教厥后曰拜手稽首后矣曰宅乃事宅乃牧宅乃準茲惟后矣知九德之臣乃敢告教其君以立政君矣亦猶王矣宅居也居汝事六卿掌事者牧牧民九州之伯居內外之官及平法者皆得其人則此惟君矣謀面用丕訓德則乃宅人茲乃三宅無義民謀所面見之事無疑則能用大順德乃能居賢人于衆官若此則乃能一居無義民大罪宥之四裔次九州之外次中國之外桀德惟乃弗作往任是惟暴德罔後桀之為德惟乃不為其先王之法往所委任是惟暴德之人故絕世無後

疏古之人至罔後○正義曰既言知憂得人者少乃遠述上世之事此言禹與桀也古之人能用此求賢之道者惟有夏禹之時乃有羣臣卿大夫皆是賢人室家大強猶尚招呼賢俊之人與共立於朝尊事上天禹之臣蹈知誠信於九德之行者乃敢告教其君曰我敢拜手稽首君今已為君矣不可不愼也戒其君即告曰居汝掌事之六卿居汝牧民之州伯居汝平法之獄官使此三者皆得其人則此惟為君矣言不得賢人不成為君也禹能謀所面見之事無所疑惑用大明順之德則乃能居賢人於官賢人在官職事修理乃能三處居無義之民善人在朝惡人黜遠其國乃為治矣及其末年桀乃為天子桀之為德惟乃不為其先王之法往所委任是暴德之人以此故絕世無後得賢人則興任小人則滅是須官賢人以立政也○傳古之至上天○正義曰經言古之人迪傳言古之人道當說古之求賢人之道也王肅云古之人道惟有夏之大禹為天子也其意言古人之道說有此事孔意似不然也孔以大夫稱家室猶家也籲訓呼也招呼者乃是臣下之事故以為夏禹之時乃有卿大夫室家大強猶乃招呼在外賢俊與之共立於朝尊事上天也言君既求賢臣之助言天子事天臣成君事故言共尊事上天○傳禹之至所謀○正義曰九德之行非一人能備言禹之臣蹈知九德之行極言其賢智大臣也禹時伯益之輩乃可以當此經典之文更無九德之事惟有皐陶謀九德皐陶所謀者即寬而栗柔而立愿而恭亂而敬擾而毅直而溫簡而廉剛而塞強而義是也○傳知九至君矣○正義曰進言戒君非大賢不可故知九德之臣乃敢告教其君以立政也君矣亦猶言王矣言已為君矣不可不愼也君王一也變文以相避爾宅訓居也居汝事須得賢人六卿各掌其事者也居汝牧九州之伯主養民亦須得賢人養其民也居汝準士官主理刑法亦須賢人平其獄也六卿掌內州牧掌外內外之官及平法三事皆得其人則此惟為君矣言羣官失職則不成為君也上句周公戒王歷言五官其內無州牧此惟言三官加州牧者俱是逐急言之其有詳畧爾曲禮云九州之長曰牧王制云千里之外設方伯八州八伯然則牧伯一也伯者言一州之長牧者言牧養下民牧伯

俱得言之故孔以伯解牧鄭玄云殷之州牧曰伯虞夏及周曰牧與孔不同。傳謀所至之外。
正義曰凡人爲主皆欲臣賢但大佞以忠賢不可別欲知其遠先驗於近但禹能謀所面見之事。
官賢人既得其官分別善惡無所疑惑仁賢必用邪佞必退然後舉直錯諸枉則爲能用大順德
如是乃能居賢人於衆官賢人既得居官則能分別善惡無義之民必獲大罪量其輕重斥之遠
地乃能三處居此無義罪人三居者大罪宥之四裔次九州之外次中國之外四裔者四海之表
最遠者也次九州之外者四海之內要服之外次中國之外者謂罪人所居之國外也猶若衛人
居於晉去本國千里故孔注舜典云次千里之外是也鄭云三處者
自九州之外至於四海三分其地遠近若周之夷鎮蕃也與孔不同亦越成湯陟丕釐上
帝之耿命桀之昏亂亦於成湯之道得升大賜上天之光命王天下。釐力之反耿工迥反徐工穎反又工永反下同王往況反乃用三有宅克
即宅曰三有俊。克即俊湯乃用三有居惡人之法能使就其居言服罪又曰能用剛柔正直三德之俊能就其俊事言明德嚴惟丕式
克用三宅三俊言湯所以能嚴威惟可大法象者以能用三居三德之法其在商邑用協于厥邑其在四方用
丕式見德湯在商邑用三宅三俊之道和其邑其在四方用是大法見其聖德言遠。近化疏亦越至見德。正義曰不有所廢則無以興桀之滅亡夏家乃以開道湯德此
言湯之能用人也桀之昏亂亦於成湯之道得升聞於天大賜受上天之光命得王有天下湯既
爲王乃用三有居惡人之法能使各就其居處言皆服其罪也又曰用三德之俊人能使各就其
俊事言皆明其德也湯所以能嚴威惟可大法象者以其能用三居三俊之法故也成湯其在商
邑用此三居三俊之道和於其邑其在四方用是斷罪任賢之大法見其聖德於民言遠近皆從
化也。傳桀之至天下。正義曰成湯之道得升謂從下而升於天故天賜之以光命使之得王
天下爲天子也釐賜耿光皆釋詁文。傳湯乃至明德。正義曰皐陶謨九德即洪範之三德細
分以爲九爾以此知三俊即是洪範所言剛克柔克正直三德之俊也能就其俊事言明德者用
以俊乂居官顯明其有德也上句言則乃宅人茲乃三宅無義民先言用賢後言去惡此經先言
三有宅後言曰三有俊者用賢去惡俱是立政之本上句先說夏禹言得賢然後去惡見其
須賢之切及說成湯文武先言去惡後言用賢又見惡宜速去或先或後所以互相見爾嗚
呼其在受德暋惟羞刑暴德之人同于厥邦受德紂字帝乙愛焉爲作善字而反大惡自強惟進用刑與暴德之
人同于其國並爲威虐。受德紂字馬云受所爲德也暋眉謹反徐亡巾反一音閔爲于爲反下爲之同強其丈反乃惟庶習逸德之人同于厥

政乃惟眾習爲過德之人同于其政言不任賢帝欽罰之乃伻我有夏式商受命奄甸萬姓天以紂惡故敬罰之乃使我周家王有華夏得用商所受天命同治萬姓言皇天無親佑有德○伻普耕反徐敷耕反又甫耕反

疏嗚呼至萬姓○正義曰既言湯以用賢而興又說紂之失人而滅周公又歎曰嗚呼其在殷王受德本性大惡自強惟進用刑罰與暴德之人同治其國竝爲威虐乃惟眾習爲過德之人與之同共於其政由其任同惡之人故上天敬誅罰之乃使我周家王有華夏用商所受天命同治天下萬姓言周能用賢天親有德故得爲天子○傳受德至威虐○正義曰泰誓三篇惟單言受而此云受德者則德本配受共爲一人故知受德是紂字也既受之與德共爲紂字而經或言受或言受德者呼之有單復爾其人實爲大惡德字乃爲善名非是時人呼有德知是帝乙愛焉爲作善字望其爲善而反爲大惡以其行反其字明非時人呼也釋詁云暋強也暋即昏也故訓爲強言紂自強爲惡惟進用刑罰身既進用刑罰則愛好暴虐之人故爲與之同於其國言竝爲威虐○傳乃惟至任賢○正義曰暴德言以暴虐爲德逸德言以過惡爲德習效爲之眾者言其所任多也紂任眾爲過德之人與之同於其政言其不任賢也與暴德同於其國與惡德同於其政其事一也異言之爾牧誓所云四方之多罪逋逃是信是使是以爲大夫卿士俾暴虐於百姓以姦宄於商邑是其事也○傳天以至有德○正義曰言天知其惡孰詳審下罰故言敬罰也商本受天命周亦受天命故言用商所受天命同治萬姓釋言云弇同也同爲天子治萬姓與商同也此經之意言周家有德皇天親有德也王肅云敬罰者謂須暇五年

亦越文王武王克知三有宅心灼見三有俊心紂之不善亦於文武之道大行以能知三有居惡人之心灼然見三有賢俊之心以敬事上帝立民長伯言文武知三宅三俊故能以敬事上天立民正長謂郊祀天建諸侯

疏亦曰至長伯○正義曰既言上天去惡與善滅殷興周即說文王武王能用求賢審官之事桀惡所以與成湯紂惡所以開文武言紂之不善亦於文王武王使得其道大行能知居三有惡人之心居之皆得其所言服其罪也灼然見三有賢俊之心用之皆得其人言明其德也文武知此三宅三俊故能敬事上天稱天心也立民正長合民心也○傳紂之至之心○正義曰桀之昏亂開成湯紂之不善開文武其事同也於成湯言能受上天之命於文武云能敬事上帝前聖後聖爲行必同交錯爲文所以互相見爾文王受命武王伐紂二聖共成王道故文武竝言之猶詩序云文武以天保已上治內采薇已下治外文武竝言與此同也文王之時未定天下所立之官亦未具足下經所言立政任人已下三亳阪尹已上其所舉官屬多是文武時事以見二聖同道父作之子述之言其相成爾故以能知三有居惡人之心灼然見三有賢俊之心言文王之聖心能揆度知惡人眞惡須屛黜之知賢人

實賢須舉用之故去惡進賢皆得其所賢人難識故特言灼然言其知之審也。傳言文至諸侯
。正義曰上天之道與善去惡三宅三俊行合天心言文武知三宅三俊故能敬事上帝伯亦長
也故言立民正長天子祭天知敬事上帝謂郊祀天也天子建國知立民長伯謂建諸侯也以下
句立政任人已下歷言朝廷之臣與蠻夷衆君知此立民長伯主謂諸侯詩周頌維清述文王之
德言肇禋大雅皇矣美文王之伐言是類類禋皆是祭天之名
是文王已祀天矣文王未得封建諸侯其建諸侯維武王時爾 立政任人準夫牧作三
事 文武亦法禹湯以立政常任準人及牧治爲天地人之三事 虎賁綴衣趣馬小尹 趣馬掌馬之官言此三者雖小官長必慎擇其人。趣七
口反 左右攜僕百司庶府 雖左右攜持器物之僕及百官有司主券契藏吏亦皆擇人。券音勸契苦計反藏才浪反 大都小伯藝
人表臣百司 小臣猶皆慎擇其人況大都邑之小長以道藝爲表幹之臣及百官有司之職可以非其任乎 太史尹伯庶常吉士
太史下大夫掌邦六典之貳尹伯長官大夫及旅掌常事之善士皆得其人 司徒司馬司空亞旅 此有三卿及次卿衆大夫則是文武未伐紂特舉文
武之初以爲法則 夷微盧烝三亳阪尹 蠻夷微盧之衆師。及亳人之歸文王者三所爲之立監及阪地之尹長皆用賢。阪音反 疏 立政至阪
尹。正義曰言文武亦法禹湯審官以立美政任人謂六卿準夫者平法之人謂理獄官也牧者
九州之牧治爲天地人之三事自虎賁已下歷舉官名言此官皆須得其人不以官之尊卑爲次
蓋以從近而至遠虎賁綴衣趣馬三者官雖小須慎擇其人乃至左右攜持舉物之僕及百官有
司之下至衆府藏之吏亦須擇其人既言近王小官及遠官大者小官猶須擇人況乎大都邑之
小長與有道藝之人爲表幹之臣及百官有司之職可以非其任乎以近臣況遠臣以小官況大
官既以近小況遠大又舉官之次而掌事要者若太史下大夫長官大夫及衆掌常事之善士皆
須得其人更舉官之大者司徒司馬司空之卿及次卿之衆大夫皆須得其人既畧言內外之官
又更遠及夷狄蠻夷微盧之衆帥與三處亳民之監及阪地之尹長皆須用賢人言文武於此諸
官皆求賢人爲之也。傳文武至三事。正義曰前聖後聖其道皆同未必相放法也後人法前
自是常事因其上說禹湯立政故言文武亦法禹湯以立政也任人則前經所云常任六卿也準
夫則準人也牧者前云宅乃牧也前文有常伯綴衣虎賁不言牧此不言常伯綴衣虎賁而言牧
者以前文先舉朝臣故不言牧前已備文故此不言常伯其綴衣虎賁而言牧者以下文自詳故
此惟舉內外要官者言之故內官舉任人準夫外官舉牧故下云繼自今我立政立事準人牧夫
我其克灼知厥若又云自古商人亦越我周文王立政立事牧夫準人則克宅之克由繹之茲乃

俾乂皆據內外要重官以言之夫郎人也立官所以事天地治人民爲此三事而已故以三事謂天地人也王肅云文王所以立政任人常任也準夫準人也牧者諸侯之長也與孔意同。傳趣馬至其人。正義曰周禮趣馬爲校人屬官馬一十二疋立趣馬一人掌贊正良馬而齊其飲食是掌馬之小官也綴衣是大僕也虎賁大僕皆下大夫也此三公六卿亦爲小尹之官雖文止三官亦包通在下之屬官三官之下小官多矣趣馬郎下士其馬一匹有圉師一人是趣馬之下猶有小官也。傳雖左至擇人。正義曰諸官有所務從業從王左右攜持器物之僕謂寺人內小臣等也百司庶府謂百官有司之下主券契府藏之吏謂其下賤人非百官有司之身也言此等亦皆擇人。傳小臣至任乎。正義曰小臣猶皆擇人況大都邑之小長謂公卿都邑之內大夫士及邑宰之屬以身有道藝爲民之表的楨幹之臣其都邑之內屬官謂之小長周禮太宰職云乃施則于都鄙而建其長立其兩設其伍陳其殷兩謂兩卿長謂公卿。伍謂大夫殷謂衆士是也。傳太史至其人。正義曰周禮太史下大夫二人掌建邦之六典又太宰職亦云掌建邦之六典太史副貳太宰掌其正太史掌其貳六典謂治典教典禮典政典刑典事典六卿所掌者也掌邦六典之貳其所掌事重故特言之尹伯長官大夫周禮每官各有長若太史爲史官之長大司樂爲樂官之長如此類皆是也及衆掌常事之善士謂士爲長官者其大夫及士不爲長官者則前云百司也居官必須善人此是摠舉衆官故特言吉士。傳此有至法則。正義曰周公攝政之時制禮作樂其作立政之篇必在制禮之後周禮六卿而此有三卿及次卿衆大夫則是副卿之大夫有若周禮小宰之類是也此文武未伐紂之時也遠舉文武之初以爲法則爾泰誓下篇云王乃大巡六師六師則六軍也軍將皆命卿郎伐紂之時已立六卿矣牧誓亦云司徒司馬司空舉之三卿者彼傳已解之云指誓戰者也。傳蠻夷至用賢。正義曰牧誓所云有微盧彭濮人此舉夷微盧以見彭濮之等諸夷也烝訓衆也此篇所言皆立官之事此經惟阪下言尹則夷微已下以一尹摠之故傳言蠻夷微盧之衆帥及亳民之歸文王者三所爲之立監及阪地之尹長故言師。言監亦是言爲之立長義出經文尹也亳是湯之舊都此言三亳必是亳民分爲三處此篇說立官之意明是分爲三亳必是三所各爲立監也亳人之歸文王經傳未有其事文王既未伐紂亳民不應歸之鄭王所說皆與孔同言亳民歸文王者蓋以此章雜陳文王武王時事其言以文王爲主故先儒因言亳民歸文王爾郎如此意三亳爲已歸周必是武王時也及阪地之尹長傳言其山阪之地立長爾不知其指斥何處也鄭玄以三亳阪尹者共爲一事云湯舊都之民服文王者分爲三邑其長居險故言阪尹蓋東成皐陬轘轅西降谷也皇甫謐以爲三亳三處之地皆名爲亳蒙爲北亳穀熟爲南亳偃師爲西亳古書亡滅既無要證未知誰得旨矣

王惟克厥宅心乃克立茲常事司牧人以克俊有德文王惟其能居心遠惡舉善乃能立此常事司牧人文

用能俊有德者○遠于萬反

文王罔攸兼于庶言庶獄庶慎惟有司之牧夫 文王無所兼知於毀譽眾言及眾刑獄眾當所慎之事惟慎擇有司牧夫而已勞於求才逸於任賢○譽音餘又如字

是訓用違庶獄庶慎文王罔敢知于茲 是萬民順法用違法眾獄眾慎之事文王一無敢自知於此委任賢能而已

疏 文王至于茲○正義曰上既揔言文武此又分而說之文王惟能其居心遠惡舉善乃能立此常事其主養人之官用能俊有德者既任用俊人每事委之文王無所兼知於眾人之言或毀或譽文王皆不知也眾獄斷罪得失文王亦不得知也眾所當慎之事文王亦不得知也惟慎擇在朝有司在外牧養民之夫是時萬民或順於法或用違法眾刑獄眾所慎之事文王一皆無敢自知於此惟委任賢能而已○傳文王至德者○正義曰上言文王能知三宅三俊知此能居心者以遠惡舉善居其心也既遠惡舉善乃能立此常事用賢養民是人君之常事也○傳文王至任賢○正義曰下云是訓用違郎是在上庶言也是訓則稱譽之事用違則毀損之事但分析言之爾

亦越武王率惟敉功不敢替厥義德 亦於武王循惟文王無安天下之九不敢廢其義德奉遵父道○敉亡婢反

率惟謀從容德以竝受此丕丕基 武王循惟謀從文王寬容之德故君臣竝受此大大之基業傳之子孫○傳直專反

疏 亦越至丕基○正義曰亦於武王遵循父道所循惟文王撫安天下之功不敢廢其文王義德言奉行遵父道也又言武王遵循者惟謀從文王寬容之德故武王君臣能竝受此大大之基業謂受命爲天子傳之子孫○傳武王至子孫○正義曰以言竝受則非獨王身故以爲君臣竝受此大大之基業謀從寬容之德是與臣謀及基業成就則君臣共有故言竝受且王爲天子臣爲諸侯皆受基業各傳子孫是亦爲竝受也

嗚呼孺子王矣 歎稚子今以爲王矣不可不勤法祖考之德

繼自今我其立政立事準人牧夫我其克灼知厥若丕乃俾亂 繼用今已往我其立政大臣立事小臣及準人牧夫我其能灼然知其順者則大乃使治之言知臣下之勤勞然後莫不盡其力○俾必爾反下同治直吏反下同

相我受民和我庶獄庶慎時則勿有間之 能治我所受天民和平我眾獄眾慎之事如是則勿有以代之言不可復變○相如字馬息亮反下勸相同間間廁之間復扶又反

自一話一言我則末惟成德之彥以乂我受民 言政當用一善善在一言而已欲其口無擇言如此我則終惟有成德之美以治我所受之民○話戶怪反

疏 嗚呼孺子至受民○正義曰周公既

歷說禹湯文武乃復指戒成王嗚呼而歎孺子今已爲王矣既正位爲王事不可不慎繼續從今已往我王其與立政謂大臣也其與立事謂小臣也平法之人及養民之夫此等諸臣我王其能察之灼然知其順於事者則大乃使之治理言知其能有勤勞各盡心力然後用此賢臣治我所受天民和平我衆獄訟及衆當所慎之事必能如是則勿復有以代之言其法不可復變也政從君出爲人主用是一善之言善在一言而已勿以惡言亂之王能如是我王則終惟有成德之美以治我所受天民矣。傳繼用至心力。正義曰自此已下四言繼自今者凡人靡不有初鮮克有終恐王不能終之戒成王使繼續從今已往常用賢也自訓爲從亦訓爲用此傳言用今已往下傳言從今已往其意同也政事相對則政大事小故以立政爲大臣立事爲小臣及準人牧夫畧舉四者以摠諸臣戒王任此人也其能灼然知其能順於事者則大乃使治顧氏云君能知臣下順於事則臣感君恩大乃治理各盡心力也。傳能治至復變。正義曰相訓助也助君所以治民事故相爲治天命王者使之治民則天與王者此民故言能治我所受天民也能治下民理衆獄衆慎之事使得其所則爲政之大要能如此則勿有以代之言此法盡善不可復變易也或據臣身既能如此不可以餘人代之也。傳言政至之民。正義曰釋詁云自用也話言也舍人曰話政之善言也孫炎曰話善之言也然則話之與言是一物也自一話者言人君爲政當用純一善言又云一言者純一善言在於一言而已謂發號施令當須純一不得差貳欲令其口無可擇之言也顧氏云人君爲政之道當須用一善而已爲善之法惟在一言也末訓爲終彥訓爲美王能出言皆善口無可擇如此我王則終惟有成德之美以治我所受天民矣釋訓云美士爲彥故彥爲美

嗚呼予旦已受人之徽言咸告孺子王矣歎所受賢聖說禹湯之美言皆以告稚子王矣。稚直吏反本亦作穉

繼自今文子文孫其勿誤于庶獄庶慎惟正是乂之文子文孫文王之子孫從今已往惟以正是之道治衆獄衆慎其勿誤

自古商人亦越我周文王立政立事牧夫準人則克宅之克由繹之茲乃俾乂言用古商湯亦於我周文王立政立事用賢人之法能居之於心能用陳之此乃使天下治。繹音亦

【疏】嗚呼至俾乂。正義曰旦者周公名也周公又歎曰嗚呼我旦已受賢聖人說禹湯之美言皆以告孺子王矣王宜依行之繼續從今以往文王之子孫其勿得過誤於衆獄訟衆所慎之事惟當用是正是之道治之用古商人成湯亦於我周家文王其立政立事牧夫準人此等諸官皆用賢人之法則能居之於心能用陳之於位明識賢人用之爲官此乃使天下大治戒成王使法之。傳言用至下治。正義曰上陳禹湯文武此覆上文惟言湯與文王者言有詳畧無別意也能居之於心謂心知其賢也能用

陳之謂陳列於位用之以爲官也王肅曰則能居之在位能用陳其才力如此故能使天下治也 國則罔有立政用憸人不訓于德是罔顯在厥世商周賢聖之國則無有立政用憸利之人者憸人不訓於德是使其君無顯名在其世。憸息廉反徐七漸反本又作憸馬云憸利佞人也 繼自今立政其勿以憸人其惟吉士用勱相我國家立政之臣惟其吉士用勱治我國家。勱音邁 疏 國則至國家。正義曰既言湯與文王用賢大治又言其不宜用小人商周聖賢之國無有立政用憸利之人者此憸利之人不順於德若其用之是使其君無顯名在其世也王當繼續從今已往立其善政其勿用憸利之人其惟任用善士使勉力治我國家敎王使用善士勿使小人也 今文子文孫孺子王矣告文王之子孫言稚子已即政爲王矣所以厚戒 其勿誤于庶獄惟有司之牧夫獨言衆獄有司欲其重刑愼官人 其克詰爾戎兵以陟禹之迹其當能治汝戎服兵器威懷竝設以升禹治水之舊迹。詰起一反馬云賓也 方行天下至于海表罔有不服方四方海表蠻夷戎狄無不服化者乎 以覲文王之耿光以揚武王之大烈能使四夷賓服所以見祖之光明揚父之大業 嗚呼繼自今後王立政其惟克用常人其惟能用賢才爲常人不可以天官有所私 疏 今文至常人。正義曰今告汝文王之子文王之孫孺子今已則。政爲王矣我所以須厚戒之王其勿誤於衆治獄之官當須愼刑也惟有司之牧夫有司主養民者宜得賢也治獄之吏養民之官若任得其人使其能治汝戎服兵器以此升行禹之舊迹四方而行至於天下至於四海之表無有不服王之化者以顯見文王之光明以播揚武王之大業言任得賢臣則光揚父祖周公又歎曰嗚呼繼續從今已往後世之王立行善政其惟能用常人必使常得賢人不可任不其才此雖有戒成王乃是國之常法因以戒後王言此法可常行也。傳獨言至官人。正義曰上有庶愼立政立事牧夫準人此獨言庶獄與有司之牧夫者言庶獄欲其重刑言有司牧夫欲其愼官人也。傳其當至舊迹。正義曰立官所以牧養下民戒備不虞故以詰爾戎兵爲言也戎亦兵也以其竝言戎兵故傳以爲戎服兵器威懷竝設以升禹治水之舊迹遠行必登山故以陟言之如禹。之陟方意亦然。傳方四至化者。正義曰方行天下言無所不至故以方爲四方釋地云九夷八狄七戎六蠻謂之四海知海表謂夷狄戎蠻無有不服化者即詩小雅云蓼蕭澤及四海是也。傳其惟至所私。正義曰官須常得賢人故惟賢是用用賢是常常則非賢不可人主或知其不賢以私受用之代天爲

官故言不可以天官有所私周公若曰太史順其事并告太史司寇蘇公式敬爾由獄以長我王國忿生爲武王司寇封蘇國能用法敬汝所用之獄以長施行於我王國言主獄當求蘇公之比。比必二反又如字茲式有慎以列用中罰此法有所慎行必以其列用中罰不輕不重蘇公所行太史掌六典有廢置官人之制故告之。行如字

【疏】周公至中罰。正義曰周公順其事而言曰太史以其太史掌廢置官人故呼而告之昔日司寇蘇公既能用法汝太史當敬汝所用之獄以長施行於我王國欲使太史選主獄之官當求蘇公之比也此刑獄之法有所慎行必以其體式列用中常之罰不輕不重當如蘇公所行也。傳忿生至之比。正義曰成十一年左傳云昔周克商使諸侯撫封蘇忿生以溫爲司寇是忿生爲武王司寇封蘇國也蘇是國名所都之地其邑名溫故傳言以溫也特舉蘇公治獄官以告太史知其言主獄之官當求蘇公之比類也。傳此法至告之。正義曰治獄必有定法此定法有所慎行周禮大司寇云刑新國用輕典刑平國用中典刑亂國用重典輕重各有體式行列周公言然之時是法爲平國故必以其列用中罰使不輕不重美蘇公治獄使列用中罰明中罰不輕不重是蘇公所行也周禮太宰以八柄詔王馭羣臣有爵祿廢置生殺與奪之法太史亦掌邦之六典以副貳太宰是太史有廢置官人之制故特呼而告之也

尚書注疏挍勘記卷十七

蔡仲之命第十九　周書

冊書之命古本冊作策百官總已以聽冢宰古本聽下有於字故退爲衆人古本岳本宋板纂傳同毛本衆作庶謗毀周公宋板周公下復有周公二字屬下句謂流之遠也毛本也作地案也字誤乃更爵祿宋板爵作齒是也盧文弨云祿亦當作錄不云其爵宋板同毛本云作聞

留佑成王閩本明監本同毛本佑作佐案佐字是世家云蔡叔居上蔡盧文弨云世家當作世本據史記集解。按疏下文引宋仲子云云宋仲子乃注世本者也

子能蓋父古本下有惡字使可蹤跡而法循之岳本纂傳跡作迹按說文有迹無跡此處經文及傳上句俱作迹此句不當歧出言當循文武之

常敎古本纂傳武作王按岳本已作武

無荒棄朕命石經補缺棄誤作失　使作册書告令之古本作使爲此册書告令也之也宋板作使此册書告令之山井鼎云二本紛亂混淆似有謬誤古本上也字誤寫灼然。按岳本纂傳俱作使此册書告令之與考交所引之宋板同僞古本衍二也字疏標起訖可證　成王既至作蒲姑閩本明監本同毛本作攺將是也

古人居此地者纂傳人作之。按依昭二十年左氏傳當作始　鄭云奄蓋在淮夷之地齊召南云周本紀注引鄭云奄國在淮夷之北疑此疏地字訛

多方第二十　周書

誥以禍福古本誥作告　衆方天下諸侯史記集解衆上有告字按傳意以衆方釋多方以天下諸侯釋衆方也不必加告字　以成以政之

序毛本下以字改作成案以字誤　王親征之奄滅其國宋板同毛本無之字案之字衍

殷之諸侯王民者毛本王作正案王字誤　我大降汝命古岳宋本纂傳降作下

洪惟天之命諸本天上有圖字此誤脫也　桀乃大下罰於民古本罰下有誅字　言桀不能善奉於人衆古本衆下有民字。按以疏攷之人衆當作民衆下不得復有民字　謂殘賊臣古本臣上有之字　民當奉主宋板閩本明監本同毛本主作王案所改是也　天所不與之者按所下疑有以字　亂主所好用同己者宋本重好字按宋本是也

弗克以爾多方享天之命古本享上有其字非也　作天下民主此句下宋板有湯既爲民主五字

非天用棄有殷古本作天用棄有殷紂也非也

乃惟爾商後王逸厥逸古本下逸字作偷下尓乃惟逸同後皆改作逸　故天惟下其喪亡古本岳本宋板纂傳其作是　武正喪服三年案正當作王形近之譌　聖君上智之名毛本君作者案君字誤

任天王毛氏曰任作王誤與國本作天下按疏云任作天子也則王當作子○惟用敎我用美道伐殷古本岳本宋板纂傳伐當作代按疏則作代字是

開其有德能顧天之者宋板之作道案宋本是也欲以伐紂宋板伐作代按作代與宋本注合

今我曷敢多誥我惟大降爾四國民命古本無惟字我乃其大罰殛之古本殛作極釋文云殛字本又作極卽古本之所本按作極是

說詳段玉裁尚書撰異

卽此畋亦田之義也浦鏜云爾誤亦按浦按是也董之以武帥宋板帥作師○按作師與昭十三年傳合

與衆多士古岳宋板纂傳衆作殷按衆字非也監謂成周之監古本同宋板正德本同山井鼎曰嘉靖本誤衍一之字神廟本强改之作三崇禎本據之正德以上諸本皆作成周之監今當從之齊召南云文祇應云成周之監不當云三監此指洛邑之治殷民者非謂武庚時事也按孔疏並不解三監字義則知三字衍文也○按疏云故知監謂成周之監明無三字岳本纂傳俱不誤葛本與嘉靖本同非也臣我我監岳本葛本同毛本臣我作臣服案古本無服字山井鼎曰宋板正嘉三本作臣我我監衍一我字神廟本改上我字作服崇禎本據之則是還本土古本岳本宋板是作得案是字非我有周惟其大夫賜汝毛本大夫作大大大夫誤也言受多福

之作閩本葛本同明監本作作胙是也毛本誤作祚若能不入於凶德若能不入於凶德案二句誤複衍我有周惟其大

大賞賜汝宋板大字不重

汝無我怨岳本同毛本我怨二字誤倒

立政第二十一　周書宋本首題尙書正義卷第十七

周公若曰拜手稽首按此篇序題下俱無疏疑有脫誤今已爲王矣古本今下有以字宋板已作以山井鼎曰以下文注推之古本衍已字也按岳本與宋本同纂傳與毛本同

知憂此官置得賢人者少也宋板置作宜

茲乃三宅無義民古本義作誼下義德同皋陶所謀者宋板皋上有故言九德四字但大倿以忠案以當作似毛本不誤但禹

能謀所面見之事官賢人諸本同毛本官誤宮山井鼎攷文以毛本爲据直書作官誤也官上宋板有善字

曰三有俊古本俊作畯下三俊三有俊同　言逮近化岳本逮作遠是也　亦於成湯之道宋板閩本明監本同毛本於作從　呼之有

單復爾閩本明監本同毛本復作複　異言之爾纂傳作異其文耳　亦曰至長伯宋板曰作越按曰字非也　維武王時爾宋板維作惟纂傳作謂

及衆掌常事之善士古本無常字　特舉文武之初以爲法則岳本纂傳特作時屬上句與疏合宋板亦作時下更有也字　釐夷微

盧之衆師閩本葛本同毛本師作帥案師字誤　乃至左右攜持舉物之僕毛本舉作器案舉字誤　其殺衣虎賁而言牧

者以下文自詳盧文弨云而言牧者以五字疑衍。按此疏自前已備文至自詳廿四字皆疑衍下句故字亦衍　兩謂兩卿長謂公卿纂傳二句倒是

也其作立政之篇宋板其下空一字　故言師言監宋板師作帥　亳人之歸文王按疏上下文俱作亳民此人字亦當是民之誤　陶轅

轅毛本陶作南案陶字誤

惟愼擇有司牧夫而已古本擇上有惟字非也　知此能居心者宋板能上有言字

循惟文王撫安天下之力閩本葛本同毛本力作功是也　然後莫不盡其力古本岳本宋板其作心與疏合　及衆當所愼

之事按當所二字宜倒

皆以告稚子王矣陸氏曰稚直吏反本亦作稺。按前章傳已有稚字至此始作音并存別本未詳其故

國則罔有立政用憸人陸氏曰憸本又作⿱冊心同也按說文⿱冊心疾利口也引詩曰相時⿱冊心民今詩無此句蓋引盤庚也是漢世古文尚書憸皆作⿱冊心孔氏元本亦與之同陸氏

於盤庚不言至此乃言之未詳其故。按集韻引說文作商書相時⿱冊心民丁度時所見說文尚不誤也　無有立政用憸利之人者宋板之作小

無不服化者乎古本無下有有字者下無乎字宋本同毛本有字乎字並無山井鼎曰正德嘉靖二本共無有字者下有乎字爲誤。按岳本纂傳亦俱作無有不服化者與

疏合閩葛俱與正德本同

孺子今已則政爲王矣毛本則作即案則字誤王其勿設於衆治獄之官毛本設作誤案設字誤

不可任不其才毛本下不字作非案非字是如禹之陟方宋板禹作舜○周公言然之時案然字恐此字之譌

附釋音尚書注疏卷第十八

周官第二十二

周書　孔氏傳　孔穎達疏

成王既黜殷命滅淮夷黜殷在周公東征時滅淮夷在成王即政後事相因故連言之還歸在豐作周官成王雖作洛邑猶還西周周官言周家設官分職用人之法

疏成王至周官○正義曰成王既黜殷命及其即位之後滅淮夷於是天下大定自滅淮夷還歸在豐號令羣臣言周家設官分職用人之法史敘其事作周官○傳黜殷至言之○正義曰據金縢之經大誥之序知黜殷命在周公攝政三年東征之時也據成王政之序費誓之經知滅淮夷在成王即政之後也淮夷於攝政之時與武庚同叛成王既滅淮夷天下始定淮夷本因武庚而叛黜殷命與滅淮夷其事相因故雖則異年而連言之以見天下既定乃作周官故也下經言四征弗庭是黜滅之事也六服承德是安寧之狀也序顧經文故追言黜殷命以接滅淮夷見征伐乃安定之意也○傳成王至西周○正義曰以洛誥之文言王在新邑今復云在豐故解之也史記周本紀云太史公曰學者皆稱周伐紂居洛邑綜其實不然武王營之成王使召公卜居九鼎焉而周復都豐鎬是言成王雖作洛邑猶還西周之事也多方云王來自奄至於宗周宗周即鎬京也於彼不解至此始為傳者宗周雖是鎬京文無豐鎬之字故就此解之武王既以還鎬京今王復在豐者豐鎬相近舊都不毀豐有文王之廟故事就豐宣之故也○傳言周至之法○正義曰周禮每官言人之負數及職所掌立其定法授與成王成王即政之初即有淮夷叛逆未暇得以立官之意號令羣臣今既滅淮夷天下清泰故以周家設官分職用人之法以誥羣臣使知立官之大旨也設官分職周禮序官之文言設置羣官分其職掌經言立三公六卿是設官也各言所掌是分職也各舉其官之所掌示以才堪乃得居之是說用人之法

惟周王撫萬邦巡侯甸即政撫萬國巡行天下侯服甸服四征弗庭綏厥兆民四面征討諸侯之不直者所以安其兆民十億曰兆言多六服羣辟罔不承德歸于宗周董正治官六服諸侯奉承周德言協服還歸於豐督正治理職司之百官○辟必亦反治直吏反下至冢宰經注同

疏惟周至治官○正義曰惟周之王者布政教撫安萬國巡行天下侯服甸服四面征討諸侯之不直者所以安其海內兆民六服之內羣衆諸侯之君無有不奉承周王之德

者自滅淮夷而歸於宗周豐邑乃督正治理職司之百官敘王發言之端也○傳卽政至甸服○正義曰檢成王政之序與費誓之經知成王卽政之年奄與淮夷又叛叛卽往伐今始還歸多方云五月丁亥王來自奄至于宗周與此滅淮夷而還歸在豐爲一事也年初始叛五月卽歸其間未得巡守於四方也而此言撫萬國巡行天下其實止得撫巡向淮夷之道所過諸侯爾未是用四仲之月大巡守也以撫諸侯巡守是天子之大事因卽大言之爾周之法制無萬國也惟伐淮夷非四征也言萬國四征亦是大言之爾六服而惟言侯甸者二服去圻最近舉近以言之言王巡省偏六服也○傳四方至言多○正義曰四征從京師而四面征也釋詁云庭直也綏安也諸侯不直謂叛逆王命侵削下民故四面征討諸侯之不直者所以安其兆民楚語云十日百姓千品萬官億醜兆民每數相十知十億曰兆稱兆言其多也○傳六服至百官○正義曰周禮九服此惟言六者夷鎭蕃三服在九州之外夷狄之地王者之於夷狄羈縻而已不可同於華夏故惟舉六服諸侯奉承周德言協服也序云還歸在豐知宗周卽豐也周爲天下所宗王都所在皆得稱之故豐鎬與洛邑皆名宗周釋詁云董督正也是董得爲督督正治理職司之百官下戒勑是董正也

王曰若昔大猷制治于未亂保邦于未危言當順古大道制治安國必于未亂未危之前思患預防之

疏 王曰至未危○正義曰治謂政教邦謂國家治有失則亂家不安則危恐其亂則預爲之制慮其危則謀之使安制其治於未亂之前安其國於未危之前○張官設府使分職明察任賢委能令事務順理如是則政治而國安矣標此二句於前以示立官之意必於未亂未危之前爲之者思患而預防之思患而預防之易旣濟卦象辭也

曰唐虞稽古建官惟百內有百揆四岳外有州牧侯伯道堯舜考古以建百官內置百揆四岳象天之有五行外置州牧十二及五國之長上下相維外內咸治言有法○長丁丈反下官長助長並同**庶政惟和萬國咸寧**官職有序故衆政惟和萬國皆安所以爲正治**夏商官倍亦克用乂**禹湯建官二百亦能用治言不及唐虞之清要**明王立政不惟其官惟其人**言聖帝明王立政修教不惟多其官惟在得其人

疏 曰唐虞至其人○正義曰既言須立官之意乃追述前代之法止而復言故更加一曰唐堯虞舜考行古道立官惟數止一百也內有百揆四岳者百揆揆度百事爲羣官之首立一人也四岳內典四時之政外主太岳之事立四人也外有州牧侯伯牧一州之長侯伯五國之長各監其所部之國外內置官各有所掌衆政惟以協和萬邦所以皆安也夏禹商湯立官倍多於唐虞雖不及唐虞之清簡亦能用以爲治明王立其政教不惟多其官惟在得其人言自古制法皆明開官司求賢以處之也○傳道堯至有法○正義曰百人無主不散則亂

有父則有君也君不獨治必須輔佐有君則有臣也易序卦云有父子然後有君臣則君臣之興次父子之後人民之始則當有之未知其所由來也雖遠舉唐虞復考古也說命曰明王奉若天道建邦設都則王者立官皆象天為之故內置百揆四岳象天之有五行也五行佐天羣臣佐主以此為象天爾不必其數有五乃象五行故以百揆四岳為五行之象左傳少昊立五鳩氏顓頊已來立五行之官其數亦有五故置於五行矣舜典云肇十有二州此說虞事知置州牧十二也侯伯謂諸侯之長益稷篇禹言治水時事云外薄四海咸建五長知侯伯是五國之長也成王說此事者言堯舜所制上下相維內外咸治言有法也此言建官惟百夏商官倍則唐虞一百夏商二百禮記明堂位云有虞氏官五十夏后氏官百者禮記是後世之言不與經典合也

今予小子祗勤于德夙夜不逮今我小子敬勤於德雖夙夜匪懈不能及古人言自有極。逮音代一音大計反懈佳賣反

仰惟前代時若訓迪厥官言仰惟先代之法是順訓蹈其所建官而則之不敢自同堯舜之官準擬夏殷而蹈之

立太師太傅太保茲惟三公論道經邦燮理陰陽師天子所師法傅傅相天子保保安天子於德義者此惟三公之任佐王論道以經緯國事和理陰陽言有德乃堪之。燮素協反相息亮反

官不必備惟其人三公之官不必備負惟其人有德乃處之。處昌呂反

少師少傅少保曰三孤此三官名曰三孤孤特也言卑於公尊於卿特置此三者。少詩照反下同

貳公弘化寅亮天地弼予一人副貳三公弘大道化敬信天地之教以輔我一人之治

冢宰掌邦治統百官均四海天官卿稱太宰主國政治統理百官均平四海之內邦國言任大

司徒掌邦教敷五典擾兆民地官卿司徒主國教化布五常之教以安和天下衆民使小大皆協睦。擾而小反徐音饒

宗伯掌邦禮治神人和上下春官卿宗廟官長主國禮治天地神祇人鬼之事及國之吉凶賓軍嘉五禮以和上下尊卑等列

司馬掌邦政統六師平邦國夏官卿主戎馬之事掌國征伐統正六軍平治王邦四方國之亂者

司寇掌邦禁詰姦慝刑暴亂秋官卿主寇賊法禁治姦惡刑強暴作亂者夏司馬討惡助長物秋司寇刑姦順時殺

司空掌邦土居四民時地利冬官卿主國空土以居民士農工商四人使順天時分地利授之土能吐生百穀故曰土

六卿分職各率其屬以倡九牧阜成兆民

六卿各率其屬官大夫士治其所分之職以倡道九州牧伯爲政大成兆民之性命皆能其官則政治。倡尺亮反不同阜音負治直吏反

疏今予至厥官。正義曰王言今我小子敬勤於德雖早夜不懈怠猶不能及於唐虞仰惟先代夏商之法是順順蹈其前代建官而法則之言不敢同堯舜之官準擬行夏殷之官爾若與訓俱訓爲順也。傳師天至堪之。正義曰三公俱是教道天子輔相天子緣其事而爲之名三公皆當運致天子使歸於德義傳於保下言保安天子於德義揔上三者言皆然也禮記文王世子云師也者教之以事而喻諸德者也保也者愼其身以輔翼之而歸諸道者也道德別掌者內得於心出行於道道德不甚相遠因其並釋師保故分配之爾於公云變理陰陽於孤云寅亮天地和理敬信義亦同爾以孤副貳三公故其事所掌不異。傳天官至任大。正義曰此經言六卿所掌之事撮引周禮爲之揔目或據禮文或取禮意雖言有小異義皆不殊周禮云乃立天官冢宰使帥其屬而掌邦治治官之屬太宰卿一人馬融云冢大也宰治也大治者兼萬事之名也鄭玄云變冢言大進退異名也百官揔焉則謂之冢列職於王則稱大冢者大之上也山頂曰冢是解冢大異名之意大宰職云三曰禮典以統百官馬融云統本也百官是宗伯之事也此統百官在冢宰之下當以冢尊故命統治百官爲冢宰之事治官禮官俱得統之也禮云以佐王均邦國此言均四海故傳辨之均平四海之內邦國與孔意不異。傳地官至協睦。正義曰周禮云乃立地官司徒使帥其屬而掌邦教以佐王安擾邦國太宰職云二曰教典以擾萬民鄭玄云擾亦安也言饒衍之傳亦以擾爲安五典即五教也布五常之教以安和天下之人民使小大協睦也舜典云契爲司徒敬敷五教周禮司徒掌十有二教一曰以祀禮教敬則民不苟二曰以陽禮教讓則民不爭三曰以陰禮教親則民不怨四曰以樂禮教和則民不乖五曰以儀辨等則民不越六曰以俗教安則民不偷七曰以刑教中則民不暴八曰以誓教恤則民不怠九曰以度教節則民知足十曰以世事教能則民不失職十有一曰以賢制爵則民愼德十有二曰以庸制祿則民興功鄭玄云有虞氏五而周十有二焉然則十有二細分五教爲之五教可以常行謂之五典五典謂父義母慈兄友弟恭子孝也。傳春官至等列。正義曰周禮云乃立春官宗伯使帥其屬而掌邦禮以佐王和邦國宗伯長也宗廟官之長故名其官爲宗伯其職云掌建邦之天神人鬼地祇之禮又主吉凶賓軍嘉之五禮吉禮之別十有二凶禮之別有五賓禮之別有八軍禮之別有五嘉禮之別有六揔有三十六禮皆在宗伯職掌之文文煩不可具載太宰職云三曰禮典以和邦國以諧萬民其職又有以玉作六瑞以等邦國以禽作六贄以等諸臣是以和上下尊卑等列也。傳夏官至亂者。正義曰周禮云乃立夏官司馬使帥其屬而掌邦政以佐王平邦國其職主戎馬之事有掌征伐統正六軍平治王邦四方國之亂者天子六軍軍師之通名也案其職掌九伐之法馮弱犯寡則眚之賊賢害民則伐之暴內陵外則壇之野荒民散則削之負固不服則侵之賊殺其親則正之放弒其君則殘

之犯令陵政則杜之外內亂鳥獸行則滅之○傳秋官至時殺○正義曰周禮云乃立秋官司寇使帥其屬而掌邦禁以佐王刑邦國其職云刑邦國詰四方馬融云詰猶窮也窮四方之姦也孔以詰爲治是主寇賊法禁治姦慝之人刑殺其強暴作亂者夏官主征伐秋官主刑殺征伐亦殺人而官屬異時者夏司馬討惡助夏時之長物秋司寇刑姦順秋時之殺物也周禮云掌邦刑此云掌邦禁者避下刑暴亂之文故云掌邦禁○傳冬官至曰土○正義曰周禮冬官亡小宰職云六曰冬官掌邦事又云六曰事職以富邦國以養萬民馬融云事職掌百工器用耒耜弓車之屬與此主土居民全不相當冬官既亡不知其本禮記王制記司空之事云量地以制邑度地以居民足明冬官本有主土居民之事也齊語云管仲制法令士農工商四民不雜郎此居民使順天時分地利授之土也土則地利爲之名以其吐生百穀故曰土也周禮云事此云土者爲下有居四民故云土以居民爲急故也

六年五服一朝五服侯甸男采衞六年一朝會京師**又六年王乃時巡考制度于四岳**周制十二年一巡守春東夏南秋西冬北故曰時巡考正制度禮法于四岳之下如虞帝巡守然**諸侯各朝于方岳大明黜陟**覲四方諸侯各朝于方岳之下大明考績黜陟之法

疏六年至黜陟○正義曰此篇說六卿職掌皆與周禮符同則六年五服一朝亦應是周禮之法而周禮無此法也周禮大行人云侯服歲一見其貢祀物甸服二歲一見其貢嬪物男服三歲一見其貢器物采服四歲一見其貢服物衞服五歲一見其貢材物要服六歲一見其貢貨物先儒說周禮者皆云見謂來朝也必如所言則周之諸侯各以服數來朝無六年一朝之事昭十三年左傳叔向云明王之制使諸侯歲聘以志業間朝以講禮再朝而會以示威再會而盟以顯昭明自古已來未之或失也存亡之道恒由是興說左傳者以爲三年一朝六年一會十二年而盟事與周禮不同謂之前代明王之法先儒未嘗措意不知異之所由計彼六年一會與此六年五服一朝事相當也再會而盟與此十二年王乃時巡諸侯各朝於方岳亦相當也叔向盛陳此法以懼齊人使盟若周無此禮叔向妄說齊人當以辭拒之何所畏懼而敬以從命乎且云自古以來未之或失則當時猶尚行之不得為前代之法脅當時之人明矣明周有此法禮文不具爾大行人所云見者皆言貢物或可因貢而見何必見者皆是君自朝乎遣使貢物亦應可矣大宗伯云時見曰會殷見曰同時見殷見不云年限時見曰會何必不是再朝而會乎殷見曰同何必不是再會而盟乎周公制禮若無此法豈成王謬言叔向妄說也計六年大集應六服俱來而此文惟言五服孔以五服爲侯甸男采衞蓋以要服路遠外逼四夷不必常能及期故寬言之而不數也○傳周制至守然○正義曰周禮大行人云十有二歲王巡守殷國是周制十二年一巡守也如舜典所云春東夏南秋西冬北以四時巡行故曰時巡考正制度禮法于四岳之下如虞帝巡守然據舜典同律度量衡已下皆是也

王曰嗚

呼凡我有官君子欽乃攸司愼乃出令令出惟行弗惟反有官君子大夫以上歎而戒之使敬汝所司愼汝出令從政之本令出必惟行之不惟反改若二三其令亂之道以公滅私民其允懷從政以公平滅私情則民其信歸之學古入官議事以制政乃不迷言當先學古訓然後入官治政凡制事必以古義議度終始政乃不迷錯○度待洛反其爾典常作之師無以利口亂厥官其汝爲政當以舊典常故事爲師法無以利口辯佞亂其官

疏王曰至厥官○正義曰王言而歎曰嗚呼凡我有官君子謂大夫已上有職事者汝等皆敬汝所主之職事愼汝所出之號令令出於口惟即行之不惟反之而不用是去而後反也爲政之法以公平之心滅已之私欲則見下民其信汝而歸汝矣學古之典訓然後入官治政論議時事必以古之制度如此則政教乃不迷錯矣其汝爲政當以舊典常故事作師法無以利口辯佞亂其官教之以居官爲政之法也○傳有官至之道○正義曰敎之出令使之號令在下則是尊官故知有官君子是大夫已上也下云三事曁大夫是也安危在於出令故愼汝出令是從政之本也令曁出口必須行之令而不行是去而更反故謂之反也不惟反者令其必行之勿使反也若前令不行而倒反別出後令以改前令二三其政則在下不知所從是亂之道也○傳言當至迷錯○正義曰襄三十一年左傳子產云我聞學而後入政未聞以政學者也言將欲入政先學古之訓典觀古之成敗擇善而從之然後可以入官治政矣凡欲制斷當今之事必以古之義理議論量度其終始合於古義然後行之則其爲之政教乃不迷錯也

蓄疑敗謀怠忽荒政不學牆面莅事惟煩積疑不決必敗其謀怠惰忽略必亂其政人而不學其猶正牆面而立臨政事必煩○蓄勑六反莅音利又音類戒爾卿士功崇惟志業廣惟勤惟克果斷乃罔後艱此戒凡有官位但言卿士舉其掌事者功高由志業廣由勤惟能果斷行事乃無後難言多疑必致患○斷丁亂反下注同

疏蓄疑至後艱○正義曰又戒羣臣使彊於割斷勤於職事蓄積疑惑不能彊斷則必敗其謀慮怠惰忽略不能恪勤則荒廢政事人而不學如面向牆無所覩見以此臨事則惟煩亂不能治理戒汝卿之有事者功之高者惟志意彊正業之大者惟勤力在公惟能果敢決斷乃無有後日艱難言多疑必將致後患矣申說蓄疑敗謀也

位不期驕祿不期侈貴不與驕期而驕自至富不與侈期而侈自來驕侈以行已所以速亡恭儉惟德無載爾僞言當恭儉惟以立德無行姦僞作德心逸日休作僞心勞日拙爲德

直道而行於心逸豫而名且美爲僞飾巧百端於心勞苦而事日拙不可爲 居寵思危罔不惟畏弗畏入畏 言雖居貴寵當思危懼無所不畏若乃不畏則入可畏之刑 推賢讓能庶官乃和不和政厖 賢能相讓俊乂在官所以和諧厖亂也○厖武江反 舉能其官惟爾之能稱匪其人惟爾不任 所舉能修其官惟亦汝之功能舉非其人亦惟汝之不勝其任○勝音升 王曰嗚呼三事暨大夫敬爾有官亂爾有政 歎而勑之公卿已下各敬居汝所有之官治汝所有之職 以佑乃辟永康兆民萬邦惟無斁 言當敬治官政以助汝君長安天下兆民則天下萬國惟乃無厭我周德○斁音亦長直良反厭於豔反 疏 傳爲德至可爲○正義曰爲德者自得於已直道而行無所經營於心逸豫功成則譽顯而名益美也爲僞者行違其方枉道求進思念欺巧於心勞苦詐窮則道屈而事日益拙也以此故僞不可爲申說無載爾僞也

武王既伐東夷肅慎來賀 海東諸夷駒麗扶餘馯貊之屬武王克商皆通道焉成王即政而叛王伐而服之故肅慎氏來賀○肅慎馬本作息慎云北夷也駒俱付反又如字麗力支反馯戶旦反地理志音寒貊孟白反說文作貉北方豸種孔子曰貉之言貊貊惡也 王俾榮伯作賄肅慎之命 榮國名同姓諸侯爲卿大夫王使之爲命書以幣賄賜肅慎之夷○俾必爾反馬本作辯 疏 成王至之命○正義曰成王既伐而服之東北遠夷其國有名肅慎氏者以王戰勝遠來朝賀王賜以財賄使榮國之伯爲策書以命肅慎之夷嘉其慶賀慰其勞苦之意史敘其事作賄肅慎之命名篇也○傳海東至來賀○正義曰成王伐淮夷滅徐奄指言其國之名此傳言東夷非徒淮水之上夷也故以爲海東諸夷駒麗扶餘馯貊之屬此皆於孔君之時有此名也周禮職方氏四夷之名八蠻九貉鄭玄云北方曰貉又云東北夷也漢書有高駒麗扶餘韓無此馯馯即彼韓也音同而字異爾多方云王來自奄奄在後滅言滅奄即來必非滅奄之後更伐東夷東夷在海東路遠又不得先伐遠夷後來滅奄此云成王既伐東夷不知何時伐之魯語云武王克商遂通道於九夷八蠻於是肅慎氏來賀貢楛矢則武王之時東夷服也成王即政奄與淮夷近者尚叛明知遠夷亦叛蓋成王親伐淮夷而滅之又使偏師伐東夷東夷而服之君統臣功故言王伐不是成王親自伐也肅慎之於中國又遠於所伐諸夷見諸夷既服故懼而來賀也○傳榮國至夷亡○正義曰晉語云文王諏於蔡原訪於辛尹重之以周召畢榮於文王之時名亥畢公之下則是大臣也未知此時榮伯是彼榮公以否或是其子孫也同姓諸侯相傳爲然注國語者亦云榮周同姓不知時爲何官故並云卿大夫王使

榮伯明使之有所作史錄其篇名爲賄肅慎之命明是王使之爲命書以幣賄肅慎氏之夷也**周公在豐**致政老歸**將沒欲葬成周**已所營作示終始念之**公薨成王葬于畢**不敢臣周公故使近文武之墓。近附近之近**告周公作亳姑**周公徙奄君於亳姑因告柩以葬畢之義厈。及奄君已定亳姑言所遷之功成亡。柩其久反

【疏】周公至亳姑。正義曰周公既致政於王歸在豐邑將沒遺言欲得葬於成周以成周是已所營示已終始念之故欲葬焉及公薨成王葬於畢以文武之墓在畢示已不敢臣周公使近文武之墓王以葬畢之義告周公之柩又周公徙奄君於亳姑因言亳姑功成史敘其事作亳姑之篇案帝王世紀云文武葬於畢畢在杜南晉書地道記亦云畢在杜南與畢陌別俱在長安西北。傳致政老歸。正義曰周公既還政成王成王又留爲太師今言周公在豐則是去離王朝又致太師之政告老歸於豐如伊尹之告歸也成王封伯禽於魯以爲周公後公老不歸魯而在豐者文十三年公羊傳云周公曷爲不之魯欲天下之一乎周也何休云周公聖人德至重功至大東征則西國怨西征則東國怨嫌之魯恐天下迴心趣向之故封伯禽命使遙供養死則奔喪爲王所以一天下之心于周室是言周公不歸魯之意也歸豐者蓋以先王之都欲近其宗廟故也。傳周公至成亡。正義曰序說葬周公之事其篇乃名亳姑篇名與序不相允會其篇既亡不知所道故傳原其意而爲之說上篇將遷亳姑序言成王既踐奄將遷其君於亳姑者是周公之意今告周公之柩以葬畢之義乃用亳姑爲篇名必是告葬之時并言及奄君已定於亳姑言周公所遷之功成故以名篇也

君陳第二十三

周書　　孔氏傳　　孔穎達疏

周公既沒命君陳分正東郊成周成王重周公所營故命君陳分居正東郊成周之邑里官司**作君陳**作書命之

君陳臣名也因以名篇。鄭註禮記云周公之子**王若曰君陳惟爾令德孝恭**言其有令德善事父母行已以恭。**惟孝友于兄弟克施有政**言善父母者必友于兄弟能施有政令**命汝尹茲東郊敬哉**正此東郊監殷頑民教訓之。監工銜反**昔周公師保萬民民懷其德往慎乃司茲率厥常**言周公師安天下之民民歸其德今往承其業

當愼汝所主此循其常法而教訓之懋昭周公之訓惟民其乂勉明周公之教惟民其治○懋音茂治直吏反下注政治同疏周公至君陳○正義曰周公遷殷頑民於成周頑民既遷周公親自監之周公既沒成王命其臣名君陳代周公監之分別居處正此東郊成周之邑以策書命之史錄其事作策書爲君陳篇名○傳成王至官司○正義曰成周周之下都監成周者正是一邑宰爾而特命君陳大其事者成王重周公所營猶恐殷民有不服之者故命君陳分居正東郊成周之邑里官司也以事命之序言分居知此分亦爲分居分別殷民善惡所居卽畢命所去旌別淑慝表厥宅里是也言東郊者鄭玄云天子之國五十里爲近郊今河南洛陽相去則然是言成周之邑爲周之東郊也○傳自名至名篇○正義曰孔直云臣名則非周公子也鄭玄注中庸云君陳蓋周公子者以經云周公既沒命君陳猶若蔡叔既沒命蔡仲故也孔未必然矣○傳言其至以恭○正義曰令德在身之大名孝是事親之稱恭是身之所行言其善事父母行已以恭也釋訓云善父母爲孝善兄弟爲友○傳言善至政令○正義曰父母尊之極兄弟親之甚緣其施孝於極尊乃能施友於甚親言善事父母者必友於兄弟推此親親之心以至於踈遠每事以仁恕行之故能施有政令也

我聞曰至治馨香感于神明黍稷非馨明德惟馨所聞之古聖賢之言政治之至者芬芳馨氣動於神明所謂芬芳非黍稷之氣乃明德之馨勵之以德爾尚式時周公之猷訓惟日孜孜無敢逸豫汝庶幾用是周公之道教殷民惟當日孜孜勤行之無敢自寬暇逸豫○孜音兹疏我聞至逸豫○正義曰我聞人之言曰有至美治之善者乃有馨香之氣感動於神明所言馨香感神者黍稷飲食之氣非馨香也明德之所遠及乃惟爲馨香爾勉勵君陳使爲德也欲必爲明德惟法周公汝當庶幾用是周公之道惟當每日孜孜勤法行之無敢自寬暇逸豫教使勤於事也

凡人未見聖若不克見既見聖亦不克由聖此言凡人有初無終未見聖道如不能得見已見聖道亦不能用之所以無成爾其戒哉爾惟風下民惟草汝戒勿爲凡人之行民從上教而變猶草應風而偃不可不愼圖厥政莫或不艱有廢有興出入自爾師虞庶言同則繹謀其政無有不先慮其難有所廢有所起出納之事當用汝衆言度之衆言同則陳而布之禁其專○繹音亦度待洛反爾有嘉謀嘉猷則入告爾后于內爾乃順之于外汝有善謀善道則入告汝君於內汝乃順行之於外曰斯謀斯猷惟我后之德

此善謀此善道惟我君之德善則稱君人臣之義嗚呼臣人咸若時惟良顯哉歎而美之曰臣於人者皆順此道是惟良臣則君顯明於世

王曰君陳爾惟弘周公丕訓無依勢作威無倚法以削汝為政當闡大周公之大訓無乘勢位作威人上無倚法制以行刻削之政寬而有制從容以和寬不失制動不失和德教之治○從七容反殷民在辟予曰辟爾惟勿辟予曰宥爾惟勿宥惟厥中殷人有罪在刑法者我曰刑之汝勿刑我曰赦宥汝勿宥惟其當以中正平理斷之○辟扶亦反下同中如字或丁仲反斷丁亂反有弗若于汝政弗化于汝訓辟以止辟乃辟有不順於汝政不變於汝敎刑之而懲止犯刑者乃刑之狃于姦宄敗常亂俗三細不宥習於姦宄凶惡毀敗五常之道以亂風俗之教罪雖小三犯不赦所以絕惡源○狃女九反

疏 王曰至不宥○正義曰王呼之曰君陳汝今為政當弘大周公之大訓周公既有大訓汝當遵而行之使其法更寬大汝奉周公之訓無得依恃形勢以作威於人無得倚附法制以行刻削百姓必當寬容而有法制使疎而不漏從容以和協於物莫為褊急此成周殷民有犯事在於刑法未斷決者我告汝曰刑罰之汝惟勿得刑罰之我告汝曰赦宥之汝惟勿得赦宥之惟其以中正平法斷決之不得從上意也其有不順於汝之政令不化於汝之訓敎其罪既大當行刑中刑罰一人可以止息後犯者故云犯刑者乃刑之如其罪或輕細罰不當理雖刑勿息故不可輒刑若有人習於姦宄凶惡敗五常之道亂風俗之教三犯其事者事雖細小勿得宥之以其知而故犯當殺之以絕惡源也○傳汝為至之政○正義曰君陳之智必不及周公而令闡大周公訓者遵行其法使廣被於民即是闡揚而大之非遣君陳為法使大於周公法也凡在人上位貴於人勢足可畏者多乘是形勢以作威刑於人倚附公法以行刻削之政故禁之也○傳寬不至之治○正義曰寬不失制則經寬而有制動不失和則經從容以和言動謂從容也○傳習於至惡源○正義曰釋言云狃復也孫炎曰狃忕前復為也古言狃忕是貫習之義故以習解狃習於姦宄凶惡言為之不知止也敗常亂俗有大有小罪雖小者三犯不赦恐其滋大所以絕惡源也此謂所犯小事言三者再猶可赦爾

爾無忿疾于頑無求備于一夫人有頑嚚不喻汝當訓之無忿怒疾之使人當器之無責備于一夫必有忍其乃有濟有容德乃大為人君長必有所含忍其乃有所成有所包容德乃為大欲其忍恥藏垢○長誅丈反垢工口反簡厥修亦簡其或不修簡別

其德行修者亦別其有不修者善以勸能惡以沮否。別彼列反沮在汝反否方九反又音鄙

進厥良以率其或不良進顯其賢良者以率勉其有不良者使爲善

疏爾無至不良。正義曰民者冥也當以漸教之故戒君陳民有不知道者汝無忿怒疾惡頑嚚之民當以漸教訓之無求備于一人當取其所能在爲人君必有所含忍其事乃有所成有所寬容其德乃能大欲其寬大不褊隘也汝之爲政須知民之善惡簡別其德行修者亦簡別其有不修德行者進顯其賢良以率勵其不良者欲令其化惡使爲善也

惟民生厚因物有遷言人自然之性敦厚因所見所習之物有遷變之道故必愼所以示之

違上所命從厥攸好人之於上不從其令從其所好故人主不可不愼所好。好呼報反

爾克敬典在德時乃罔不變允升于大猷汝治人能敬常在道德是乃無不變化其政教則信升於大道

惟予一人膺受多福汝能升大道則惟我一人亦當受其多福無凶危

其爾之休終有辭於永世非但我受多福而已其汝之美名亦終見稱誦於長世言沒而不朽長如字朽許久反

疏惟民至永世。正義曰惟民初生自然之性皆敦厚矣因見所習之物本性乃有遷變爲惡皆由習效使然人之情性好違上所命命之不必從也從其君所好君之所好民必從之在上者不可不愼所好也汝之治民能敬當從終常在於道德敎之。汝以道德敎之是民乃無不變化民皆變從汝化則信升于大道矣汝能如此惟我一人亦當受其多福無凶危矣其汝之美名亦終有稱誦之美辭於長世矣

顧命第二十四

周書　孔氏傳　孔穎達疏

成王將崩命召公畢公二公爲二伯中分天下而治之

率諸侯相康王作顧命臨終之命曰顧命。相息亮反顧工戸反馬云成王將崩顧命康王命召公畢公率諸侯輔相之

疏成王至顧命。正義曰成王病困將崩召集羣臣以言命太保召公太師畢公使率領天下諸侯輔相康王史敘其事作顧命。傳二公至治之。正義曰禮記曲禮下文云九州之長曰牧五官之長曰伯是職方鄭玄云職主也謂爲三公者是伯分主東西者也周禮大宗伯云八命作牧九命作伯鄭云謂上公有功德者加命爲二伯此禮文皆伯尊於牧牧主一州明伯是中分天下者也禮言職方是各主一方也此二伯即以三公爲之隱五年公羊傳云諸公者何天子三公天子三公者何天

子之相也天子之相何以三自陜而東者周公主之自陜而西者召公主之一相處乎內是言三公爲二伯也公羊傳漢世之書陜縣者漢之弘農郡所治其地居二京之中故以爲二伯分掌之界周公所分亦當然也公羊傳所言周召分主謂成王卽位之初此時周公已薨故畢公代之周官篇三公之次太師太傅太保太保最在下此篇以召公爲先者三公命數尊卑同也王就其中委任賢者任之重者則在前耳○傳臨終至顧命○正義曰說文云顧還視也鄭玄云迴首曰顧顧是將去之意此言臨終之命曰顧命言臨將死去迴顧而爲語也

顧命 實命羣臣敘以要言

惟四月哉生魄王不懌 成王崩年之四月始生魄月十六日王有疾故不悅懌○懌音亦馬本作不釋云不釋疾不解也 **甲子王乃洮頮水相被冕服憑玉几** 王大發大命臨羣臣必齊戒沐浴今疾病故但洮盥頮面扶相者被以冠冕加朝服憑玉几以出命○洮他刀反徐音逃馬云洮洮髮也頮音悔說文作沬云古文作頮馬云頮頮面也被皮義反徐扶僞反注同憑皮冰反下同說文作凭云依倚也字林同父冰反齊側皆反盥音管又音灌朝直遙反

乃同召太保奭芮伯彤伯畢公衞侯毛公 同召六卿下至御治事太保畢毛稱公則三公矣此先後六卿次第冢宰第一召公領之司徒第二芮伯爲之宗伯第三彤伯爲之司馬第四畢公領之司寇第五衞侯爲之司空第六毛公領之召芮彤畢衞毛皆國名入爲天子公卿○奭音釋芮如銳反彤徒冬反

師氏虎臣百尹御事 師氏大夫官虎臣虎賁氏百尹百官之長及諸御治事者

【疏】顧命至御事○正義曰發首至百尹御事敘王以病召臣爲發言之端自王曰至冒貢于非幾是顧命之辭也茲既受命至立于側階言命後王崩欲宣王命布陳儀衞之事也自王麻冕已下敘康王受命之事○傳實命至要言○正義曰王之所命實普命羣臣序以要約爲言直云命召公畢公傳不於上召公畢公之下而解於顧命之下言之者以上欲指明二公中分天下之事非是揔語故命不得言之顧命是揔命羣臣非但召畢而已故於此解也○傳成王至悅懌○正義曰成王崩年經典不載漢書律歷志云成王卽位三十年四月庚戌朔十五日甲子哉生魄卽引此顧命之文以爲成王卽位三十年而崩此是劉歆說也孔以甲子爲十六日則不得與歆同矣鄭玄云此成王二十八年傳惟言成王崩年未知成王卽位幾年崩也志又云死魄朔也生魄望也明死魄生從望爲始故始生魄爲月十六日卽是望之日也釋詁云釋樂也有疾故不悅懌下云病日臻既彌留則成王遇病已多日矣於哉生魄下始言王不懌者甲子是發命之日爲洮頮張本耳○傳王大發至出命○正義曰凡有敬事皆當潔清王將發大命臨羣臣必齋戒沐浴今以病疾之故不能沐浴故但洮頮而已禮洗手謂之盥洗面謂之頮內則云子事父母面垢燂潘請靧頮是洗面知洮爲盥手言水謂洮盥俱用水扶相王者以冕服加王鄭

玄云相者正王服位之臣謂太僕或當然也被以冠冕以冕服被王首也加朝服以服加王身也
謂以袞冕朝諸侯之服加王身也鄭以爲玄冕知不然者以顧命羣臣大發大命以文武之業傳
社稷之重不應惟服玄冕而已覲禮王服袞冕而有玉几此旣憑玉几明服袞冕也周禮司几筵
云凡大朝覲王位設黼扆扆前南向設左右玉几是王見羣臣當憑玉几以出命○傳同召至公
卿○正義曰下及御事蒙此同召之文故云同召六卿下及御事也以王病甚故同時俱召之太
保是三公官名畢毛又亦稱公知此三人是三公也三人是三公而與侯伯相次知六者是六卿
衞侯爲司寇而位第五知此先後是六卿次第也以三公尊故待言公其餘三卿舉其本爵見其
以國君入爲卿也天子三公皆以卿爲之不復別置其人高官兼攝下司者漢世以來謂之爲領
故言召公領之毛公領之定四年左傳云康叔爲司寇知此六人依周禮次第爲六卿也王肅云
彤姒姓之國其餘五國姒姓畢毛文王庶子衞侯康叔所封武王母弟依世本史記爲說也○傳
師氏至事者○正義曰周禮師氏中大夫掌以美詔王居虎門之左司王朝得失之事帥其屬守
王之門重其所掌故於虎臣並於百尹之上特言之尹訓正也故百尹爲百官之長諸御治事謂
諸掌事者蓋大夫士皆被召也王肅云治事蓋羣士也

王曰嗚呼疾大漸惟幾自嘆其疾大進篤惟危殆○幾音機徐音畿下同病日臻旣彌留恐不獲誓言嗣茲予審訓命汝病日至言困甚已久留言無瘳恐不得結信出言嗣續我志以此故我詳審教命汝○瘳勑留反

昔君文王武王宣重光奠麗陳教則肄言昔先君文武布其重光累聖之德定天命施陳教則勤勞○重光馬云日月星也太極上元十一月朔旦冬至日月如疊璧五星如連珠故曰重光重直龍反麗力馳反肄徐以至反又以制反肄不違用克達殷集大命文武定命陳教雖勞而不違道故能通殷爲周成其大命

在後之侗敬迓天威嗣守文武大訓無敢昏逾在文武後之侗稚成王自斥敬迎天之威命言奉順繼守文武大教無敢昏亂逾越言戰慄畏懼○侗徐音同又勑動反馬本作詷云共也斥昌亦反

今天降疾殆弗興弗悟爾尚明時朕言今天下疾我身甚危殆不起不悟言必死汝當庶幾明是我言勿忽略

用敬保元子釗弘濟于艱難用奉我言敬安太子釗釗康王名大度於艱難勤德政○釗姜遼反又音昭徐之肴反柔遠能邇安勸小大庶邦言當和遠又能和近安小大衆國勸使爲善

思夫人自亂于威儀爾無以釗冒貢于非幾羣臣皆宜思夫人夫人自治正於威

儀有威可畏有儀可象然後足以率人汝無以釗冒進于非危之事

疏 王曰至非幾。正義曰王召羣臣既集乃言而歎曰嗚呼我疾大進益重惟危殆矣病日日益至言病困已甚病既久留於我身恐一旦暴死不得。結誓出言語以繼續我志以此故我今詳審教訓命誥汝等昔先君文王武王布其重光累聖之德安定天命施陳教誨則勤勞矣文武定命陳教雖勞而不違於道用能通殷爲周成其大命。代殷爲主至文武後之侗稚成王自謂已也言已常敬迎天之威命終當奉順天道繼守文武大教無敢昏亂逾越言。當戰慄畏懼恐墜文武之業今天降疾於我身甚危殆矣不能更起不復覺悟言已必死汝等庶幾明是我言勿忽略之用我之語敬安太子釗大渡於艱難言當安和遠人又須能和近人當爲善政遠近俱安之又當安勸小大衆國於彼小大衆國皆安之勸之安之使國得安存勸之使相勸爲善汝羣臣等思夫人夫人衆國各自治正於威儀有威有儀然後可以率人無威無儀則民不從命戒使愼威儀也汝無以釗冒進於非事危事欲令戒其不爲惡也。傳病日至命汝。正義曰病日至者言日日益至徧於身體困甚也已久留者言病來多日無瘳愈也恐死不得結信出言嗣續我志志欲有言若不能言則不得續志以此及今能言故我詳審出言教命彼言已詳審欲其敬聽之。傳今天至忽略。正義曰孔讀殆上屬爲句今天下疾我身甚危殆也不起言身不能起不悟言心不能覺悟病者形弱神亂不起不悟言必死也

茲既受命還 此羣臣已受賜命各還本位 出綴衣于庭越翼日乙丑王崩 綴衣幄帳羣臣既退徹出幄帳於庭王寢於北墉下東首反初生於其明日王崩。出如字徐尺遂反綴丁衛反下同王崩馬本作成王崩注安民立政曰成幄於角反下同墉音容本亦作牖音毛又反

太保命仲桓南宮毛 冢宰攝政故命二臣桓毛名 俾爰齊侯呂伋以二干戈虎賁百人逆子釗於南門之外 臣子皆侍左右將正太子之尊故出於路寢門外使桓毛二臣各執干戈於齊侯呂伋索虎賁百人更新逆門外所以殊之伋爲天子虎賁氏。俾必爾反伋居及反齊侯名太公子 延入翼室恤宅宗 明室路寢延之使居憂爲天下宗主 丁卯命作冊度 三日命史爲冊書法度傳顧命於康王。度舊音杜洛反恐誤注云作冊書法度音宜如字傳直專反

疏 茲既至冊度。正義曰此羣臣既受王命還復本位出連綴之衣王所坐幄帳置之於庭於其明日乙丑王崩矣太保召公命仲桓南宮毛使此二人於齊侯呂伋之所以二干戈桓毛各執其一又取虎賁之士百人迎太子釗於南門之外逆此太子使入於路寢明室令太子在室當喪憂居爲天下宗主正其將王之位以繫羣臣之心也。傳此羣至本位。正義曰周禮射人掌國之三公孤卿大夫之位三公北面孤東面卿大夫西面鄭玄云不言士者此與諸侯之賓射士

不與也凡朝燕及射臣見於君之禮同鄭知然者以周禮司士掌治朝之位與射人同是天子之朝位與射禮位同案燕禮小臣納卿大夫卿大夫皆北面公命爾卿東方西面爾大夫少進皆北面大射禮其位亦然是諸侯燕位與射位同故云朝燕及射臣見於君之禮同但天子臣多故三公北面孤東面卿大夫西面諸侯臣少故卿西面大夫北面其士與天子同皆門內西方東面其入門當立定位如是及王呼與言必各自前進已受顧命退還本位者謂還本治事之位故孔下傳云朝臣就次謂退王庭而還治事之處。傳綴衣至王崩。正義曰綴衣者連綴衣物出之於庭則是從內而出下云狄設黼扆綴衣則綴衣是黼扆之類黼扆是王坐立之處知綴衣是施張於王坐之上故以爲幄帳也周禮幕人掌帷幕幄帟綬之事鄭玄云在旁曰帷在上曰幕帷幕皆以布爲之四合象宮室曰幄王所居之帳也帟王在幕居幄中坐上承塵也幄帟皆以繒爲之然則幄帳是黼扆之上所張之物此言出綴衣於庭則亦并出黼扆故下句云象王平生之時更復設之王發顧命在此黼扆幄帳之坐命訖乃復反於寢處以王病重不復能臨此坐故徹出幄帳於庭將欲爲死備也傳更解徹去幄帳之意以王病困寢不在此喪大記云疾病君大夫徹懸士去琴瑟寢東首於北墉下廢牀鄭玄云廢去也人始生在地去牀庶其生氣反也記言君大夫士則尊卑皆然故知此時王亦寢於北墉下東首反初生也。傳臣子至賁氏。正義曰天子初崩太子必在其側解其迎於門外之意於時臣子皆侍左右將正太子之尊故使太子出於路寢門外更迎入所以殊之也經言以二干戈文在齊侯呂伋下似就齊侯取干戈傳言使桓毛二臣各執干戈於齊侯呂伋索虎賁則是執干戈就齊侯傳似反於經者於時新遭大禍內外嚴戒桓毛二人必是武臣宿衛先執干戈太保就命使之就干戈以往傳達其意故移干戈之文於齊侯之上傳言是實也經言於齊侯呂伋下言以二干戈虎賁百人者指說迎太子之時有此備衛耳非言二人干戈亦是齊侯授也周禮虎賁氏下大夫其屬有虎士八百人知伋爲天子虎賁氏故就伋取虎賁也。傳明室至宗主。正義曰釋言云翼明也喪大記云君大夫卒於路寢以諸侯薨於路寢知天子亦崩於路寢今延太子入室必延入喪所知翼室是明室謂路寢也路寢之大者故以明言之延之使憂居喪主爲天下宗主也。傳三日至康王。正義曰周禮內史掌策命故命內史爲策書也經不言命史史是常職不假言之將崩雖口有遺命未作策書故以此日作之既作策書因作受策法度下云曰皇后憑玉几宣成王言是策書也將受命時升階即位及傳命已後康王荅命受同祭饗皆是法度

越七日癸酉伯相命

士須材邦伯爲相則召公於丁卯七日癸酉召公命士致材木須待以供喪用。相息亮反供音恭

狄設黼扆綴衣狄下士扆屏風畫爲斧文置戶牖間復設幄帳象平生所爲。黼音甫徐音補扆於豈反屏步經反畫胡卦反牖音酉復扶又反

疏越七日至癸酉。正義曰自此以下至立于側階惟命士須材是擬供喪用其

餘皆是將欲傳命布設之士。四坐王之所處者器物國之所寶者車輅王之所乘者陳之所以華國且以示重顧命其執兵器立于門內堂階者所以備不虞亦為國家之威儀也。傳邦伯至喪用。正義曰成王既崩事皆聽於冢宰自非召公無由發命知伯相即召公也王肅云召公為二伯相王室故曰伯相上言太保命仲桓此改言伯相者於此所命士多非是國相不得大命諸侯故改言伯相以見政皆在焉於丁卯七日癸酉則王乙丑崩於今已九日矣於九日始傳顧命不知其所由也鄭玄云癸酉蓋大斂之明日也鄭大夫巳上殯斂皆以死之來日數天子七日而殯於死日為八日故以癸酉為殯之明日孔不為傳不必如鄭說也須訓待也今所命者皆為喪士。知命士須材者召公命士致材木須待以供喪用謂槨與明器是喪之雜用也案士喪禮將葬筮宅之後始作槨及明器此既殯即須材木者以天子禮大當須預營之故禮記云虞人致百祀之木可為棺槨者斬之是與士禮不同顧氏亦云命士供葬槨之材。傳狄下至所為。正義曰禮記祭統云狄者樂吏之賤者也是賤官有名為狄者故以狄為下士喪大記復魄之禮云狄人設階是喪事使狄與此同也釋宮云牖戶之間謂之扆李巡曰謂牖之東戶之西為扆郭璞曰窻東戶西也禮云斧扆者以其所在處名之郭璞又云禮有斧扆形如屏風畫為斧文置於扆地因名為扆是先儒相傳黼扆者屏風畫為斧文在於戶牖之間考工記云畫繢之事白與黑謂之黼是用白黑畫屏風置之於扆地故名此物為黼扆上文言出綴衣於庭此復設黼扆帷幄帳者象王平生時所為也經於四坐之上言設黼扆綴衣則四坐皆設之此經所云狄設亦是伯相命狄使設之不言命者上云命士此蒙命文設四坐及陳寶玉兵器與輅車各有所司皆是相命不言所命之人從上省文也

牖間南嚮敷重篾席黼純華玉仍几

篾桃枝竹白黑雜繒緣之華彩色華玉以飾憑几仍因也因生時几不改作此見羣臣覲諸侯之坐。嚮許亮反篾眠結反馬云纖蒻純之允反又之閏反下同緣悅絹反本或作純

西序東嚮敷重底席綴純文貝仍几

東西廂謂之序底蒻苹綴雜彩有文之貝飾几此旦夕聽事之坐。底之履反馬云靑蒲也蒻音弱苹音平

東序西嚮敷重豐席畫純雕玉仍几

豐莞彩色為畫雕刻鏤此養國老饗羣臣之坐。豐芳弓反莞音官又音關鏤來豆反

西夾南嚮敷重筍席玄紛純漆仍几

西廂夾室之前筍蒻竹玄紛黑綬此親屬私宴之坐故席几質飾。夾工洽反徐音頰注同筍息允反馬云筍箬也徐云竹子竹為席于貧反紛孚云反漆音七徐七利反綬音受

越玉五重陳寶

於東西序坐北列玉五重又陳先王所寶之器物。越玉馬云越地所獻玉也重直容反

赤刀大訓弘璧琬琰在西序

寶刀赤刀削大訓虞書典謨大璧琬

玫之珪爲二重。琬紆晼反玫以冉反削音笑**大玉夷玉天球河圖在東序**三玉爲三重夷常也球雍州所貢河圖八卦伏犧。王天下龍馬出河遂則其文以畫八卦謂之河圖及典謨皆歷代傳寶之。夷玉馬云東夷之美玉說文夷玉卽珣玗琪球音求馬云玉磬雍於用反本亦作邕**胤之舞衣大貝鼖鼓在西房**胤國所爲舞者之衣皆中法大貝如車渠鼖鼓長八尺商周傳寶之西房西夾坐東。鼖扶云反注同中丁仲反車尺遮反車渠車輞也**兌之戈和之弓垂之竹矢在東房**兌和古之巧人垂舜共工所爲皆中法故亦傳寶之東房東廂夾室。兌徒外反共音恭**大輅在賓階面綴輅在阼階面**大輅玉綴輅金面前皆南向。阼才故反向許亮反**先輅在左塾之前次輅在右塾之前**先輅象次輅木金玉象皆以飾車木則無飾皆在路寢門內左右塾前北面凡所陳列皆象成王生時華國之事所以重顧命。塾音孰一音育重有用反

【疏】牖間至漆仍几

。正義曰牖謂窻也間者窻東戶西戶牖之間也周禮司几筵云凡大朝覲大饗射凡封國命諸侯王位設黼扆扆前南向設莞筵紛純加繅席畫純加次席黼純左右玉几彼所設者卽此坐也又云戶牖之間謂之扆彼言扆前此言牖間卽一坐也彼言次席黼純此言篾席黼純亦一物也周禮天子之席三重諸侯之席再重則此四坐所言敷重席者其席皆敷三重舉其上席而言重知其下更有席也此牖間之坐卽是周禮扆前之坐篾席之下二重其次是繅席畫純其下是莞筵紛純也此一坐有周禮可據知其下二席必然下文三坐禮無其事以扆前一坐敷三重之席知下三坐必非一重之席敷三坐。但不知其下二重是何席耳周禮天子左右几諸侯惟右几此言仍几則四坐皆左右几也鄭玄云左右有几優至尊也。傳篾桃至之坐。正義曰此篾席與周禮次席一也鄭注彼云次席桃枝席有次列成文鄭玄不見孔傳亦言是桃枝席則此席用桃枝之竹必相傳有舊說也鄭注此下則云篾析竹之次青者王肅云篾席纖蒻苹席並不知其所據也考工記云白與黑謂之黼釋器云緣謂之純知黼純是白黑雜繒緣之蓋以白繒黑繒錯雜彩以緣之鄭玄注周禮云斧謂之黼其繡白黑采也以絳帛爲質其意以白黑之線縫刺爲黼又以緣席其事或當然也華是彩之別名故以爲彩色用華玉以飾憑几也鄭玄云華玉五色玉也仍因也釋詁文周禮云凡吉事變几凶事仍几禮之於几有變有仍故特言仍几以見因生時几不改作也此見羣臣覲諸侯之坐周禮之文知之又覲禮天子待諸侯設斧扆於戶牖之間左右几天子袞冕負斧扆彼在朝此在寢爲異其牖間之坐則同。傳東西至之坐。正義曰東西廂謂之序釋宮文孫炎曰堂東西牆所以別序內外也禮注謂蒲席爲蒻苹孔以底席爲蒻苹當謂蒲爲蒲蒻之席也史游急就篇云蒲蒻藺席蒲蒻謂此也王肅云底席青蒲席也鄭玄云底致也

篾纖致席也鄭謂此底席亦竹席也凡此重席非有明文可據各自以意說耳綴者連綴諸色席
必以彩爲緣故以綴爲雜彩也貝者水虫取其甲以飾器物釋魚於貝之下云餘蚳黃白文餘泉
白黃文李巡曰貝甲以黃爲質白爲文彩名爲餘蚳貝甲以白爲質黃爲文彩名爲餘泉有文之
貝飾几謂用此餘蚳餘泉之貝飾几也此旦夕聽事之坐鄭王亦以爲然牖間是見羣臣覲諸侯
之坐見於周禮其東序西嚮養國老饗羣臣之坐者案燕禮云坐於阼階上西嚮則養國老及饗
與燕禮同其西序之坐在燕饗坐前以其旦夕聽事重於燕飲故西序爲旦夕聽事之坐夾室之
坐在燕饗坐後又夾室是隱映之處又親屬輕於燕饗故夾室爲親屬私宴之坐案朝士職掌治
朝之位王南面此西序東嚮者以此諸坐並陳避牖間南嚮覲諸侯之坐故也王肅說四坐皆與
孔同○傳豐莞至之坐○正義曰釋草云莞苻蘺郭璞曰今之西方人呼蒲爲莞用之爲席也又
云蒚鼠莞樊光曰詩云下莞上簟郭璞曰似莞而纖細今蜀中所出莞席是也王肅亦云豐席莞
鄭玄云豐席刮凍竹席考工記云畫繢之事雜五色是彩色爲畫蓋以五彩色畫帛以爲緣鄭玄
云似雲氣畫之爲緣釋器云玉謂之彫金謂之鏤木謂之刻是彫爲刻鏤之類故以刻鏤解彫蓋
雜以金玉刻鏤爲飾也○傳西廂至質飾○正義曰下傳云西房西夾坐東東房東廂夾室然則
房與夾室實同而異名天子之室有左右房房卽室也以其夾中央之大室故謂之夾室此坐在
西廂夾室之前故繫夾室言之釋草云筍竹萌孫炎曰竹初萌生謂之筍是筍爲蒻竹取筍竹之
皮以爲席也紛則組之小別鄭玄周禮注云紛如綬有文而狹者也然則紛綬一物小大異名故
傳以玄紛爲黑綬鄭於此注云以玄組爲之緣周禮大宗伯云以飲食之禮親宗族兄弟鄭玄云
親者使之相親人君有食宗族飲酒之禮所以親之也文王世子云族食世降一等是天子有與
親屬私宴之事以骨肉情親不事華麗故席几質飾也○傳於東至器物○正義曰此經爲下揔
目下復分別言之越訓於也於者於其處所上云西序東嚮則西旁已有王之坐矣下
句陳玉復云在西序在東序者明於東西序坐北也序者牆之別名其牆南北長坐北猶有序牆
故言在西序在東序也西序二重東序三重二序共爲列玉五重又陳先王所寶之器物河圖大
訓貝鼓戈弓皆是先王之寶器也○傳寶刀至二重○正義曰上言陳寶非寶則不得陳之故知
赤刀爲寶刀也謂之赤刀者其刀必有赤處刀一名削故名赤刀削也禮記少儀記執物授人之
儀云刀授穎削授拊鄭玄云避用時也穎鐶也拊謂把也然則刀施鐶削用把削似小於刀相對
爲異散文則通故傳以赤刀爲赤刀削吳錄稱吳人嚴白虎聚家反遣弟輿治孫策策引白削斫
虎輿體動曰我見刃爲然然赤刃爲赤削白刃爲白削是削爲刀之別名明矣周禮考工記云築
氏爲削合六而成規鄭注云曲刃刀也又云赤刀者武王誅紂時刀赤爲飾周正色不知其言何
所出也大訓虞書典謨王肅亦以爲然鄭云大訓謂禮法先王德教皆是以意言耳弘訓大也大
璧琬琰之圭爲二重則琬琰共爲一重周禮典瑞云琬圭以治德琰圭以易行則琬琰別玉而共

爲重者葢以其玉形質同故不別爲重也考工記琬圭琰圭皆九寸鄭玄云大璧大琰皆度尺二
寸者孔旣不分爲二重亦不知何所據也○傳三玉至寶之○正義曰三玉爲三重與上共爲五
重也夷常釋詁文禹貢雍州所貢球琳琅玕知球是雍州所貢也常玉天球傳不解常天之義未
審孔意如何王肅云夷玉東夷之美玉天球玉磬也亦不解稱天之意鄭玄云大玉華山之球也
夷玉東北之珣玗琪也天球雍州所貢之玉色如天者皆璞未見琢治故不以禮器名之釋地云
東方之美者有醫無閭之珣玗琪焉東方實有此玉鄭以夷玉爲彼玉未知經意爲然否河圖八
卦是伏羲氏王天下龍馬出河遂則其文以畫八卦謂之河圖當孔之時必有書爲此說也漢書
五行志劉歆以爲伏犧氏繼天而王受河圖則而畫之八卦是也劉歆亦如孔說是必有書明矣
易繫辭云古者包犧氏之王天下也仰則觀象於天俯則觀法於地觀鳥獸之文與地之宜近取
諸身遠取諸物於是始作八卦都不言法河圖也而此傳言河圖者葢易理寬弘無所不法直如
繫辭之言所法已自多矣亦何妨更法河圖也且繫辭又云河出圖洛出書聖人則之若八卦不
則河圖餘復何所則也王肅亦云河圖八卦也璧玉人之所貴是爲可寶之物八卦典謨非金玉
之類嫌其非寶故云河圖及典謨皆歷代傳寶之此西序東序各陳四物皆是臨時處置未必別
有他義下二房各有二物亦應無別意也○傳胤國至坐東○正義曰以夏有胤侯知胤是國名
也胤是前代之國舞衣至今猶在明其所爲中法故常寶之亦不知舞者之衣是何衣也大貝必
大於餘貝伏生書傳云散宜生之江淮取大貝如大車之渠是言大小如車渠也考工記謂車罔
爲渠大小如車罔其貝形曲如車罔故比之也考工記云鼓長八尺謂之鼖鼓釋樂云大鼓謂之
鼖此鼓必有所異周與至此未久當是先代之器故云商周傳寶之西序即是西夾西夾之前已
有南向坐矣西序亦陳之寶近在此坐之西知此在西房者在西夾室東也○傳兌和至夾室○
正義曰戈弓竹矢巧人所作垂是巧人知兌和亦古人之巧人也垂舜共工舜典文若不中法即
不足可寶知所爲皆中法故亦傳寶之垂是舜之共工竹矢葢舜時之物其兌和之所作則不知
寶來幾何世也故皆言傳寶之耳東夾室無坐故直言東廂夾室陳於夾室之前也案鄭注周禮
宗廟路寢制如明堂明堂則五室此路寢得有東房西房者鄭志張逸以此問鄭荅云成王崩在
鎬京鎬京宮室因文武更不改作故同諸侯之制有左右房也孔無明說或與鄭異路寢之制不
必同明堂也○傳大輅至南向○正義曰周禮巾車掌王之五輅玉輅金輅象輅革輅木輅是爲
五輅也此經所陳四輅必是周禮五輅之四大輅輅之最大故知大輅玉輅也綴輅繫綴於下必
是玉輅之次故爲金輅也面前者據人在堂上面向南方知面前皆南向謂轅向南也地道尊右
故玉輅在西金輅在東○傳先輅至顧命○正義曰此經四輅兩兩相配上言大輅綴輅此言先
輅次輅二者各自以前後爲文王輅金即次象故言先輅象其木輅在象輅之下故云次輅木也
又解四輅之名金玉象皆以飾車三者以飾爲之名木則無飾故指木爲名耳鄭玄周禮注云革

輅輓之以革而漆之木輅不輓以革漆之而已以直㯃其木故以木爲名木輅之上猶有革輅不以次輅爲革輅者禮五輅而此四輅於五之內必將少一蓋以革輅是兵戎之用於此不必陳之故不云革輅而以木輅爲次馬融王肅皆云不陳戎輅者兵事非常故不陳之孔意或當然也鄭玄以綴次是從後之言二者皆爲副貳之車。先輅是金輅也綴輅是玉輅之貳次輅是金輅之貳不陳象輅木輅革輅者主於朝祀而已未知孔鄭誰得經旨成王殯在路寢下云二人執惠立于畢門之內畢門是路寢之門知此陳設車輅皆在路寢門內也釋宮云門側之堂謂之塾孫炎曰夾門堂也塾前陳車必以轅向堂故知左右塾前皆北面也左塾者謂門內之西右塾者門內之東故以此面言之爲左右所陳坐位器物皆以西爲上由王殯在西序故也其執兵宿衛之人則先東而後西者以王在東宿衛敬新王故也顧氏云先輅在左塾之前在寢門內之西北面對玉輅次輅在右塾之前在寢門內之東對金輅也凡所陳列自狄設黼扆已下至此皆象成王生時華國之事所以重顧命也鄭玄亦云陳寶者方有大事以華國也周禮典路云若有大祭祀則出路大喪大賓客亦如之是大喪出輅爲常禮也

二人雀弁執惠立于畢門之內士衛殯與在廟同故雀韋弁惠三隅矛路寢門一名畢門。弁皮彥反徐扶變反**四人綦弁執戈上刃夾兩階戺**綦文鹿子皮弁亦士堂廉曰戺士所立處。綦音其馬本作騏云青黑色夾徐工洽反戺音俟徐音士廉力占反稜也**一人冕執劉立于東堂一人冕執鉞立于西堂**冕皆大夫也劉鉞屬立於東西廂之前堂**一人冕執戣立于東垂一人冕執瞿立于西垂**戣瞿皆戟屬立于東西下之階上。戣音逵瞿其俱反徐音懼**一人冕執銳立于側階**銳矛屬也側階北下立階上。銳以稅反

疏 二人至側階。正義曰禮大夫服冕士服弁也此所執者凡有七兵立于畢門之內及夾兩階立堂下者服爵弁綦弁者皆士也以其去殯遠故使士爲之其在堂上服冕者皆大夫也以其去殯近皆使大夫爲之先門次階次堂從外向內而敘之也次東西垂次側階又從近向遠而敘之也在門者兩守門兩廂各一人故二人在階者兩廂各二人故四人禮記明堂位三公在中階之前考工記夏后氏世室九階鄭玄云南面三三面各二鄭玄又云宗廟及路寢制如明堂則路寢南面亦當有三階矣此惟四人夾兩階不守中階者路寢制如明堂惟鄭玄之說耳路寢三階不書亦未有明文縱有中階中階無人升降不須以兵衛之。傳士衛至畢門。正義曰士入廟助祭乃服雀弁於此服雀弁者士衛王殯與在廟同故爵韋弁也鄭玄云赤黑曰雀言如雀頭色也雀弁同如冕黑色但無藻耳然則雀弁所用當與冕同阮諶三禮圖云雀弁以三十升布爲之此傳言雀韋弁者蓋以周禮司服云凡兵事韋弁服此人執兵宜

以革爲之異於祭服故言雀韋弁下云綦弁孔言鹿子皮爲弁然則下言冕執兵者不可以韋爲冕未知孔意如何天子五門臯庫雉應路也下云王出在應門之內出畢門始至應門之內知畢門卽是路寢之門一名畢門也此經所陳七種之兵惟戈經傳多言之考工記有其形制其餘皆無文傳惟言惠三隅矛鋭亦矛也戣瞿皆戟屬不知何所據也劉鉞屬者以劉與鉞相對故言屬以似之而別又不知何以爲異古今兵器名異體殊此等形制皆不可得而知也鄭玄云惠狀蓋斜刃宜芟刈戈卽今之句孑戟劉蓋今鑱斧鉞大斧戣瞿蓋今三鋒矛鋭矛屬凡此七兵或施矜或著柄周禮戈長六尺六寸其餘未聞長短之數王肅惟云皆兵器之名也○傳綦文至立處○正義曰鄭玄云青黑曰綦王肅云綦赤黑色孔以爲綦文鹿子皮弁各以意言無正文也大夫則服冕此服弁知亦士也堂廉曰戺相傳爲然廉者稜也所立在堂下近於堂稜○傳冕皆至前堂○正義曰周禮司服云大夫之服自玄冕而下知服冕者皆大夫也鄭玄云序內半以前曰堂謂序內簷下自室壁至於堂廉中半以前揔名爲堂此立於東堂西堂者當在東西廂近階而立以備升階之人也○傳戣瞿至階上○正義曰釋詁云疆邊衛圉垂也則垂是遠外之名此經所言冕則在堂上弁則在堂下此二人服冕知在堂上也堂上而言東垂西垂知在堂上之遠地當於序外東廂西廂必有階上堂知此立于東西堂之階上也○傳鋭矛至階上○正義曰鄭王皆以側階爲東下階也然立于東垂者已在東下階上何由此人復共並立故傳以爲北下階上謂堂北階北階則惟堂北一階而已側猶特也

王麻冕黼裳由賓階隮王及羣臣皆吉服用西階升不敢當主

卿士邦君麻冕蟻裳入卽位公卿大夫及諸侯皆同服亦廟中之禮蟻裳名色玄○蟻魚綺反

太保太史太宗皆麻冕彤裳執事各異裳彤纁也太宗上宗卽宗伯也

太保承介圭上宗奉同瑁由阼階隮大圭尺二寸天子守之故奉以奠康王所位同爵名瑁所以冒諸侯圭以齊瑞信方四寸邪刻之用阼階升由便不嫌○冒莫報反

太史秉書由賓階隮御王册命太史持册書顧命進康王故同階

疏王麻至册命○正義曰此將傳顧命布設位次卽上所作法度也凡諸行禮皆賤者先置此必卿士邦君卽位既定然後王始升階但以君臣之序先言王服因服之下卽言升階從省文卿士邦君無所執事故直言卽位而已太保太史太宗皆執事之人故別言衣服各自所職不得卽言升階故別言所執各從升階爲文次也卿士王臣故先於邦君太史乃是大宗之屬而先於太宗者太史之職掌册書此禮主以爲册命太史所掌事重故先言之○傳王及至當主○正義曰禮績麻三十升以爲冕故稱麻冕傳嫌麻非吉服故言王及羣羣臣皆吉服也王麻冕者蓋衮冕也周禮司服享先王則衮冕此禮授王册命進酒祭王且衮是王之上服於此正王之

尊明其服必衮冕也其卿士邦君當各以命服服卽助祭之冕矣衮鄭玄周禮注云衮之衣五章裳四章則衮衣之裳非獨有黼言黼裳者以裳之章色黼黻有文故特取爲文詩采菽之篇言王賜諸侯云玄衮及黼以黼有文故特言之鄭玄於此注云黼裳者冕服有文者也是言貴文故稱之禮君升阼階此用西階升者以未受顧命不敢當主也○傳公卿至色玄○正義曰卿士卿之有事者公則卿兼之此行大禮大夫亦與焉略舉卿士爲文公與大夫必在故傳言公卿大夫及諸侯皆同服言同服吉服此亦廟中之禮也言其如助祭各服其冕服也禮無蟻裳今云蟻者裳之名也蟻者蚍蜉蟲也此蟲色黑知蟻裳色玄以色玄如蟻故以蟻名之禮祭服皆玄衣纁裳此獨云玄裳者卿士邦君於此無事不可全與祭同改其裳以示變於常也太保太史有所主者則純如祭服暫從吉也入卽位者鄭玄云卿西面諸侯北面鄭玄惟據經卿士邦君言之其公亦北面孤東面也○傳執事至宗伯○正義曰此三官者皆執事俱彤裳而言各異裳者各自異於卿士邦君也彤赤也禮祭服纁裳纁是赤色之淺者故以彤爲纁言是常祭服也太宗與下文上宗一人卽宗伯之卿也○傳大圭至不嫌○正義曰考工記玉人云鎮圭尺有二寸天子守之鎮圭圭之大者介訓大也故知是彼鎮圭天子之所守故奉之以奠康王所位以明正位爲天子也禮又有大圭長三尺知介圭非彼三尺圭者典瑞云王搢大圭執鎮圭以朝日玉人云大圭長三尺天子服之彼搢於紳帶是天子之笏不是天子所守故知非彼三尺之大圭也上宗奉同瑁則下文云天子受同瑁大保必奠於位其奉介圭下文不言受介圭者以同瑁并在手中故不得執之太保必奠於其位但文不見耳禮於奠爵無名同者但下文祭酢皆用同奉酒知同是酒爵之名也玉人云天子執冒四寸以朝諸侯鄭玄注云名玉曰冒者言德能覆蓋天下也四寸者方以尊接卑以小爲貴禮天子所以執瑁者諸侯卽位天子賜之以命圭圭頭邪鋭其瑁當下邪刻之其刻闊狹長短如圭頭諸侯來朝執圭以授天子天子以冒之刻處冒彼圭頭若大小相當則是本所賜其或不同則圭是僞作知諸侯信與不信故天子執瑁所以冒諸侯之圭以齊瑞信猶今之合符然經傳惟言圭之長短不言闊狹瑁方四寸容彼圭頭則圭頭之闊無四寸也天子以一瑁冒天下之圭則公侯伯之圭闊狹等也此瑁惟冒圭耳不得冒璧璧亦稱瑞不知所以齊信未得而聞之也阼階者東階也謂之阼者鄭玄云冠禮注云阼猶酢也東階所以荅酢賓客是其義也禮凶事設洗於西階西南吉事設洗於東階東南此太保上宗皆行吉事盥洗在東故用阼階升由便以卑不嫌爲主人也鄭玄云上宗猶太宗變其文者宗伯之長大宗伯一人與小宗伯二人凡三人使其上二人也一人奉同一人奉瑁傳無明解當同於鄭也○傳太史至同階○正義曰訓御爲進大史擕策書顧命欲以進王故與王同升西階鄭玄云御猶嚮也王此時正立賓階上少東太史東面於殯西南而讀策書以命王嗣位之事孔雖以御爲進其意當如鄭言不言王面北可知也篇以顧命爲名指上文爲言顧命策書稟王之意爲言亦是顧命之事故傳言策書顧

命曰皇后憑玉几道揚末命命汝嗣訓冊命之辭大君成王言憑玉几所道稱揚終命所以感動康王命汝繼嗣其道言任重因以託戒○憑皮冰反臨君周邦率循大卞用是道臨君周國率羣臣循大法卞皮彥反徐扶變反燮和天下用荅揚文武之光訓言用和道和天下用對揚聖祖文武之大教敘成王意王再拜興荅曰眇眇予末小子其能而亂四方以敬忌天威言微微我淺末小子其能如父祖治四方以敬忌天威德乎謙辭託不能○眇彌小反

疏曰皇至光訓○正義曰此即丁卯命作之冊書也誥康王曰大君成王病困之時憑玉几所道稱揚將終之教命命汝繼嗣其道代爲民主用是道以臨君周邦率羣臣循大法用和道和天下用對揚聖祖文武之大教敘成王之意言成王命汝如此也○傳冊命至託戒○正義曰言憑玉几所道以示不憑玉几則不能言所以感動康王令其哀而聽之不敢忽也以訓爲道命汝繼嗣其道繼父道爲天下之主言所任者重因以託戒也○傳用是至大法○正義曰卞之爲法無正訓也告以爲法之道令率羣臣循之明所循者法也故以大卞爲大法王肅亦同也

乃受同瑁王三宿三祭三咤王受瑁爲主受同以祭禮成於三故酌者實三爵於王王三進爵三祭酒三奠爵告以受羣臣所傳顧命○咤陟嫁反字亦作宅又音妬徐又音詫又豬夜反說文作詫丁故反奠爵也馬作詫與說文音義同上宗曰饗祭必受福讚王曰饗福酒太保受同降受王所饗同下堂反於篚盥以異同秉璋以酢太保以盥手先異同實酒秉璋以酢祭半圭曰璋臣所奉王已祭太保又祭報祭曰酢○酢才各反授宗人同拜王荅拜宗人小宗伯佐太宗伯大宗供主○宗人供太保拜曰已傳顧命故授宗人同拜王荅拜尊所受命太保受同祭嚌太宗既拜而祭既祭受福嚌至齒則王亦至齒王言饗太保言嚌互相備○嚌才細反互音戶宅授宗人同拜王荅拜太保居其所授宗人同拜白成王以事畢王荅拜敬所白○宅如字馬同徐殆故反太保降收太保下堂則王亦可知有司於此盡收徹○徹尹列反又徐直列反

疏乃受至降收○正義曰王受冊命之時立於西階上少東北面太史於柩西南東面讀策書讀冊既訖王再拜上宗於王西南北面奉同瑁以授王王一手受同一手受瑁王又以瑁授宗人王乃執同就樽於兩楹之間酌酒乃於殯東西面立三進於神坐前祭神如前祭凡前祭酒酹地而奠爵訖復位再拜王又於樽所別以同酌酒祭神如前復三祭故云三宿三祭三咤然後酌福酒以授王上宗讚王曰饗福酒王再拜受酒跪而祭先嚌至齒興再拜太保受同降自東階反於篚

又盥以異同執璋升自東階適樽所酌酒至殯東西報祭之欲祭之時授宗人同拜白王柩云巳
傳顧命訖王則荅拜拜柩尊所受命太保乃於宗人處受同祭柩如王禮但一祭而巳祭訖乃受
福祝酌同以授太保宗人讚太保曰饗福酒太保再拜受同亦祭先而嚌至齒與再拜訖於所居
位授宗人同太保更拜白柩以事畢王又荅拜拜柩敬所白王與太保降階而下堂有司於是收
徹器物。傳王受至顧命。正義曰天子執瑁故受瑁爲主同是酒器故受同以祭鄭玄云王既
對神則一手受同一手受瑁然既受之後王受同而祭則瑁以授人禮成於三酌者實三爵於王
當是實三爵而續送三祭各用一同非一同而三反也釋詁云肅進也宿卽肅也故以宿爵而續
送祭各用一同爲一進三宿謂三進爵從立處而三進至神所也三祭酒三酹酒於神坐也每一
酹酒則一奠爵三奠爵於地也爲此祭者告神言巳巳受羣臣所傳顧命白神使知也經典無此
咤字咤爲奠爵傳記無文正以既祭必當奠爵既言三祭知三咤爲三奠爵也王肅亦以咤爲奠
爵鄭玄云徐行前曰肅却行曰咤王徐行前三祭又三却復本位與孔異也。傳祭必至福酒。
正義曰禮於祭末必飲神之酒受神之福其人祭則有受嘏之福禮特牲少牢主人受嘏福是受
神之福也其告祭小祀則不得備儀直飲酒而巳此非大祭故於上三奠爵訖上宗以同酌酒進
王讚王曰饗福酒也王取同嚌之乃以同授太保也。傳受王至於篚。正義曰上宗讚王以饗
福酒也卽云太保受同明是受王所饗同也祭祀飲酒之禮爵未用皆實於篚既飲皆反於篚知
此下堂反於篚也。傳太保至曰酢。正義曰祭祀以變爲敬不可卽用王同故太保以盥手更
洗異同實酒於同中乃秉璋以酢祭於上祭後更復報祭猶如正祭大禮之亞獻也周禮典瑞云
四圭有邸以祀天兩圭有邸以祀地圭璧以祀日月璋邸射以祀山川從上而下遞減其半知半
圭曰璋祭統云君執圭瓚大宗執璋瓚謂亞獻用璋瓚此非正祭亦是亞獻之類故亦執璋若助
祭公侯伯子男自得執圭璧也秉璋以酢是報祭之事王巳祭太保又報祭也酢訓報也故報祭
曰酢飲酒之禮稱獻酢者亦是報之義也。傳宗人至受命。正義曰上宗爲太宗伯知宗人爲
小宗伯也太保所以拜者白成王言巳巳傳顧命訖也將欲拜故先授宗人同拜者自爲拜神不
拜康王但白神言巳傳顧命之事先告王巳受顧命王荅拜者尊所受之命亦告神使知故荅拜
也王既祭則奠同於地太保不敢奠於地故以同授宗人然後拜也太保既酢祭而拜則王之奠
爵每奠必拜於王祭不言拜者祭酒必拜乃是常禮於王不言拜於太保言拜者足以見王拜也
。傳太保至相備。正義曰太保受同者謂太保既拜之後於宗人邊受前所受之同而進以祭
神既祭神之後遂更受福酒嚌以至齒禮之通例啐入口是嚌至於齒示飲而實不飲也太保報
王之祭事與王祭禮同而史錄其事二文不等故傳辨其意於太保言嚌至齒則王饗福酒亦嚌
至齒也於王言上宗曰饗則太保亦應有宗人曰饗二文不同互見以相備。傳太保至所白。
正義曰宅訓居也太保居其所於受福酒之處足不移爲將拜故授宗人同祭祀既畢而更拜者

白成王以事畢也既拜白成王以傳顧命事畢則王受顧命亦畢王荅拜敬所白也諸侯出廟門俟言諸侯則卿士已下亦可知殯之所處故曰廟待王後命○處昌呂反疏諸侯出廟門俟○正義曰廟門謂路寢門也出門待王後命卽作後篇後篇云二伯率諸侯入應門則諸侯之出應門之外非出廟門而已以其在廟行事事畢出於廟門不言出廟門卽止也

尚書注疏挍勘記卷十八

尚書注疏卷第十八宋板題在顧命前周官君陳二篇屬卷第十七古本作尚書卷第十一周官二十二周書孔氏傳山井鼎曰周官以下諸篇無古文尚書四字爲非盧文弨云周官下亦少第字

周官第二十二　周書

及其卽位之後宋板位作政　六服承德岳本六服作罔不案六服非也　巡行天下宋板巡下空一字　家不安則危纂傳家作邦按浦鏜亦謂家宜作邦　安其國於未危之前纂傳前作始按上句作前則此句當作始

所以爲正治古本岳本宋板正作至治下古本有之字　外主太岳之事閩本同毛本太作方

訓蹈其所建官而則之古本岳本宋板訓作順按疏云若與訓俱訓之爲順也明傳中兩順字一釋若一釋訓耳　使小大皆協睦葛本閩本明監本纂傳同古本岳本宋板纂傳無皆字古本睦下有之字毛本小大二字倒下疏同　主國禮治天地神祇人鬼之事纂傳天地神祇作天神地祇　及國之吉凶賓軍嘉五禮纂傳賓軍二字倒疏同　夏司馬討惡古本夏下有官字　秋司寇刑姦順時殺古本作秋官司寇刑姦惡順時敎殺之

順蹈其前代建官而法則之閩本明監本同案諸本傳順作訓疏仍作順獨毛本作訓宋板傳既作順則疏亦必作順不與毛本同山井鼎失按

吉禮之别十有二閩本作十有三非也　其職主戎馬之事閩本明監本同毛本其誤以　是主寇賊法禁治姦慝之人宋板

禁下空一字 恒由是與閩本明監本同毛本由作繇下所由下傳由志由勤竝同 是去而後反也宋板後作復按後字非也 令暨出口毛本暨作旣案暨字誤 無所覩見宋板覩作都盧文弨云疑是都無所見 戒汝卿之有事者宋板之作士按之字非也

而名且美古本岳本葛本宋板纂傳且作目

弗畏入畏古本入下衍可字 當思危懼古本當下有常字懼宋板作惟按當从宋本以惟字下屬 騶麗扶餘馯貌之屬岳本貌作貊貌字誤也

以幣賄賜肅慎之來賀古本來賀作夷也亾岳本宋板纂傳作夷亾疏標起訖亦作夷亡史記集解引孔傳云賄賜也孔疏述傳云以幣賜肅慎氏之夷也䟽又云王賜以財賄葢以財賄賜人因訓賄爲賜財賄卽幣也言幣言賜卽不必更言賄矣竊疑孔傳此句上當有賜賄也三字此句衍賄字 北方曰貉宋板同毛本作白誤

斥及奄君已定亳姑古本岳本宋板纂傳斥作并 恐天下迴心趣向之宋板閩本明監本同毛本迴作廻按廻字誤

君陳第二十三　周書

惟孝友于兄弟古本孝下有于孝二字山井鼎曰足利所藏古本論語及皇侃義疏本作惟孝于惟孝足利本論語作孝于惟孝潘岳閒居賦作孝乎惟孝乎于通用固無意義也所引之文少有異耳據斯數者今本尚書脫孝乎二字明矣○按今皇疏本亦作孝于惟孝山井鼎於論語考文亦祇言古本乎作于不言作惟孝于孝與此不合要之閒居賦最爲近之孝乎惟孝者猶言君子人與君子人也故曰美大孝之辭以乎爲于已不可通若作惟孝于孝更無是理古本之謬往往類此 卽畢命所去毛本去作云案去字誤

所聞之古聖賢之言古本岳本宋板纂傳之作上古本言下有也字 亦不能用之古本岳本宋板纂傳同毛本亦誤作而 無秉勢位作威

人上古本人作民下殷人有罪同

爾無忿疾于頑無求備于一夫古本唐石經岳本葛本宋板閩本明監本同毛本夫誤大 民者眞也宋板眞作寘案嚴杰云宋本是也鄭注論語泰伯可證鄭注呂刑亦可證

言人自然之性敦厚 古本人作民下傳人之於上汝治人能敬同

終有辭於永世 古本辭作詞 非但我受多福而已 古本宋板但作怛非也 見稱誦於長世 古本岳本葛本閩本明監本纂傳同毛本見作凡 因見所習之物 按傳見上有所字 常在於道德教之 許宗彥云教之二字因下句誤衍

顧命第二十四 周書 宋本下行題尚書注疏卷第十八

禮記曲禮下文云 宋板無文字 迴顧而爲語也 纂傳爲語作發命

王乃洮頮水 宋板無王字 王大發大命 岳本大作將按疏述注作將其標目仍作大又云顧命羣臣大發大命恐俱因注之誤而誤也續通解及纂傳載此注俱直云王發大命無將字 下至御治事 古本無治字按疏作下及御事殆因下傳而誤 顧命至御事 此下兩段疏一本在篇題下浦鏜云至御事三字誤衍

以上欲指明二公中分天下之事 宋板閩本同毛本二誤作三 傳成王至悅謂 案謂當作懌形近之譌 故待言公 毛本待作特案待字誤也 其餘五國姒姓 案姒當作姬形近之譌 蓋大夫士皆被召也 宋板無士字按續通解亦無士字

故能適殷 毛本適作通適字誤也 大度於艱難 古本岳本宋板度作渡按續通解亦作渡纂傳作度疏內同 不得結誓出言語 宋板得下空二字盧文弨云此無脫文但結誓疑當作結信誓 昔先君文王武王 毛本君誤作公 代殷爲主 宋板閩本明監本同毛本代作伐 言已常敬

迎天之威命 宋板閩本明監本同毛本威作成非也 言當戰慄畏懼 毛本當作常案所改是也 恐死不得結信出言 宋板不上空一字

則不得續志 宋板同毛本得作能 故我詩耆出言教命汝 毛本詩耆作詳審案詩耆無解是形近之譌 言必死也 宋板閩本明監本同毛本死作殆

此羣臣已受賜命 古本岳本宋板續通解纂傳賜作顧是也 王寢於北墉下 陸氏曰墉本亦作牖○按墉牖字相似鄭注喪大記兩存之續通解纂傳引此

注俱作牖 還復本位宋板閩本同毛本還復二字倒 下云狄設黼扆綴衣纂傳云作文 帟王在幕居幄中坐上承塵

也宋板居作若與周禮注本文合 就干戈以往毛本就作執按續通解作執 君大夫卒於路寢宋板及續通解大夫作夫人按作大夫非也 延之

使憂居喪主爲天下宗主也續通解作延使之居憂爲天下喪主也按兩本疑俱有脫誤 將崩雖口有遺命宋板將上有王之二字 故

以此日作之宋板以作於按宋本是也

置戶牖間齊召南云周禮司几筵賈疏引此注曰其置竟戶牖間似賈所見本置字上有其字下有竟字 越七日至癸酉各本癸酉皆作綴衣癸酉誤也

其餘皆是將欲傳命布設之士閩本明監本同毛本士作事是也下皆爲喪士同 不言命者閩本明監本纂傳同毛本不誤下

敷重篾席孫志祖云玉篇首部蔑字下引書曰布重蔑席 白黑雜繒緣之陸氏曰緣本或作純 有文之貝飾几岳本閩本明監本纂傳同毛本貝作

具非 元紛黑綬古本岳本宋板閩本纂傳同毛本紛作紛非 赤刀削古本岳本宋板續通解刀作刃案刃字非也毛本纂傳並誤 大璧琬玉之珪古本纂傳

珪作圭 球雍州所貢陸氏曰雍本亦作邕○按說文有雝無雍雝渠乃鳥名也雍州字當以邕爲正今皆作雍此乃僅見 伏犧王天下岳本葛本閩本明監本同毛本

犧作羲續通解纂傳亦作羲古本葢作犧犧下古本岳本宋板續通解纂傳俱有氏字 此言篾席黼純宋板此下空一字 敷三重之席宋板重作種是

也下一重同 必非一重之席敷三坐宋板坐作重按坐字非也 纖蒻苹席監本苹誤作萃 彼在朝宋板朝作廟 莞苻籬宋板纂傳籬作蘺與

爾雅釋艸合 故名赤刀削也宋板刀作刃下爲赤刀削同按監本初似亦作刃後刊去一點下赤刀白刀同 遺弟與治孫策宋板閩本同毛本治作詒治字誤

策引白削斫虎宋板閩本同毛本虎誤作席虒字形近之譌也 我見刃爲然宋板閩本同毛本刃作刀 曲刃刀也閩本同宋板曲刃作白刃毛本作曲刀盧

文弨云鄭注考工記但云今之書刀疏云馬氏諸家亦爲偃曲却刃也疑曲字是 東北之珣玕琪也纂傳北作方是也玕毛本作玗案所改亦是閩本纂傳誤下同 古

者包犧氏之王天下也閩本同毛本包犧作伏羲 西序亦陳之寶近在此坐之西按亦字疑所字之譌當讀至寶字絕句 亦古人

之巧人也 宋板無上人字 則不知寶來幾何世也 監本寶誤作賁幾何世纂傳作何時 有左右旁也 閩本同毛本旁作房是也 王輅金

卽次象 閩本明監本同宋板纂傳王作五是也毛本作玉亦誤 革輅輓之以革而漆之 宋板輓作鞔是也 先輅是金輅也 此句上纂傳有

大輅是玉輅五字按大輅爲玉輅孔鄭所同故賈氏不言王氏蓋以意增之也 故以此面言之 毛本此作北案此字誤

亦士 古本岳本葛本宋板閩本明監本續通解纂傳同毛本士作仕非也

一人冕執瞿 葛本脫執字 一人冕執鈗 岳珂沿革例曰銳實鈗字也說文以爲兵器今注中釋爲矛屬而陸德明又音以稅反且諸本皆作銳獨越中注疏於正

文作鈗爾疏中亦皆作鈗案玉篇無鈗字廣韻十七準亦無鈗字則說文古本鈗字有無未可定也 故二人 宋板二作三 南面三 宋板閩本明監本三作二○按

攷工記注作三宋板非也 士衛主殯 宋板續通解主作王按主字非也 赤黑白雀 宋板續通解纂傳白作曰是也 雀弁同如冕 宋板續通解同作制按制

字不誤 阮諶二禮圖云 宋板纂傳二作三是 戈卽今之句子戟 宋板子作孑按諸本作子形近之誤他正義中孑字訛作子者十之八九 劉蓋今

鑱斧 宋板鑱作鑱非是 知在堂上之遠地 纂傳知作蓋此句下宋板續通解俱有堂之遠地四字 皆賤者先置 纂傳置作至是也 天子執

冒四寸以朝諸侯 閩本明監本續通解纂傳同毛本冒作瑁案冒與攷工記合 鄭元云冠禮注云 宋板上云字作士是也

率循大卞 古本作帥修大辨 告已受羣臣所傳顧命 告下古本有以字盧文弨云已受當作已受○按疏云告神言已已受羣臣所傳顧命下已字

宜作已上已字古通作以今本孔傳既以以爲已遂脫已字疏內又疊出兩已並誤 太保以盥手先異同 閩本葛本同毛本先作洗案先字誤 太宗供主 閩本

明監本同毛本主作王案主字誤 拜曰已傳顧命 古本岳本宋板續通解纂傳曰作白按白字是也 太宗既拜而祭 古本岳本宋板續通解纂傳宗作保

與疏合 則王亦可知 古岳宋板續通解亦作下是也纂傳毛本並誤 至殯東西報祭之 宋板西下有面字 傳記無文 纂傳文作聞

其人祭則有受嘏之福禮 宋板人作大是也許宗彥曰之福字蓋誤倒 祭祀以變爲敬 纂傳祀作禮 於上祭後 宋板上作王 受

前所受之同宋板纂傳下受字作授是也

故曰廟待王後命古本廟下有門皆二字岳本宋板續通解纂傳有皆字無門字

二伯率諸侯入應門纂傳伯作公

大清嘉慶二十年重栞宋本用文選樓藏本校

會昌縣知縣候補知州曾暉春栞

附釋音尚書注疏卷第十九

康王之誥第二十五

周書　孔氏傳　孔穎達疏

康王既尸天子尸主也主天子之正號。馬本此句上更有成王崩三字遂誥諸侯作康王之誥既受顧命羣臣陳戒遂報誥之因事曰遂

康王之誥求諸侯之見匡弼

疏康王既至之誥。正義曰康王既受顧命主天子之位羣臣進戒於王王遂報誥諸侯史敘其事作康王之誥伏生以此篇合於顧命共爲一篇後人知其不可分而爲二馬鄭王本此篇自高祖寡命已上內於顧命之篇王若曰已下始爲康王之誥諸侯告王王報誥諸侯而使告報異篇失其義也

王出在應門之內出畢門立應門內之中庭南面太保率西方諸侯入應門左畢公率東方諸侯入應門右二公爲二伯各率其所掌諸侯隨其方爲位皆北面皆布乘黃朱諸侯皆陳四黃馬朱鬣以爲庭實。乘音繩鬣力輒反。賓稱奉圭兼幣曰一二臣衛敢執壤奠賓諸侯也舉奉圭兼幣之辭言一二見非一也爲蕃衛故曰臣衛來朝而遇國喪遂因見新王敢執壤地所出而奠贄也。壤如丈反見賢遍反下同蕃方袁反朝直遙反喪息浪反贄音至皆再拜稽首王義嗣德荅拜諸侯拜送幣而首至地盡禮也康王以義繼先人明德荅其拜受其幣。盡子忍反

疏王出至荅拜。正義曰此敘諸侯見新王之事王出畢門在應門之內立於中庭太保召公爲西伯率西方諸侯入應門左立於門內之西廂也太師畢公爲東伯率東方諸侯入應門右立於門內之東廂也諸侯皆布陳一乘四匹之黃馬朱鬣以爲見新王之庭實諸侯爲王之賓共使一人少前進舉奉圭兼幣之辭言曰一二天子之臣在外爲蕃衛者敢執土壤所有奠之於庭既爲此言乃皆再拜稽首用盡禮致敬以正王爲天子也康王先爲太子以義嗣先人明德不以在喪爲嫌荅諸侯之拜以示受其圭幣與之爲主也。傳出畢至南面。正義曰出在門內不言王坐諸侯既拜王即荅拜復不言興知立庭中南面也。傳二公至北面。正義曰二公率領諸侯知其爲二伯各率其所掌諸侯曲禮所謂職方者此之義也王肅云畢公代周公爲東伯故率東方諸侯然則畢公是太師也當太師之名在太保之上此先言太保者於時太保領冢宰相王室任重故先言西方若使東伯。

任重亦當先言東方北面以東爲右西爲左入左入右隨其方爲位嫌東西相向故云皆北面將
拜王明北面也。傳諸侯至庭實。正義曰諸侯朝見天子必獻國之所有以表忠敬之心故諸
侯皆陳四黃馬朱鬣以爲庭實言實之於王庭也四馬曰乘言乘黃正是馬色黃矣黃下言朱朱
非馬色定十年左傳云宋公子地有白馬四公嬖向魋魋欲之公取而朱其尾鬣以與之是古人
貴朱鬣知朱者朱其尾鬣也於時諸侯其數必衆衆國皆陳四馬則非王庭所容諸侯各有所獻
必當少陳之也案周禮小行人云合六幣圭以馬璋以皮璧以帛琮以錦琥以繡璜以黼此六物
者以和諸侯之好鄭玄云六幣所以享也五等諸侯享天子用璧享后用琮用圭璋者二王之後
也如鄭彼言則諸侯之享天子惟二王之後用馬此云皆陳馬者下云奉圭兼幣幣卽馬是也圭
是致。馬之物鄭云此幣圭以馬蓋舉王者之後以言耳諸侯當璧以帛亦有庭實然則此陳馬者
是二王之後享王物也獨取此物以摠表諸侯之意故云諸侯皆陳馬也圭亦享王之物下言奉
圭此不陳圭者圭奉以致命不陳之也案覲禮諸侯享天子馬卓。上九馬隨之此用乘黃者因喪
禮而行朝故略之。傳賓諸至奠贄正義曰天子於諸侯有不純臣之義故以諸侯爲賓稱訓舉
也舉奉圭兼幣之辭以圭幣奉王而爲之作辭辭出一人之口而言一二者見諸侯同爲此意意
非一人也鄭玄云釋辭者一人其餘奠幣拜者稽首而已是也言衞者諸侯之在四方皆爲天子
蕃衞故曰臣衞此時成王始崩卽得有諸侯在京師者來朝而遇國喪遂因見新王也諸侯享天
子其物甚衆非徒圭馬而已皆是土地所有故云敢執壤地所出而奠贄也然舉奉圭兼幣乃是
享禮凡享禮則每一國事畢乃更餘國復入其朝則侯氏摠入故鄭玄注曲禮云春受贄於朝受
享於廟是朝與享別此旣諸侯摠入而得有庭實享禮者以新朝嗣王因行享禮故鄭注云朝兼
享禮也與常禮不同。傳諸侯至其幣。正義曰周禮太祝辨九拜一曰稽首施之於極尊故爲
盡禮也義嗣德三字史言。王荅拜之意也康王先是太子以義繼先人明德今爲天子無所嫌故
荅其拜受其幣自許與諸侯爲王也 **太保暨芮伯咸進相揖皆。再拜稽首** 冢宰與司徒皆共羣臣諸侯並進陳戒不言諸侯以
內見外 **曰敢敬告天子皇天改大邦殷之命** 大天改大國殷之王命謂誅紂也 **惟周文武誕受羑**
若克恤西土 言文武大受天道而順之能憂我西土之民本其所起。羑羊久反馬云道也 **惟新陟王畢協賞罰戡定厥**
功用敷遺後人休 惟周家新升王位當盡和天下賞罰能定其功用布遺後人之美言施及子孫無窮。戡音堪遺唯季反注及下同施以豉反 **今王**
敬之哉 敬天道務崇先人之美 **張皇六師無壞我高祖寡命** 言當張大六師之衆無壞我高德之祖寡有之教命。壞

音怪【疏】太保至寡命。正義曰太保召公與司徒芮伯皆共諸侯並進相顧而揖乃並再拜稽首起而言曰敢告天子大天改大國殷之王命誅殺殷紂惟周家文王武王大受天道而順之能憂我西土之民以此王有天下惟我周家新升王位當盡和天下賞罰戡定其爲王之功用布遺後人之美將使施及子孫無有窮盡之期今王新即王位其敬之哉當張大我之六師令國常強盛無令傾壞我高祖寡有之命戒王使繼先王之業也。傳冢宰至見外。正義曰召公爲冢宰芮伯爲司徒司徒位次冢宰故言太保與芮伯咸進芮伯已下共告羣臣諸侯並皆進也相揖者揖之使俱進也太保揖羣臣羣臣又報揖太保故言相揖動足然後相揖故相揖之文在咸進之下。傳言文至所起。正義曰羑聲近猷故訓之爲道王肅云羑道也文武所憂非憂西土而已特言能憂西土之民本其初起於西土故也。傳言當至敎命。正義曰皇訓大也國之大事在於強兵故令張大六師之衆高德之祖謂文王也王肅云美文王少有及之故曰寡有也

王若曰庶邦侯甸男衛順其戒而告之不言羣臣以外見內。馬本從此以下爲康王之誥又云與顧命差異敘歐陽大小夏侯同爲顧命惟予一人釗報誥報其戒昔君文武丕平富不務咎言先君文武道大政化平美不務咎惡厎至齊。馬讀絕句信用昭明于天下致行至中信之道用顯明於天下言聖德洽。厎之履反則亦有熊羆之士不二心之臣保乂王家言文武既聖則亦有勇猛如熊羆之士忠一不二心之臣共安治王家。熊音雄羆彼皮反用端命于上帝皇天用訓厥道付畀四方君聖臣良用受端直之命於上天大天用順其道付與四方之國王天下。畀必利反徐甫至反王于況反乃命建侯樹屏在我後之人言文武乃施政令立諸侯樹以爲藩屏傳王業在我後之人謂子孫今予一二伯父尚胥暨顧綏爾先公之臣服于先王天子稱同姓諸侯曰伯父言今我一二伯父庶幾相與顧念文武之道安汝先公之臣服於先王而法循之雖爾身在外乃心罔不在王室言雖汝身在外土爲諸侯汝心常當忠篤無不在王室熊羆之士厲朝臣此督諸侯。督丁木反用奉恤厥若無遺鞠子羞當各用心奉憂其所行順道無自荒怠遺我稚子之羞辱稚子康王自謂也。鞠居六反【疏】王若至子羞。正義曰羣臣諸侯既進戒王王順其戒呼而告之曰衆邦在侯甸男衛諸服內之國君惟我一人釗報誥卿士羣公昔先君文王武王其道甚大政化平美專以美道教化不務咎惡於人致行至美中正誠信之道用是顯明於

天下言聖道博洽也文武既聖時臣亦賢則亦有如熊如羆之勇士不二心之忠臣共安治王家以君聖臣良之故用能受端直之命於上天大天用順其道付與四方之國使文武受此諸國王有天下言文武得賢臣之力也文武以得臣力之故乃施政令封立賢臣爲諸侯者樹之以爲蕃屏令屏衛在我後之人先王所立諸侯卽今諸侯之祖故舉先世之事以告今之諸侯今我一二伯父庶幾相與顧念文武之道安汝先公之用臣服於先王之道而法循之亦當以忠誠輔我天子雖汝身在外土爲國君汝心常當無有不在王室當各用心奉憂其所行順道無自荒怠以遺我稚子之羞辱稚子康王自謂戒令匡弼已也。傳順其至見內。正義曰羣臣戒王使勤王又戒之使輔己是順其事而告之也上文太保芮伯進言不言諸侯以內見外此王告庶邦不言朝臣以外見內欲令互相備也周制六服此惟四服不言采要者略舉其事猶武成云甸侯衛駿奔走亦略舉之矣。傳予一人釗。正義曰禮天子自稱予一人不言名此王自稱名者新卽王位謙也。傳言先至咎惡。正義曰孔以富爲美故云政化平美不務咎惡於人言哀矜下民不用刑罰之王肅云文武道大天下以平萬民以富是也。傳致行至德治。正義曰孔以齊爲中致行中正誠信之道王肅云立大中之道也。傳天子至循之。正義曰覲禮言天子呼諸侯之禮云同姓大國則曰伯父其異姓則曰伯舅同姓小邦則曰叔父其異姓則曰叔舅計此時諸侯多矣獨云伯父舉同姓大國言之也諸侯先公以臣道服於先王其事有法故令安汝先公之用臣服於先王以臣之道而法循之。傳言雖至諸侯。正義曰王之此誥並誥羣臣諸侯但互相發見其言不備言先王有熊羆之士勵朝臣使用力如先世之臣也此言汝身在外土心念王室督諸侯使然

羣公既皆聽命相揖趨出 已聽誥命趨出罷退諸侯歸國朝臣就次

王釋冕反喪服 脫去黼冕反服喪服居倚廬。去羌呂反

疏 羣公至喪服。正義曰羣公揔謂朝臣與諸侯也鄭玄云羣公主爲諸侯與王之三公諸臣亦在焉王釋冕反喪服朝臣諸侯亦反喪服禮喪服篇臣爲君諸侯爲天子皆斬衰

畢命第二十六

周書　孔氏傳　孔穎達疏

康王命作冊畢 命爲冊書以命畢公 **分居里成周郊** 分別民之居里異其善惡成定東周郊境使有保護。別彼列反 **作**

畢命 言畢公見命之書

疏 康王至畢命。正義曰康王命史官作冊書命畢公使畢公分別民之居里令善惡有異於成周之邑成定東周之郊境史敘其事

作畢命。傳命爲至畢公。正義曰周禮內史云凡命諸侯及孤卿大夫則策命之此云命作冊者命內史爲冊書以命畢公故云以冊命畢公。傳分別至保護。正義曰殷之頑民遷居此邑歷世化之已得純善恐其變改故更命畢公分別民之居里異其善惡卽經所云旌別淑慝表厥宅里彰善癉惡樹之風聲殊厥井疆俾克畏慕皆是也分者令其善惡分別使惡者慕善非分別其處使之異居也此邑本名成周欲以成就周道民不純善則是未成故命畢公教之成定東周郊境卽經申畫郊圻愼固封守是其使有保護

惟十有二年六月庚午朏康王卽位十二年六月三日庚午。朏普忽反徐芳尾反又芳憒反**越三日壬申王朝步自宗周至于豐**於朏三日壬申王朝行自宗周至于豐宗周鎬京豐文王所都。朝直遙反鎬戶老反**以成周之衆命畢公保釐東郊**用成周之民衆命畢公使安理治正成周東郊令得所。釐力之反治直吏反一本作治政則依字讀令力呈反

【疏】惟十至東郊。正義曰惟康王卽位十有二年六月三日庚午月光朏然而明也於朏後三日壬申王早朝行從宗周鎬京至於豐邑就文王之廟以成周之民衆命太師畢公使安理東郊之民令得其所。傳康王至庚午。正義曰漢初不得此篇有僞作其書以代之者漢書律麻志云康王十二年六月戊辰朔三日庚午故畢命豐刑曰惟十有二年六月庚午朏王命作策書豐刑此僞作者傳聞舊語得其年月不得以下之辭妄言作豐刑耳亦不知豐刑之言何所道也鄭玄云今其逸篇有冊命霍侯之事不同。與此序相應非也鄭玄所見又似異於豐刑皆妄作也說文云朏月未盛之明也此日未有事而記此庚午朏者爲下言壬申張本猶如記朔望與生魄死魄然也

王若曰嗚呼父師惟文王武王敷大德于天下用克受殷命王順其事歎告畢公代周公爲大師爲東伯命之代君陳言文武布大德於天下故天佑之用能受殷王之命。大音泰**惟周公左右先王綏定厥家**言周公助先王安定其家**毖殷頑民遷于洛邑密邇王室式化厥訓**惟殷頑民恐其叛亂故徙於洛邑密近王室用化其教。毖音祕近如字又附近之近**旣歷三紀世變風移四方無虞予一人以寧**言殷民遷周已經三紀世代民易頑者漸化四方無可度之事我天子用安矣十二年曰紀父子曰世。度待洛反舊作待路反**道有升降政由俗革不臧厥臧民罔攸勸**天道有上下交接之義政教有用俗改更之理民之俗善以善養之俗有不善以法御之若乃不善其善則民無所勸慕。上時掌反更古衡反**惟公**

懋德克勤小物弼亮四世正色率下罔不祗師言言公勉行德能勤小物輔佐文武成康四世爲公卿正色率下
下人無不敬仰師法。懋音茂嘉績多于先王予小子垂拱仰成公之善功多大先人之美我小子爲王垂拱仰公成理言其上顯父
兄下施子孫。拱九勇反仰如字徐五亮反
疏
王若至仰成。正義曰康王順其事歎而呼畢公曰嗚呼父師惟文
王武王布大德於天下用此能受殷之王命代殷爲天子惟周公佐
助先王安定其家愼彼殷之頑民恐其或有叛逆故遷於洛邑令之北近王室用使化其教訓自
爾已來旣歷三紀人世旣變風俗亦移四方無可度之事我天子一人用是而得安寧但天道有
上下交接之義政教有用俗改更之理今日雖善或變爲惡若不善其善則民無所勸慕更須選
賢教之舉善勸之宜此任者莫先於公惟公勉力行德能勤小事輔佐四世正色率下無有不敬
仰師法公言者公之善功多於先王我小子垂衣拱手仰公成理將欲任之故盛稱其德也。傳
王順至王命。正義曰畢公代周公爲太師故王呼爲父師率東方諸侯是爲東伯也蓋君陳卒
命之使代君陳也。傳言周至其家。正義曰釋詁云左右助也言周公助先王安定其家伐殷
之時周公已有其功復能遷殷頑民言其功之多也。傳言殷至曰世。正義曰周公以攝政七
年營成周成王元年遷殷頑民成王在位之年雖未知其實當在三十左右至今應三十六年是
殷民遷周已歷三紀十二年者天之大數歲星太歲皆十二年而一周天故十二年曰紀父子易
人爲世大禹謨云賞延于世謂緣父及子也。傳天道至勸慕。正義曰天氣下降地氣上騰而
有寒暑生焉刑新國用輕典刑亂國用重典輕重隨俗而有寬猛異焉天道有上下交接之義故
寒暑易節政教有用俗改更之理故寬猛相濟天道有寒暑遞來政教以寬猛相濟民之風俗善
惡無常或善變爲惡或惡變爲善不可以其旣善謂善必不變民之俗善須以善養之令善遂不
變人之俗有不善當以善法御之使變而爲善若乃不善其善則下民無所勸慕民無所慕則變
爲惡矣殷民今雖已善更當以善教之欲以屈畢公之意。傳言公至師法。正義曰小物猶小
事也能勤小事則大事必能勤矣故舉能勤小事以爲畢公之善釋詁云亮佐也晉語說文王之
事云詢于八虞訪于辛尹重之以周召畢榮則畢公於文王之世已爲大臣是輔佐文武成康四
世爲公卿也正色謂嚴其顏色不惰慢不阿諂以此率下下民無不敬仰師法之。傳公之至子
孫。正義曰先王之功無由可及言公之善功多大先人之美方欲委之以事盛言之重其功美
矣
王曰嗚呼父師今予祗命公以周公之事往哉今我敬命公以周公所爲之事往爲之哉言非周公所爲
不敢枉公往治。治直吏反旌別淑慝表厥宅里彰善癉惡樹之風聲言當識別頑民之善惡表異其居里

明其爲善病其爲惡立其善風揚其善聲○別音彼列反癉音丁但反**弗率訓典殊厥井疆俾克畏慕**其不循教道之常則殊其井居田界使能畏爲惡之禍慕爲善之福所以沮勸○俾必爾反沮辭汝反又慈呂反**申畫郊圻愼固封守以康四海**郊圻雖舊所規畫當重分明之又當謹愼堅固封疆之守備以安四海京圻安則四海安矣○守徐始救反重直用反**政貴有恒辭尚體要不惟好異**政以仁義爲常辭以理實爲要故貴尚之若異於先王君子所不好○好呼報反**商俗靡靡利口惟賢餘風未殄公其念哉**紂以靡靡利口惟賢覆亡國家今殷民利口餘風未絶公其念絶之○覆芳服反

疏王曰至念哉○正義曰王更歎而呼畢公曰嗚呼父師今日我敬命公以周公所爲之事公其往爲之哉公往至彼當識別善之與惡表異其善者所居之里彰明其爲善病其爲善之人當立其善風揚其善聲其有不循道教之常者則殊其井田疆界使之能畏爲惡之禍慕爲善之福更重畫郊圻境界謹愼牢固其封疆守備以安彼四海之內爲政貴在有常言辭尚其體實要約當不惟好其奇異商之舊俗靡靡然好相隨順利口辯捷阿諛順旨者惟以爲賢餘風至今未絶公其念絶之哉戒畢公以治殷民之法○傳言當至善聲○正義曰旌旗所以表識貴賤故傳以旌爲識淑善也慝惡也言當識別頑民之善惡知其善者表異其所居之里若今孝子順孫義夫節婦表其門閭者也表其善者則惡者自見明其爲善當褒賞之病其爲惡當罪罰之其有善人立其善風令邑里使放傚之揚其善聲告之疎遠使聞知之○傳其不至沮勸○正義曰孟子云方里爲井井九百畝使民死徙無出鄉鄉田同井出入相友守望相助疾病相扶持則百姓親睦然則先王制之爲井田也欲使民相親愛生相佐助死相殯葬不循道教之常者其人不可親近與善民雜居或染善爲惡故殊其井田居界令民不與來往猶今下民有大罪過不肯服者則擯出族黨之外吉凶不與交通此之義也亦旣殊其井田必當思自改悔使其能畏爲惡之禍慕爲善之福所以沮止爲惡者勸勉爲善者○傳郊圻至安矣○正義曰郊圻謂邑之境界境界雖舊有規畫而年世久遠或相侵奪當重分明畫之以防後相侵犯雖舉邑之郊境爲言其民田疆畔亦令更重畫之不然何以得殊其井疆也王城之立四郊以爲京師屏障預備不虞又當謹愼牢固封疆之守備以安四海之內此是王之近郊牢設守備惟可以安京師耳而云安四海者京師安則四海安矣○傳紂以至絶之○正義曰韓宣子稱紂使師延作靡靡之樂靡靡者相隨順之意紂之爲人拒諫飾非惡聞其短惟以靡靡相隨順利口捷給能隨從上意者以之爲賢商人效之遂成風俗由此所以覆亡國家殷民利口餘風至今不絶公其念絶之欲令其變惡俗也

我聞曰世祿之家鮮克由禮以

蕩陵德實悖天道 特言我聞自古有之世有祿位而無禮教少不以放蕩陵邈有德者如此實亂天道。鮮息淺反悖布內反 敝化奢麗

萬世同流 言敝俗相化車服奢麗雖相去萬世若同一流。敝步寐反 茲殷庶士席寵惟舊怙侈滅義服

美于人 此殷衆士居寵日久怙恃奢侈以滅德義服飾過制美於其民言僭上。怙音戶 驕淫矜侉將由惡終雖收放心

閑之惟艱 言殷衆士驕恣過制矜其所能以自侉大如此不變將用惡自終雖今順從周制心未厭服以禮閑禦其心惟難。侉音苦瓜反壓於葉反又於甲反又於豔反

資富能訓惟以永年惟德惟義時乃大訓不由古訓于何其訓 以富資而能順義則

惟可以長年命矣惟有德義是乃大順若不用古訓典籍於何其能順乎 王曰嗚呼父師邦之安危惟茲殷士不剛不

柔厥德允修 言邦國所以安危惟在和此殷士而已治之不剛不柔寬猛相濟則其德政信修立 惟周公克慎厥始惟君

陳克和厥中惟公克成厥終 周公遷殷頑民以消亂階能慎其始君陳弘周公之訓能和其中畢公闡二公之烈能成其終 三后協

心同底于道道洽政治澤潤生民 三君合心為一終始相成同致于道道至普洽政化治理其德澤惠施乃浸潤生民言三君之功不

可不尚。治直吏反施始豉反浸子鴆反 四夷左衽罔不咸賴予小子永膺多福 言東夷西戎南蠻北狄被髮左衽之人無

不皆恃賴三君之德我小子亦長受其多福。衽而甚反又而鴆反 公其惟時成周建無窮之基亦有無窮之聞

公其惟以是成周之治為周家立無窮之基業於公亦有無窮之名以聞於後世。為于偽反 子孫訓其成式惟乂 言後世子孫順公之成法惟以治

嗚呼罔曰弗克惟既厥心 人之為政無曰不能惟在盡其心而已 罔曰民寡惟慎厥事 無曰人少

不足治也惟在慎其政事無敢輕之。少詩照反 欽若先王成烈以休于前政 敬順文武成業以美於前人之政所以勉畢公 疏 我聞

至其訓。正義曰我聞古人言曰世有祿位之家恃富驕恣少能用禮以放蕩之心陵邈有德之士如此者實悖亂天道敝俗相化奢侈華麗雖相去萬世而共同一流此殷之衆士皆是富貴之

家居處寵勢惟已久矣怙特奢侈以滅德義身卑而僭上飾其服美於其人驕恣過制矜能自侉行如此不變將用惡自終令以法約之雖收斂其放佚之心恒防閑之惟大艱難資財富足能順道義則惟可以長年命矣惟能用德惟能行義是乃爲大順德也若不用古之訓典則於何其能順乎欲令畢公以古之訓典教殷民也○傳特言至天道○正義曰凡以善言教化無非古之訓典於此特言我聞者言此事自古有之所以尤須嚴禁故也世有祿位財多勢重縱恣其心而無禮教如此之人少能不以放蕩之心陵邈有德者天道以上臨下以善率惡今乃以下慢上以惡陵善如此者實亂天道也○傳此殷至僭上○正義曰席者人之所處故爲居之義舊久也殷士多是世貴之家故爲居寵日久怙特已之奢侈自謂奢侈爲賢德義廢而不行故爲以滅德義又以人輕位卑美服盛飾是服飾過制度美於其人言僭上服服勝人也○傳言殷至惟難○正義曰淫訓過也故爲過制強梁者不得其死好勝者必遇其敵故矜侉不變將用惡自終言雖收放心則已收之矣雖令順從周制畏威自止故怨猶在心未壓服故以禮閑禦其心惟難也閑謂防閑禦止也○傳敬順至畢公○正義曰美於前人之政謂光前人之政所以勉勵畢公

君牙第二十七

周書。　孔氏傳　孔穎達疏

穆王命君牙爲周大司徒 穆王康王孫昭王子。穆王名滿君牙或作君雅 作君牙。 君牙臣名 君牙 命以其名遂以名篇

王若曰嗚呼君牙 順其事而歎稱其名而命之 惟乃祖乃父世篤忠貞服勞王家厥有成績紀于太常 言汝父祖世厚忠貞服事勤勞王家其有成功見紀錄書于王之太常以表顯之王之旌旗畫日月曰太常。畫胡卦反 惟予小子嗣守文武成康遺緒亦惟先正之臣克左右亂四方 惟我小子繼守先王遺業亦惟父祖之臣能佐助我治四方言已無所能 心之憂危若蹈虎尾涉于春冰 言祖業之大已才之弱故心懷危懼虎尾畏噬春冰畏陷危懼之甚。蹈徒報反噬市制反陷陷没之陷

疏 穆王至春冰。正義曰穆王命其臣名君牙者爲周大司徒之卿以策書命之史錄其策書作君牙。傳言汝至太常。正義曰周禮司勳云凡有功者銘書於王之太常祭於大烝鄭玄云銘之言名也生則書于王旌以識其人與其功也死則於烝先王祭之是有功者書於王之太常以表顯之也周禮司常云日月爲常王建太常是王之旌旗

晝日月名之曰太常也

今命爾予翼作股肱心膂今命汝爲我輔翼股肱心體之臣言委任○膂音旅纘乃舊服無忝祖考弘敷五典式和民則繼汝先祖故所服忠勤無辱累祖考之道大布五常之教用和民令有法則○累劣僞反令力呈反爾身克正罔敢弗正民心罔中惟爾之中言汝身能正則下無敢不正民心無中從汝取中必當正身示民以中正夏暑雨小民惟曰怨咨夏月暑雨天之常道小人惟曰怨歎咨嗟言心無中也冬祁寒小民亦惟曰怨咨冬大寒亦天之常道民猶怨咨厥惟艱哉思其艱以圖其易民乃寧天不可怨民猶怨嗟治民其惟難哉當思慮其難以謀其易民乃寧○易以豉反

疏今命至乃寧○正義曰王言我以危懼之故今命汝爲大司徒汝當作我股肱心膂言將任之如己身也繼汝先世舊所服行亦如父祖忠勤無爲不忠辱累汝祖考當須大布五常之教用和天下兆民令有法則凡欲率下當先正身汝身能正則下無敢不正民心無能中正惟取汝之中正汝當正身心以率之夏月大暑大雨天之常也小民惟曰怨恨而咨嗟冬月大寒亦天之常也小民亦惟曰怨恨而咨嗟天不可怨民尚怨之治民欲使無怨其惟難哉思慮其難以謀其易爲治不違道不逆民民乃安矣○傳今命至委任○正義曰股足也肱臂也膂背也汝爲我輔翼當如我之身故舉四支以喻爲股肱心體之臣言委任如身也傳以膂爲體以見四者皆體非獨膂爲體也禮記緇衣云民以君爲心君以民爲體此舉四體今以臣爲心者君臣合體則亦同心詩云赳赳武夫公侯腹心是臣亦爲君心也○傳冬大至怨嗟○正義曰傳以祁爲大故云冬大寒寒言大則夏暑雨是大雨於此言祁以見之上言暑雨此不言寒雪者於上言雨以見之互相備也

嗚呼丕顯哉文王謨歎文王所謀大顯明丕承哉武王烈言武王業美大可承奉啓佑我後人咸以正罔缺文武之謀業大明可承奉開助我後嗣皆以正道無邪缺○缺苦穴反爾惟敬明乃訓用奉若于先王汝惟當敬明汝五教用奉順於先王之道對揚文武之光命追配于前人言當答揚文武光明之命君臣各追配於前令名之人

疏嗚呼至前人○正義曰王又歎言嗚呼大是顯明哉文王之謀也大可承奉哉武王之業也文王之謀武王之業開道佑助我在後之人皆以正道無邪缺言先王之道易可遵也汝惟敬明汝之五教用奉順於先王之道汝當答揚文武光明之命追配於前世令名之人令其順先王之道同古之大賢也○傳言武至承奉○正義曰文王未克殷始謀造周故美其謀武王以殺

紂功成業就故美其業謀則明白可遵業則功成可奉故謀言顯烈言承詩周頌武篇曰於皇武王無競維烈亦美武王業之大也○傳文王至邪缺○正義曰文始謀之武卒成之文謀大明武業可奉言先王以此成功開道佑助我之後人使我得安其事而奉行之以正道見其無邪罔缺失見其周備故傳言無邪缺

王若曰君牙乃惟由先正舊典時式民之治亂在茲汝惟當奉用先正之臣所行故事舊典文籍是法民之治亂在此而已用之則民治廢之則民亂○治直吏反下注同**率乃祖考之攸行昭乃辟之有乂**言當循汝父祖之所行明汝君之有治功○辟必亦反

疏 王若至有乂○正義曰王順而呼之曰君牙汝爲大司徒惟當奉用先世正官之法諸臣所行故事舊典於是法則之民之治亂在此而已汝必奉而用之循汝祖考之所行明汝君之有治功汝君王自謂也

冏命第二十八

周書

孔氏傳

孔穎達疏

穆王命伯冏爲周太僕正伯冏臣名也太僕長太御中大夫○冏九永反字亦作臩長詠丈反**作冏命**以冏見命名篇

疏 穆王至冏命○正義曰穆王命其臣名伯冏者爲周太僕正之官以策書命之史錄其策書作冏命○傳伯冏至大夫○正義曰正訓長也周禮太御中大夫太僕下大夫孔以此言太僕正則官高於太僕故以爲周禮太御者知非周禮太僕若是周禮太僕則此云太僕是矣何須云正乎且此經云命汝作大正正于羣僕案周禮太馭中大夫而下有戎僕齊僕道僕田僕太御最爲長既稱正于羣僕故以爲太御中大夫且與君同車最爲親近故春秋隨侯寵少師以爲車右漢書文帝愛趙同命之爲御凡御者最爲密昵故此經云汝無昵於憸人充耳目之官故以爲太御中大夫掌御王輅之官戎僕雖中大夫以戎事爲重敘在太御之下故以太御爲長太僕雖掌燕朝非親近之任又是下大夫不得爲長

王若曰伯冏惟予弗克于德嗣先人宅丕后順其事以命伯冏言我不能於道德繼先人居大君之位人輕任重**怵惕惟厲中夜以興思免厥愆**言常悚懼惟危夜半以起思所以免其過悔○怵勑律反惕他歷反**昔在文武聰明齊聖小大之臣咸懷忠良**聰明視聽遠齊通無滯礙臣雖官有尊卑無不忠良○礙五代反**其侍御僕從罔匪正人**雖給侍追御僕

役從官官雖微無不用中正之人○御如字一音御從才用反注及下注侍從同

以旦夕承弼厥辟出入起居罔有不欽

小臣皆良僕役皆正以旦夕承輔其君故君出入起居無有不敬

發號施令罔有不臧下民祗若萬邦咸休

言文武發號施令無有不善下民敬順其命萬國皆美其化

疏 王若至咸休○正義曰王順其事而呼之曰伯冏惟我不能於道德而繼嗣先人居大君之位人輕任重終常悚懼心內怵惕惟恐傾危中夜以起思望免其愆過昔在文王武王聰無所不聞明無所不見齊中也每事得中聖通也通知諸事其身明聖如此又小大之臣無不皆思忠良其左右侍御僕從無非中正之人以旦夕承輔其君故其君出入起居無有不敬文武發號施令無有不善以此之故下民敬順其命萬邦皆美其化由臣善故也○傳言常至過悔○正義曰禮記祭義云春雨露既濡君子履之必有怵惕之心怵惕是心動之名多憂懼之意也厲訓危也言常悚懼惟恐傾危易稱夕惕若厲卽此義也○傳聰明至忠良○正義曰聰發於耳明發於目故爲視聽遠也齊訓通也動必得中通而先識是無滯礙也

惟予一人無良實賴左右前後有位之士匡其不及

惟我一人無善實恃左右前後有職位之士匡正其不及言此責羣臣正己

繩愆糾謬格其非心俾克紹先烈

言侍左右之臣彈正過誤檢其非妄之心使能繼先王之功業○繩市陵反俾必爾反

疏 惟予至先烈○正義曰王言惟我一人無善亦既無知實恃賴左右前後有職位之臣匡正其智所不及者責羣臣使正己也卽言正己之事繩其愆過糾其錯謬格其非妄之心心有妄作則格正之使能繼先王之功業言得臣匡輔乃可繼世也○傳言侍至功業○正義曰木不正者以繩正之繩謂彈正糾謂發舉有愆過則彈正之有錯謬則發舉之格謂檢括其有非理枉妄之心檢括使妄心不作臣當如此匡君使能繼先王之功業言己無能責臣使如此也

今予命汝作大正

正于羣僕侍御之臣

欲其教正羣僕無敢佞僞

懋乃后德交修不逮

言侍御之臣無小大親疎皆當勉汝君爲德更代修進其所不及○更古衡反

愼簡乃僚無以巧言令色便辟側媚其惟吉士

當謹愼簡選汝僚屬侍臣無得用巧言無實令色無質便辟足恭側媚諂諛之人其惟皆吉良正士○便婢緜反辟匹亦反徐扶亦反足將住反諛徐以朱反

疏 今予至吉士○正義曰今我命汝作太僕官大正汝當教正於羣僕侍御之臣勸勉汝君爲德汝與同僚交更修進汝君智所不及之事汝爲僕官之長當愼簡汝之僚屬必使皆得正人無得用巧言令色便辟側媚之人其惟皆當用吉良善士今

選其在下屬官小臣僕隸之等皆用善人○傳欲其至佞僞○正義曰作大正正長也作僕官之長正於羣僕令教正之二正義不同也羣僕雖官有小大皆近天子近人主者多以諂佞自容今大僕教正羣僕明使教之無敢佞僞也案周禮太馭中大夫掌御玉輅戎僕中大夫掌御戎車齊僕下大夫掌馭金輅道僕上士掌馭象輅田僕上士掌馭田輅羣僕謂此也○傳當謹至正士○正義曰府史已下官長所自辟除命士以上皆應人主自選此令太僕正謹愼簡選僚屬者人主所用皆由臣下臣下銓擬可者然後用之故令太僕正愼簡僚屬也論語稱巧言令色足恭左丘明恥之便辟是巧言令色之類知是彼足恭也巧言者巧爲言語以順從上意無情實也令色者善爲顏色以媚說人主無本質也便僻者前却俯仰以是爲恭側媚者爲僻側之事以求媚於君此等皆是諂諛之人不可用爲近官也媚愛也襄三十年左傳云鄭子產謂子皮曰誰敢求愛於子知此爲側媚者爲側行以求愛非是愛前人也若能愛在上則忠臣也不當禁其無用

僕臣正厥后克正僕臣諛厥后自聖言僕臣皆正則其君乃能正僕臣諂諛則其君乃自謂聖后德惟臣不德惟臣君之有德惟臣成之君之無德惟臣誤之言君所行善惡專在左右爾無昵于憸人充耳目之官迪上以非先王之典汝無親近於憸利小子之人充備侍從在視聽之官道君上以非先王之法○昵女乙反憸息廉反徐七漸反利口也本亦作思近附近之近道導也非人其吉惟貨其吉若非人其實吉良惟以貨財配其吉良以求入於僕侍之臣汝當清審○若時瘝厥官若用是行貨之人則病其官職○瘝故頑反惟爾大弗克祗厥辟惟予汝辜用行貨之人則惟汝大不能敬其君惟我則亦以此罪汝言不忠也王曰嗚呼欽哉永弼乃后于彝憲歎而勑之使敬用所言當長輔汝君於常法此穆王庶幾欲蹈行常法

呂刑第二十九

周書　　孔氏傳　　孔穎達疏

呂命呂侯見命爲天子司寇穆王訓夏贖刑呂侯以穆王命作書訓暢夏禹贖刑之法更從輕以布告天下○贖音蜀註及下同作呂刑

呂刑後爲甫侯故或稱甫刑

疏 呂命至呂刑○正義曰呂侯得穆王之命爲天子司寇之卿穆王於是用呂侯之言訓暢夏禹贖刑之法呂侯稱王之命而布告天下史錄其事作

呂刑○傳呂侯至司寇○正義曰呂侯得王命必命爲王官周禮司寇掌刑知呂侯見命爲天子
司寇鄭玄云呂侯受王命入爲三公引書說云周穆王以呂侯爲相書說謂書緯刑將得旅之篇
有此言也以其言相知爲三公卽如鄭言當以三公領司寇不然何以得專玉刑也○傳呂侯至
天下○正義曰名篇謂之呂刑其經皆言王曰知呂侯以穆王命作書也經言陳罰贖之事不言
何代之禮故序言訓夏以明經是夏法王者代相革易刑罰世輕世重殷以變夏周又改殷夏法
行於前代廢已久矣今復訓暢夏禹贖刑之法以周法傷重更從輕以布告天下以其事合於當
時故孔子錄之以爲法經多說治獄之事是訓釋申暢之也金作贖刑唐虞之法周禮職金掌受
士之金罰貨罰入于司兵則周亦有贖刑而遠訓夏之贖刑者周禮惟言士之金罰人似不得贖
罪縱使亦得贖罪贖必異於夏法以夏刑爲輕故祖而用之罪實則刑之罪疑則贖之故當並言
贖刑非是惟訓贖罰也周禮司刑掌五刑之法以麗萬民之罪墨罪五百劓罪五百宮罪五百剕
罪五百殺罪五百五刑惟有二千五百此經五刑之屬三千案刑數乃多於周禮而言變從輕者
周禮五刑皆有五百此則輕刑少而重刑多此經墨劓皆千剕刑五百宮刑三百大辟二百輕刑
多而重刑少變周用夏是改重從輕也然則周公聖人相時制法而使刑罰太重令穆王改易之
者穆王遠取夏法殷刑必重於夏夏承堯舜之後民淳易治故制刑近輕輕則民慢故殷刑稍重
自湯已後世漸苛酷紂作炮烙之刑明知刑罰益重周承暴虐之後不可頓使太輕雖減之輕猶
重於夏法成康之間刑措不用下及穆王民猶易治故呂侯度時制宜勸王改從夏法聖人之法
非不善也而不以經遠呂侯之智非能高也而法可以適時苟適於時事卽可爲善亦不言呂侯
才高於周公法勝於前代所謂觀民設教遭時制宜刑罰所以世輕世重爲此故也○傳後爲至
甫刑○正義曰禮記書傳引此篇之言多稱爲甫刑曰故傳解之後爲甫侯故或稱甫刑知後爲
甫侯者以詩大雅崧高之篇宣王之詩云生甫及申揚之水爲平王之詩云不與我戍甫明子孫
改封爲甫侯不知因呂國改作甫名不知別封餘國而爲甫號然子孫封甫穆王時未有甫名而
稱爲甫刑者後人以子孫之國號名之也猶若叔虞初封於唐子孫封晉而史記稱晉世家然宣
王以後改呂爲甫鄭語史伯之言幽王之時也乃云申呂雖衰齊許猶在仍得有呂者以
彼史伯論四嶽治水其齊許申呂是其後也因上申呂之文而云申呂雖衰呂卽甫也

惟呂命王享國百年耄荒言呂侯見命爲卿時穆王以享國百年耄亂荒忽穆王卽位過四十矣言百年大期雖老而能用賢以揚名○耄本亦作薹毛報反切韻莫報反

度作刑以詰四方度時世所宜訓作贖刑以治天下四方之民○度待洛反註同馬如字云法度也詰起一反

疏 惟呂至四方○正義曰惟呂侯見命爲卿於時穆王享有周國已積百年王精神耄亂而荒忽矣王雖老耄猶能用賢取呂侯之言度時世所宜作夏贖刑以治天下四方之民也○傳言呂至揚名○正義曰史述呂

侯見命而記王年知其得命之時王已享國百年也曲禮云八十九十曰耄是耄荒爲年老精神耄亂荒忽也穆王即位之時已年過四十矣此至命呂侯之年未必已有百年言百年者美大其事雖則年老而能用賢以揚名故記其百年之耄荒也周本紀云甫侯言於王作脩刑辟是脩刑法者皆呂侯之意美王能用之穆王即位過四十者不知出何書也周本紀云穆王即位春秋已五十矣立五十五年崩司馬遷若在孔後或當各有所據無逸篇言殷之三王及文王享國若干年者皆謂在位之年此言享國百年乃從生年而數意在美王年老能用賢而言其長壽故舉從生之年以耄荒接之美其老之意也文不害意不與彼同

王曰若古有訓蚩尤惟始作亂延及于平民順古有遺訓言蚩尤造始作亂惡化相易延及於平善之人九黎之君號曰蚩尤○蚩尺之反尤有牛反馬云少昊之末九黎君名罔不寇賊鴟義姦宄奪攘矯虔平民化之無不相寇賊爲鴟梟之義以相奪攘矯稱上命若固有之亂之甚○鴟尺之反鴟梟惡鳥馬云鴟輕也義本亦作誼宄音軌攘如羊反矯居表反虔其然反

苗民弗用靈制以刑惟作五虐之刑曰法三苗之君習蚩尤之惡不用善化民而制以重刑惟爲五虐之刑自謂得法蚩尤黃帝所滅三苗帝堯所誅言異世而同惡殺戮無辜爰始淫爲劓刵椓黥三苗之主頑凶若民敢行虐刑以殺戮無罪於是始大爲截人耳鼻椓陰黥面以加無辜故曰五虐○劓魚器反刵徐如志反椓丁角反黥其京反越兹麗刑并制罔差有辭苗民於此施刑并制無罪無差有直辭者言淫濫○麗力馳反并必政反

民興胥漸泯泯棼棼罔中于信以覆詛盟三苗之民瀆於亂政起相漸化泯泯爲亂棼棼同惡皆無中于信義以反背詛盟之約○泯面忍反徐音民棼芳云反徐扶云反覆芳服反徐敷目反詛側助反背音佩約如字又於妙反虐威庶戮方告無辜于上上帝監民罔有馨香德刑發聞惟腥三苗虐政作威衆被戮者方方各告無罪於天天視苗民無有馨香之行其所以爲德刑發聞惟乃腥臭○聞音問又如字注同腥音星行下孟反皇帝哀矜庶戮之不辜報虐以威遏絶苗民無世在下皇帝帝堯也哀矜衆被戮者之不辜乃報爲虐者以威誅遏絶苗民使無世位在下國也○君帝君宜作皇字帝堯也遏於葛反

疏王曰至在下正義曰呂侯進言於王使用輕刑又稱王之言以告天下說重刑害民之義王曰順古道有遺餘典訓記法古人之事昔炎帝之末有九黎之國君號蚩尤者惟造始作亂惡化遞相

染易延及末平善之民平民化之亦變爲惡無有不相寇盜相賊害爲鴟梟之義鈔掠良善外姦
內宄劫奪人物攘竊人財矯稱上命以取人財若己固自有之然蚩尤之惡已如此矣至於高辛
氏之末又有三苗之國君習蚩尤之惡不肯用善化民而更制重法惟作五虐之刑乃言曰此得
法也殺戮無罪之人於是始大爲四種之刑刵截人耳劓截人鼻劅椓人陰黥割人面苗民於此
施刑之時并制無罪之人對獄有罪者無辭無罪者有辭苗民斷獄並皆罪之無差簡有直辭者
言濫及無罪者也三苗之民慣瀆亂政起相漸染皆化爲惡泯泯爲亂棼棼同惡小大爲惡民皆
乃詐無有中于信義以此無中于信反背詛盟之約雖有要約皆違背之三苗虐政作威衆被戮
者方方各告無罪於上天上天下視苗民無有馨香之行其所以爲德刑者發聞於外惟乃皆腥
臭無馨香也君帝帝堯哀矜衆被殺戮者不以其罪乃報爲暴虐者以威止絶苗民使無世位在
於下國言以刑虐故滅之也○傳順古至蚩尤○正義曰古有遺訓順而言之故爲順古有遺訓
也蚩尤造始作亂其事往前未有蚩尤今始造之必是亂民之事不知造何事也下說三苗之主
習蚩尤之惡作五虐之刑此章主說虐刑之事蚩尤所作必亦造虐刑也以峻法治民民不堪命
故惡化轉相染易延及於平善之民亦化爲惡也九黎之君號曰蚩尤當有舊說云然不知出何
書也史記五帝本紀云神農氏世衰諸侯相侵伐蚩尤最爲暴虐莫能伐之黃帝乃徵師諸侯與
蚩尤戰於涿鹿之野遂擒殺蚩尤而諸侯咸尊軒轅爲天子如本紀之言蚩尤是炎帝之末諸侯
君也應劭云蚩尤古天子鄭云蚩尤霸天下皇帝所伐者漢書音義有臣瓚者引孔子三朝記云
蚩尤庶人之貪者諸說不同未知蚩尤是何人也楚語曰少昊氏之衰也九黎亂德顓頊受之使
復舊常則九黎在少昊之末非蚩尤也韋昭云九黎氏九人蚩尤之徒也韋昭雖以九黎爲蚩尤
要史記蚩尤在炎帝之末國語九黎在少昊之末二者不得同也九黎之文惟出楚語孔以蚩尤
爲九黎下傳又云蚩尤黃帝所滅言黃帝所滅則與史記同矣孔非不見楚語而爲此說蓋以蚩
尤是九黎之君黃帝雖滅蚩尤猶有種類尚在故下至少昊之末更復作亂若其不然孔意不可
知也鄭玄云學蚩尤爲此者九黎之君在少昊之代也其意以蚩尤當炎帝之末九黎當少昊之
末九黎學蚩尤九黎非蚩尤也○傳平民至之甚○正義曰蚩尤作亂當是作重刑以亂民以峻法
酷刑民無所措手足困於苛虐所酷人皆苟且故平民化之無有不相寇賊羣行攻劫曰寇殺人
曰賊言攻殺人以求財也鴟梟貪殘之鳥詩云爲梟爲鴟梟是鴟類鄭玄云盜賊狀如鴟梟鈔掠
良善劫奪人物傳言鴟梟之義如鄭說也釋詁云虔固也若固有之言取得人物如己自有也○
傳三苗至同惡○正義曰上說蚩尤之惡即以苗民繼之知經意言三苗之君習蚩尤之惡靈善
也不用善化民而制以重刑學蚩尤制之用五刑而虐爲之故爲五虐之刑不必皐陶五刑之外
別有五也曰法者述苗民之語自謂所作得法欲民行而畏之如史記之文蚩尤黃帝所滅下句
所說三苗帝堯所誅楚語云三苗復九黎之惡是異世而同惡也鄭玄以爲苗民即九黎之後顓

頊誅九黎至其子孫爲三國高辛之衰又復九黎之惡堯興又誅之堯末又在朝舜臣堯又竄之後禹攝位又在洞庭逆命禹又誅之穆王深惡此族三生凶德故著其惡而謂之民孔惟言異世同惡不言三苗是蚩尤之子孫韋昭云三苗炎帝之後諸侯共工也○傳三苗至五虐○正義曰三苗之主實國君也頑凶若民故謂之苗民不於上經爲傳者就此惡行解之以其頑凶敢行虐刑以殺戮無罪釋詁云淫大也於是大爲截人耳鼻椓陰黥面苗民爲此刑也椓陰卽宮刑也黥面卽墨刑也康誥周公戒康叔云無或劓刵人卽周世有劓刵之刑非苗民别造此刑也以加無辜故曰五虐鄭玄云刵斷耳劓截鼻椓謂椓破陰黥爲羈黥人面苗民大爲此四刑者言其特深刻異於皐陶之爲鄭意蓋謂截耳截鼻多截之椓陰苦於去勢黥面甚於墨額孔意或亦然也○傳三苗至之約○正義曰三苗之民謂三苗國內之民也瀆謂慣瀆苗君久行虐刑民慣見亂政習以爲常起相漸化泯泯相似之意棼棼擾攘之狀泯泯爲亂習爲亂也棼棼同惡共爲惡也中猶當也皆無中於信義言爲行無與信義合者詩云君子屢盟亂是用長亂世之民多相盟詛既無信義必皆違之以此無中於信反背詛盟之約也○傳三苗至腥臭○正義曰方方各告無罪於上天言其處處告也天矜於下俯視苗民無有馨香之行馨香以喻善也其所以爲德刑苗民自謂是德刑者發聞於外惟乃皆是腥臭腥臭喻惡也○傳君帝至下國○正義曰釋詁云皇君也此言遏絶苗民下句卽云乃命重黎重黎是帝堯之事知此滅苗民亦帝堯也此滅苗民在堯之初興使無世位在於下國而堯之末年又有竄三苗者禮天子不滅國擇立其次賢者此爲五虐之君自無世位在下其改立者復得在朝但此族數生凶德故歷代每被誅耳

乃命重黎絶地天通罔有降格重卽羲黎卽和堯命羲和世掌天地四時之官使人神不擾各得其序是謂絶地天通言天神無有降地地祇不至於天明不相干○重直龍反黎力兮反

羣后之逮在下明明棐常鰥寡無蓋羣后諸侯之逮在下國皆以明明大道輔行常法故使鰥寡得所無有掩蓋○棐音匪又芳鬼反鰥居頑反

皇帝清問下民鰥寡有辭于苗帝堯詳問民患皆有辭怨於苗民○清問馬云清訊

德威惟畏德明惟明言堯監苗民之見怨則又增修其德行威則民畏服明賢則德明人所以無能名焉

疏　乃命至推明○正義曰三苗亂德民神雜擾帝堯既誅苗民乃命重黎二氏使絶天地相通令民神不雜於是天神無有下至地地民無有上至天言天神地民不相雜也羣后諸侯相與在下國羣臣皆以明明大道輔行常法鰥寡皆得其所無有掩蓋之者君帝帝堯清審詳問下民所患鰥寡皆有辭怨於苗民言誅之合民意堯視苗民見怨則又增修其德以德行威則民畏之不敢爲非以德明人人皆勉力自修使德明言堯所行賞罰得其所也○傳重卽至相干○正義曰楚語云昭王問於觀射

父曰周書所謂重黎實使天地不通者何也若無然民將能登天乎對曰非此之謂也古者民神不雜少昊氏之衰也九黎亂德家爲巫史民神同位禍災荐臻顓頊受之乃命南正重司天以屬神命火正黎司地以屬民使復舊常無相侵瀆是謂絶地天通其後三苗復九黎之德堯復育重黎之後不忘舊者使復典之彼言主說此事而堯典云乃命羲和欽若昊天卽所謂育重黎之後使典之也以此知重卽羲也黎卽和也言羲是重之子孫和是黎之子孫能不忘祖之舊業故以重黎言之傳言堯乃命羲和掌天地四時之官堯典文也民神不擾是謂絶地天通楚語文也孔使民神不雜則祭享有度災厲不生經言民神分別之意故言罔有降格言天神無有降至於地惟加各得其序一句耳楚語又云司天屬神司地屬民令神與天在上民與地在下定上下之分者謂神不干民孔因互文云地民不有上至於天者言民不干神也乃揔之云明不相干卽是民神不雜也地民或作地祇學者多聞神祇又民字似祇因妄改使謬耳如楚語云乃命重黎是顓頊命之鄭玄以皇帝哀矜庶戮之不辜至罔有降格皆說顓頊之事乃命重黎卽是命重黎之身非羲和也皇帝清問以下乃說堯事顓頊與堯再誅苗民故上言遏絶苗民下云有辭於苗異代別時非一事也案楚語云少昊氏之衰也九黎亂德又云其後三苗復九黎之德則九黎三苗非一物也顓頊誅九黎謂之遏絶苗民於鄭義爲不愜楚語言顓頊命重黎解爲帝堯命羲和於孔說又未允不知二者誰得經意也○傳言堯至名焉○正義曰此經二句說帝堯之德事也而其言不順文在苗民之下故傳以爲堯監苗民之見怨則又增修其德敦德以臨之以德行其威罰則民畏之而不敢爲非明賢則德明人者若凡人雖欲以德明賢者不能照察今堯德明賢者則能以德明識賢人故皆勸慕爲善明與上句相互則德威者凡人雖欲以德行威不能威肅今堯行威罰則能以德威罰罪人故人皆畏威服德也

乃命三后恤功于民伯夷降典折民惟刑禹平水土主名山川稷降播種農殖嘉穀伯夷下典禮教民而斷以法禹治洪水山川無名者主名之后稷下教民播種農畝生善穀所謂堯命三君憂功於民○折之設反下同馬鄭王皆音悊馬云智也種章用反殖承力反斷丁亂反下同

三后成功惟殷于民各成其功惟所以殷盛於民言禮教備衣食足

士制百姓于刑之中以教祗德言伯夷道民典禮斷之以法皐陶作士制百官於刑之中助成道化以教民爲敬德○祗止而反

【疏】乃命至祗德○正義曰堯既誅苗民乃命三君伯夷禹稷憂施功於民使伯夷下禮典教民折斷下民惟以典法伯禹身平治水土主名天下山川其無名者皆與作名后稷下教民布種在於農畝種殖嘉穀三君者各成其功惟以殷盛於民使民衣食充足乃使士官制御百官之姓於刑之中正以教民爲敬德言先以禮法化民民既富而後教之非苟欲刑殺也○傳伯夷至

於民。正義曰伯夷與稷言降禹不言降降可知降下也從上而下於民也舜典伯夷主禮典教民而斷以法即論語所謂齊之以禮也山川與天地並生民應先與作名但禹治水萬事改新古老既死其名或滅故當時無名者禹皆主名之言此者以見禹治山川為民於此耕稼故也此三事者皆是為民故傳既解三事乃結上句此即所謂堯命三君憂功於民憂欲與民施功也此三事之次當禹功在先先治水土乃得種穀民得穀食乃能行禮管子云衣食足知榮辱倉廩實知禮節是言足食是衣然後行禮也此經先言伯夷者以民為國之本禮是民之所急將言制刑先言用禮刑禮相須重禮故先言之也。傳言伯至敬德。正義曰此經大意言禹稷教民使衣食充足伯夷道民使知禮節有不從教者乃以刑威之故先言三君之功乃說用刑之事言禹稷教民稼穡衣食既已充足伯夷道民典禮又能折之以法禮法既行乃使皐陶作士制百官於刑之中令百官用刑皆得中正使不僭不濫不輕不重助成道化以教民為敬德言從伯夷之法敬德行禮也

穆穆在上明明在下灼于四方罔不惟德之勤堯躬行敬敬在上三后之徒秉明德明君道於下灼然彰著四方故天下之士無不惟德之勤**故乃明于刑之中率乂于民棐彝**天下皆勤立德故乃能明於用刑之中正循道以治於民輔成常教。治直吏反

疏 穆穆至棐彝。正義曰言堯躬行敬敬之道在於上位三后之徒躬秉明德明君道在於下君臣敬明與德灼然著於四方故天下之事無不惟德之勤悉皆勤行德矣天下之士皆勤立德故乃能明於用刑之中正循大道以治於民輔成常教美堯君臣明德能用刑得中以輔禮教。傳堯躬至之勤。正義曰釋訓云穆穆敬也明明重明則穆穆重敬當敬天敬民在於上位也明明在下則是臣事知是三后之徒秉明德明君道於下也彰著于四方四方皆法効之故天下之士無不惟德之勤。傳天下至常教。正義曰刑者所以助教而不可專用非是身有明德則不能用刑以天下之大萬方之衆必當盡能用刑天下乃治此美堯能使天下皆勤立德故乃能明於用刑之中正言天下皆能用刑盡得中正循治民之道以治於民輔成常教伯夷所典之禮是常行之教也

典獄非訖于威惟訖于富言堯時主獄有威有德有恕非絕於威惟絕於富世治貨賂不行。賂來故反**敬忌罔有擇言在身**堯時典獄皆能敬其職忌其過故無有可擇之言在其身**惟克天德自作元命配享在下**凡明於刑之中無擇言在身必是惟能天德自為大命配享天意在於天下

疏 典獄至在下。正義曰堯時典獄之官非能止絕於威有犯必當行威威刑不可止也惟能止絕於富受貨然後得富無貨富自絕矣言於時世治貨賂不行堯時典獄之官皆能敬其職事忌其過失無有可釋之言在於其身天德平均惟能為天之德志性平均自為長久

大命配當天意在於天下言堯德化之深於時典獄之官皆能賢也○傳言堯至不行○正義曰
堯時主獄之官有威嚴有德行有恕心有犯罪必罪之是有威也無罪則赦之是有德也有威有
德有恕心行之不受貨賂是恕心也訖是盡也故傳以訖爲絕不可能使民不犯非絕於威能使
不受貨賂惟絕於富言以恕心行之世治則貨賂不行故獄官無得富者○得凡明至天下正義
曰惟克天德言能效天爲德當謂天德平均獄官效天爲平均凡能明於刑之中正矣又能使無
可擇之言在身者此人必是惟能爲天平均之德斷獄必平矣皇天無親惟德是輔若能斷獄平
均者必壽長久大命大命由已而來是自爲大命亨訓當也
是此人能配當天命在於天之下鄭云大命謂延期長久也**王曰嗟四方司政典獄非**
爾惟作天牧主政典獄謂諸侯也非汝惟爲天牧民乎言任重是汝○爲于僞反任而鴆反重輕重之重**今爾何監非時伯夷播**
刑之迪言當視是伯夷布刑之道而法之**其今爾何懲惟時苗民匪察于獄之麗**其今汝何懲戒乎所懲戒惟是
苗民非察於獄之施刑以取滅亡○麗力馳反**罔擇吉人觀于五刑之中惟時庶威奪貨**言苗民無肯選擇善人使觀視
五刑之中正惟是衆爲威虐者任之以奪取人貨所以爲亂**斷制五刑以亂無辜上帝不蠲降咎于苗**苗民任奪
貨姦人斷制五刑以亂加無罪天不潔其所爲故下咎罪謂誅之○蠲吉緣反咎其九反**苗民無辭于罰乃絕厥世**言罪重無以辭於天罰故堯絕
其世申言之爲至戒【疏】王曰至厥世○正義曰王呼諸侯戒之曰咨嗟汝四方主政事典獄訟者諸侯之
君等非汝惟爲天牧養民乎言汝等皆爲天養民言任重也受任既重當觀古成
敗今汝何所監視乎其所視者非是伯夷布刑之道也言當效伯夷善布刑法受今各也其今汝
何所懲創乎其所創者惟是苗民非察於獄之施刑乎言當創苗民施刑不當取滅亡也彼苗民
之爲政也無肯選擇善人使觀視於五刑之中正惟是衆爲威虐者任之以奪取人之貨賂任用
此人使斷制五刑以亂加無罪之人上天不絜其所爲故下咎惡於苗民苗民無以辭於天罰堯
乃絕滅其世汝等安得不懲創乎○傳言當至法之○正義曰伯夷典禮皐陶主刑刑禮相成以
爲治不使視皐陶而令視伯夷者欲其先禮而後刑道之以禮禮不從乃刑之則刑亦伯夷之所
布故令視伯夷布刑之道而法之王肅云伯夷道之以禮齊之以刑○傳其今至滅亡○正義曰
上言非時此言惟時文異者非時者言豈非是事也惟時者言惟當是事也雖文異而意同惟是
苗民非察於獄之施刑以取滅亡也言其正謂察於獄之施刑不當於罪以取滅亡○傳苗民至
誅之○正義曰以亂加無罪者正謂以罪加無罪是亂也蠲訓絜也天下絜其所爲者鄭玄云天

以苗民所行腥臊不絜故下禍誅之王曰嗚呼念之哉念以伯夷爲法苗民爲戒伯父伯兄仲叔季弟幼子童
孫皆聽朕言庶有格命皆石同姓有父兄弟子孫列者伯仲叔季順少長也舉同姓包異姓言不殊也聽從我言庶幾有至命○聽如字又他經反少
詩照反長丁丈反今爾罔不由慰日勤爾罔或戒不勤今汝無不用安自居日當勤之汝無有徒念戒而不勤○日人實反一音
曰天齊于民俾我一日非終惟終在人天整齊於下民使我爲之一日所行非爲天所終惟爲天所終在人所行○天齊于民絶句馬
云齊中也俾我絶句俾必爾反馬本作矜矜哀也爾尚敬逆天命以奉我一人雖畏勿畏雖休勿休汝當庶幾
敬逆天命以奉我一人之戒行事雖見畏勿自謂可敬畏雖見美勿自謂有德美惟敬五刑以成三德一人有慶兆民賴
之其寧惟永先戒以勞謙之德次教以惟敬五刑所以成剛柔正直之三德也天子有善則兆民賴之其乃安寧長久之道疏王曰至惟永○正義曰王言而歎曰
嗚呼汝等諸侯其當念之哉念以伯夷爲法苗民爲戒既令念此法戒又呼同姓諸侯曰伯父伯
兄仲叔季弟幼子童孫等汝皆聽從我言依行用之庶幾有至善之命命必長壽也今汝等諸侯
無不用安道以自居曰我當勤之哉汝已許自勤即當必勤汝無有徒念我戒許欲自勤而身竟
不勤戒使必自勤也上天欲整齊於下民使我爲之令我爲天子整齊下民也我一日所行失其
道非爲天所終一日所行得其理惟爲天所終此事皆在人所行言已當慎行以順天也我已冀
欲順天汝等當庶幾敬逆天命以奉用我一人之戒汝所行事雖見畏勿自謂可敬畏雖見美勿
自謂有德美欲令其謙而勿自取也汝等惟當敬慎用此五刑以成剛柔正直之三德以輔我天
子我天子一人有善事則億兆之民蒙賴之若能如此其乃安寧惟久長之道也○傳皆王至至
命○正義曰此揔告諸侯不獨告同姓知舉同姓包異姓也格訓至也言庶幾有至命至命當謂
至善之命不知是何命也鄭玄云格登也登命謂壽考者傳云至命亦謂壽考○傳今汝至不勤
○正義曰由用也慰安也人之行事多有始無終從而不改王既殷勤教誨恐其知而不行或當
曰欲勤行而中道倦怠故以此言戒之今汝等諸侯無不用安道以自居言曰我當勤之安道者
謂勤其職是安之道若不勤其職是危之道也○傳天整至所行○正義曰天整齊於下民者欲
使之順道依理以性命自終也以民不能自治故使我爲之使我爲天子我既受天委付務欲稱
天之心墜失天命是不爲天所終保全祿位是爲天所終我一日所行善之與惡非爲天所終惟
爲天所終皆在人所行王言已冀欲使爲行稱天意也○傳汝當至德美○正義曰逆迎也上天

授人爲主是下天命也諸侯上輔天子是逆天命也言與天意相迎逆也汝當庶幾敬逆天命以奉我一人之戒欲使之順天意而用已命凡人被人畏必當自謂已有可畏敬被人譽必自謂已實有德美故戒之汝等所行事雖見畏勿自謂可敬畏雖見美勿自謂有德美教之令謙而不自恃也○傳先戒至之道○正義曰上句雖畏勿畏雖休勿休是先戒以勞謙之德也勞謙易謙卦九三爻辭謙則心勞故云勞謙天子有善以善事教天下則兆民蒙賴之

王曰吁來有邦有土告爾祥刑吁歎也有國土諸侯告汝以善用刑之道○吁況于反馬作于于於也

在今爾安百姓何擇非人何敬非刑何度非及在今爾安百姓兆民之道當何所擇非惟吉人乎當何所敬非惟五刑乎當何所度非惟及世輕重所宜乎○度待洛反註同馬云造謀也

兩造具備師聽五辭兩謂囚證造至也兩至具備則衆獄官共聽其入五刑之辭○造七報反注同

五辭簡孚正于五刑五辭簡核信有罪驗則正之於五刑○核幸革反

五刑不簡正于五罰不簡核謂不應五刑當正五罰出金贖罪○應應對之應下同

五罰不服正于五過不服不應罰也正於五過從赦免

五過之疵惟官惟反惟內惟貨惟來五過之所病或嘗同官位或詐反因辭或內親用事或行貨枉法或舊相往來皆病所在○疵才斯反來馬本作求云有求請賕也

其罪惟均其審克之以病所在出入人罪使在五過罪與犯法者同其當清察能使之不行

五刑之疑有赦五罰之疑有赦其審克之刑疑赦從罰罰疑赦從免其當清察能得其理

簡孚有衆惟貌有稽簡核誠信有合衆心惟察其貌有所考合重刑之至

無簡不聽具嚴天威無簡核誠信不聽理具獄皆當嚴敬天威無輕用刑

墨辟疑赦其罰百鍰閱實其罪刻其顙而涅之曰墨刑疑則赦從罰六兩曰鍰鍰黃鐵也閱實其罪使與罰各相當○辟婢亦反鍰徐戸關反六兩也鄭及爾雅同說文云六鋝也鋝十一銖二十五分銖之十三也馬同又云賈逵說俗儒以鋝重六兩周官劒重九鋝俗儒近是閱音悅顙素黨反涅乃結反

劓辟疑赦其罰惟倍閱實其罪截鼻曰劓刑倍百爲二百鍰

剕辟疑赦其罰倍差閱實其罪刖足曰剕倍差謂倍之又半爲五百鍰

宮辟疑赦其罰六百鍰閱實其罪宮淫刑也男子割勢婦人幽閉次死之刑序五刑先輕轉至重者事

之宜大辟疑赦其罰千鍰閱實其罪死刑也五刑疑各入罰不降相因古之制也墨罰之屬千劓罰之屬千剕罰之屬五百宮罰之屬三百大辟之罰其屬二百五刑之屬三千別言罰屬合言刑屬明刑罰同屬互見其義以相備。見賢遍反

疏王曰至天威。正義曰凡與人言必呼使來前呼歎聲也王歎而呼諸侯曰吁來有邦國有土地諸侯國君等告汝以善用刑之道在於今日汝安百姓兆民之道何所選擇非惟選擇善人乎何所敬慎非惟敬慎五刑乎何所謀度非惟度及世之用刑輕重所宜乎卽教諸侯以斷獄之法凡斷獄者必令囚之與證兩皆來至囚證具備取其言語乃與衆獄官共聽其入五刑之辭其五刑之辭簡核信實有罪則正之於五刑以五刑之罪罪其身也五刑之辭不如衆所簡核不合入五刑則正之於五罰罰謂其取贖也於五罰論之又有辭不服則正之於五過過失可宥則赦宥之從刑入罰從罰入過此五過之所病者惟嘗同官位惟詐反囚辭惟內親用事惟行貨枉法惟舊相往來以此五病出入人罪其罪與犯法者均其當淸證審察能使五者不行乃爲能耳五刑之疑有赦赦從罰也五罰之疑有赦赦從過也過則赦之矣其當淸證審察使能之勿使妄入人罪妄得赦免旣得囚辭簡核誠信有合衆心或訖可刑或皆可放雖云合罪惟更審察其貌有所考合謂貌又當罪乃決斷之無簡不聽者謂雖似罪狀無可簡核誠信合罪者則不聽理其獄當放赦之皆當嚴敬天威天威勿輕聽用刑也。傳在今至宜乎。正義曰何度非及其言不明以論刑事而言度所及知所度者度及世之用刑輕重所宜王肅云度謀也非當與主獄者謀慮刑事度世輕重所宜也。傳兩謂至之辭。正義曰兩謂兩人謂囚與證也凡競獄必有兩人爲敵各言有辭理或時兩皆須證則囚之與證非徒兩人而已兩人謂囚與證不爲兩敵至者將斷其罪必須得證兩敵同時在官不須待至且兩人競理或並皆爲囚各自須證故以兩爲囚與證也兩至具備謂囚證具足各得其辭乃據辭定罪與衆獄官共聽其辭觀其犯狀斟酌入罪或入墨劓或入宮剕故云聽其入五刑之辭也。傳五辭至五刑。正義曰旣得囚證將入五刑之辭更復簡練核實知其信有罪狀與刑書正同則依刑書斷之應墨者墨之應殺者殺之。傳不簡至贖罪。正義曰不簡核者謂覆審囚證之辭不如簡核之狀旣囚與證辭不相符合則是犯狀不定謂不應五刑不與五刑書同獄官疑不能決則當正之於五罰令其出金贖罪依準五刑疑則從罰故爲五罰卽下文是也今律疑罪各依所犯以贖論虛實之證等是非之理均或事涉疑似旁無證見或雖有證見事非疑似如此者皆爲疑罪。傳不服至赦免。正義曰不服不應罰者欲令贖罪而其人不服獄官重加簡核無服疑似之狀本情非罪不可強遣出金如是者則正之於五過雖事涉疑似有罪乃是過失過則可原故從赦免下文惟有五刑五罰而無五過亦稱五者緣五罰

爲過故謂之五過五者之過皆可原也。傳五過至所在。正義曰釋詁云疵病也此五過之所病皆謂獄吏故出入人罪應刑不刑應罰不罰致之五過而赦免之故指言五過之疵於五刑五罰不赦其罪未有此病故不言五刑之疵五罰之疵應刑而罰亦是其病於赦免言病則赦刑從罰亦是病可知損害王道於政爲病故謂之病惟官謂嘗同官位與吏舊同僚也或詐反囚辭拒諱實情不承服也或內親用事囚有親戚在官吏或望其意而曲筆也或行貨於吏吏受財枉法也或囚與吏舊相往來此五事皆是病之所在五事皆是枉法但枉法多是爲貨故於貨言枉餘皆枉可知。傳以病至不行。正義曰以五病所在出入人罪不罰不刑使得在於五過妄赦免之此獄吏之罪與犯法者同諸侯國君淸證審察能使之不行乃爲善也此以病所在惟出入罪耳而傳并言入者有罪而妄出與無罪而妄入獄吏之罪等故以出入言之今律故出入者與同罪而此是也。傳刑疑至其理。正義曰刑疑有赦赦從罰也罰疑有赦赦從免也上云五罰不服正於五過卽是免之也不言五過之疑有赦者知過則赦之不得疑也其當淸察能得其理不使應刑妄得罰應罰妄得免也舜典云眚災肆赦大禹謨云宥過無大易解卦象云君子以赦過宥罪論語云赦小過是過失之罪皆當赦放故知過卽是赦之鄭玄云不言五過之疑有赦者過不赦也禮記云凡執禁以齊衆者不赦過如鄭此言五罰不服正於五過者五過皆當罪之也五刑之疑赦刑取贖五罰疑者反使服刑是刑疑而輸贖罰疑而受刑不疑而更輕可疑而益重事之顚倒一至此乎謂之祥刑豈當若是然則不赦過者復何所謂執禁以齊衆非謂平常之過失也人君故設禁約將以齊整大衆小事易犯人必輕之過犯悉皆赦之衆人不可復禁是故不赦小過所以齊整衆人令其不敢犯也今律和合御藥誤不如本方御幸舟舡誤不牢固罪皆死乏軍與者斬故失等皆是不赦過也。傳簡核至之至。正義曰簡核誠信有合衆心或皆以爲可刑或可以爲赦未得卽斷之惟當察其囚貌更有所考合考合復同乃從衆議斷之重刑之至也察其貌者卽周禮五聽辭聽色聽氣聽耳聽目聽也鄭玄以爲辭聽觀其出言不直則煩色聽觀其顏色不直則赧然氣聽觀其氣息不直則喘耳聽觀其聽聆不直則惑目聽觀其眸子視不直則眊然是察其貌有所考合也。傳無簡至用刑。正義曰無簡核誠信者謂簡核之於罪無誠信效驗可簡核卽是無罪之人當赦之。傳刻其至相當。正義曰五刑之名見於經傳唐虞已來皆有之矣未知上古起在何時也漢文帝始除肉刑其刻顙截鼻則足割勢皆法傳於先代孔君親見之說文云顙額也墨一名黥鄭玄周禮注云墨黥也先刻其面以墨窒之言刻額爲瘡以墨塞瘡孔令變色也六兩曰鍰蓋古語存於當時未必有明文也考工記云戈矛重三鋝馬融云鋝量名當與呂刑鍰同俗儒云鋝六兩爲一川不知所出耳鄭玄云鍰稱輕重之名今代東萊稱或以太半兩爲鈞十鈞爲鍰鍰重六兩太半兩鍰鋝似同也或有存行之者十鈞爲鍰二鍰四鈞而當一斤然則鍰重六兩三分兩之二周禮謂鍰爲鋝如鄭玄之言一鍰之重六兩多於孔王所說惟

按十六銖爾舜典云金作贖刑傳以金爲黃金此言黃鐵者古者金銀銅鐵揔號爲金今別之以爲四名此傳言黃鐵舜典傳言黃金皆是今之銅也古人贖罪悉皆用銅而傳或稱黃金或言黃鐵謂銅爲金爲鐵爾閱實其罪撿閱核實其所犯之罪使與罰名相當然後收取其贖此旣罪疑而取贖疑罪不定恐受贖參差故五罰之下皆言閱實其罪慮其不相當故也。傳剕足至百鍰正義曰釋詁云剕刖也李巡云斷足曰刖說文云刖絕也是刖者斷絕之名故刖足曰剕贖剕倍墨剕應倍劓而云倍差倍之又有差則不啻一倍也下句贖宮六百鍰知倍之又半之爲五百鍰而多少近於贖宮也。傳宮淫至之宜。正義曰伏生書傳云男女不以義交者其刑宮是宮刑爲淫刑也男子之陰名爲勢割去其勢與椓去其陰事亦同也婦人幽閉閉於宮使不得出也本制宮刑主爲淫者後人被此罪者未必盡皆爲淫昭五年左傳楚子以羊舌肸爲司宮非坐淫也漢除肉刑除墨劓剕耳宮刑猶在近代反逆緣坐男子十五已下不應死者皆宮之大隋開皇之初始除男子宮刑婦人猶閉於宮宮是次死之刑宮於四刑爲最重也人犯輕刑者多犯重刑者少又以鍰數以倍相加序五刑先輕後重取事之宜。傳死刑至制也。正義曰釋詁云辟罪也死是罪之大者故謂死刑爲大辟經歷陳罰之鍰數五刑之疑各自入罰不降相因不合死疑入宮宮疑入剕者是古之制也所以然者以其所犯疑不能決故使贖之次刑非其所犯故不得降相因。傳別言至相備。正義曰此經歷言二百三百五百者各是刑之條也每於其條有犯者實則刑之疑則罰之刑屬罰屬其數同也別言罰屬五者各言其數合言刑屬但揔云三千明刑罰同其屬數互見其義以相備也經云大辟之罰其屬二百文異於上四罰者以大辟二字不可云大辟罰之屬故分爲二句以其二字足使成文

上下比罪無僭亂辭勿用不行上下比方其罪無聽僭亂之辭以自疑勿用折獄不可行。僭子念反

惟察惟法其審克之惟當清察罪人之辭附以法理其當詳審能之

上刑適輕下服重刑有可以虧減則之輕服下罪

下刑適重上服輕重諸罰有權一人有二罪則之重而輕并數輕重諸刑罰各有權宜。并必政反數色住反

刑罰世輕世重惟齊非齊有倫有要言刑罰隨世輕重也刑新國用輕典刑亂國用重典刑平國用中典凡刑所以齊非齊各有倫理有要善。

疏上下至有要。正義曰此又述斷獄之法將斷獄訟當上下比方其罪之輕重乃與獄官衆議斷之其囚有僭亂之虛辭者無得聽之勿用此辭斷獄此僭亂之辭言不可行也惟當清察罪人之辭惟當附以法理其當詳審使能之勿使僭失爲不能也上刑適輕者謂一人雖犯一罪狀當輕重兩條據重條之上有可以虧減者則之輕條服下罪也下刑適重者

謂一人之身輕重二罪俱發則以重罪而從上服令之服上罪或輕或重諸所罪罰皆有權宜當臨時斟酌其狀不得雷同加罪刑罰有世輕世重當視世所宜權而行之行罰者所以齊非齊者有倫理有要善戒令審量之。傳上下至可行。正義曰罪條雖有多數犯者未必當條當取故事並之上下比方其罪之輕重上比重罪下比輕罪觀其所犯當與誰同獄官不可盡賢其間或有阿曲宜預防之僭不信也獄官與囚等或作不信之辭以惑亂在上人君無得聽此僭亂之辭以自疑惑勿即用此僭亂之辭以之斷獄此僭亂之言不可行用也。傳一人至權宜。正義曰一人有二罪則之重而輕并數者謂若一人有二罪則應兩罪俱治今惟斷獄以重條而輕者不更別數與重并數爲一劉君以爲上刑適輕下刑適重皆以爲一人有二罪上刑適輕者若今律重罪應贖輕罪應居作官當者以居作官當爲重是爲上刑適輕下刑適重者謂若二者俱是贓罪罪從重科輕贓亦備是爲而輕并數也知不然者案經既言下刑適重上服則是重上服而已何得爲輕贓亦備又今律云重罪應贖輕罪應居作官當者以居作官當爲重者此即是下刑適重之條而以爲上刑適輕之例實爲未允且孔傳下經始云一人有二罪則上經所云非一人有二罪者也劉君妄爲其說故今不從。傳言刑至要善。正義曰刑罰隨世輕重言觀世而制刑也刑新國用輕典刑亂國用重典刑平國用中典周禮大司寇文也鄭玄云新國者新辟地立君之國用輕法者爲其民未習於教也平國承平守成之國用中典者常行之法也亂國篡弒叛逆之國用重典者以其化惡伐滅之也

罰懲非死人極于病刑罰所以懲過非殺人欲使惡人極于病苦莫敢犯者**非佞折獄惟良折獄罔非在中**非口才可以斷獄惟平良可以斷獄無不在中正。**察辭于差非從惟從**察囚辭其難在於差錯非從其僞辭惟從其本情**哀敬折獄明啟刑書胥占咸庶中正**當憐下人之犯法敬斷獄之害人明開刑書相與占之使刑當其罪皆庶幾必得中正之道。當丁浪反**其刑其罰其審克之**其所刑其所罰其當詳審能之無失中正**獄成而孚輸而孚**斷獄成辭而信當輸汝信於王謂上其鞫劾文辭。上時掌反下註同鞫九六反劾亥代反玉篇胡得反**其刑上備有并兩刑**其斷刑文書上王府皆當備具有并兩刑亦具上之

【疏】罰懲至兩刑。正義曰言聖人之制刑罰所以懲創罪過非要使人死也欲使惡人極於病若莫敢犯之而已非口才辯佞之人可以斷獄惟良善之人乃可以斷獄言斷獄無非在其中正佞人即不能然也察囚之辭其難在於言辭差錯斷獄者非從其僞辭惟從其本情斷獄之時當哀憐之下民之犯法敬慎斷獄之害人勿得輕耳斷之必令典獄諸官明開刑書相與占之皆庶幾得中正之道其所刑罰其當詳審能之勿使失中其斷獄成辭

得其信實文當輸汝信實之狀而告於王其斷刑文書上於王府皆使備具勿有疎漏其囚若犯二事罪雖從重有并兩刑上之者言有兩刑亦具上之恐獄官有所隱沒故戒之。傳當憐至之道。正義曰論語云陽膚爲士師曾子戒之云如得其情則哀矜而勿喜是斷獄者於斷之時當憐下民之犯法也死者不可復生斷者不可復續當須敬慎斷獄之害人勿得輕耳即決之五刑之屬三千皆著在刑書使斷獄者依案用之宜令斷獄諸官明開刑書相與占之使刑書當其罪令人之所犯不必當條須探測刑書之意比附以斷其罪若卜筮之占然故稱占也皆庶幾必得中正之道令獄官同心思使中也此言明啟刑書而左傳云昔先王議事以制不爲刑辟者彼鑄刑書以宣示百姓故云臨事時宜不預明刑辟人有犯罪原其情之善惡斷定其輕重乃於刑書比附而罪之故彼此各據其一義不相違也。傳斷獄至文辭。正義曰孚信也輸寫也下而爲汝也斷獄成辭而得信實當輸寫汝之信實以告於王勿藏隱其情不告王也曲必隱情直則無隱令其不隱情者欲使之無阿曲也漢世問罪謂之鞫斷獄謂之劾謂上其鞫劾文辭也。傳其斷至上之。正義曰其斷刑文書上王府皆當備具若今曹司寫案申尚書省也有并兩刑謂人犯兩事刑有上下雖罪從重斷有兩刑者亦并具上之使王知其事王或時以下刑爲重改下爲上故并亦上之

王曰嗚呼敬之哉官伯族姓朕言多懼敬之哉告使敬刑官長諸侯族同族姓異姓也我言多可戒懼以徵之。徵音景**朕敬于刑有德惟刑**我敬於刑當使有德者惟典刑**今天相民作配在下明清于單辭**今天治民人君爲配天在下當承天意聽訟當清審單辭單辭特難聽故言之。相如字馬息亮反助也**民之亂罔不中聽獄之兩辭**民之所以治由典獄之無不以中正聽獄之兩辭兩辭棄虛從實刑獄清則民治。治直吏反**無或私家于獄之兩辭**典獄無敢有受貨聽詐成私家於獄之兩辭**獄貨非寶惟府辜功報以庶尤**受獄貨非家寶也惟聚罪之事其報則以衆人見罪**永畏惟罰非天不中惟人在命**當長畏懼惟爲天所罰非天道不中惟人在教命使不中不中則天罰之**天罰不極庶民罔有令政在于天下**天道罰不中令衆民無有善政在於天下由人主不中將亦罰之。令力呈反

【疏】王曰至天下。正義曰王歎而呼諸侯曰嗚呼刑罰事重汝當敬之哉謂諸侯官之長此同族異姓等我言多可戒懼我敬於刑當刑命有德者惟典刑事今上天治民命人君爲天子配天在於下承天之意爲事甚重其聽獄訟當明白清審於獄之單辭民之所以治者由獄官無有不用中正聽訟之兩辭由以中正之故下民得治汝獄官無有敢受貨賂成私家於

獄之兩辭勿於獄之兩家受貨致富治獄受貨非家寶也惟是聚罪之事言汝身多違則不達虛
言戒行急惡疏非虛論矣多聚罪則天報汝以衆人見被九怨而罰責之汝當長畏惟天所罰天
罰汝者非是天道不中惟人在於自作教命使不中爾教命不中則天罰汝天道罰不中也若令
衆民無有善政在於天下則是人主不中天亦將罰人主諸侯爲民之主故以天罰懼之。傳敬
之至微之。正義曰此篇主多戒諸侯百官之長故知官長卽諸侯也襄十二年左傳哭諸侯之
例云異姓臨於外同族於禰廟是相對則族爲同姓姓爲異姓也告之以我言多可戒懼者以微
戒之也下言民無善政則天罰人主是微戒諸侯也。傳我敬至典刑。正義曰當使有德者惟
典刑言將選有德之人使爲刑官刑官不用無德之人也。傳今天至言之。正義曰傳以相爲
治令天治民者天有意治民而天不自治使人治之人君爲配天在下當承天意治民治之當使
稱天心也欲稱天心聽獄當淸審單辭單辭謂一人獨言未有與對之人訟者多直已以曲彼搆
辭以誣人單辭特難聽故言之也孔子美子路云片言可以折獄者其由也與片言卽單辭也子
路行直聞於天下不肯自道已長妄稱彼短得其單辭卽可以斷獄者惟子路爾凡人少能然故
難聽也。傳民之至民治。正義曰獄之兩辭謂兩人競理一虛一實實者枉屈虛者得理則此
民之所以不得治也民之所以得治者由典獄之官其無不以有中正之心聽獄之兩辭棄虛從
實實者得理虛者受刑虛者不敢更訟則刑獄淸而民治矣孔子稱必也使無訟乎謂此也。傳
典獄至兩辭。正義曰典獄知其虛受其貨而聽其詐詐者虛而得理獄官致富成私家此良之
所以亂也故戒諸侯無使獄官成私家於獄之兩辭。傳受獄至見罪正義曰府聚也功事也受
獄貨非是家之寶也惟最聚近罪之事爾罪多必有惡報其報則以衆人見罪也衆人見罪者多
天必報以禍罰故下句戒令畏天罰之。傳當長至罰之正義曰衆人見罪者多天必報以禍罰
汝諸侯等當長畏懼爲天所罰天之罰人非天道不得其中惟人在其教命自使不中教命不中
則天罰之諸侯一國之君施教命於民者也故戒以施教命中否也。傳天道至罰之。正義曰
天道下罰罰不中者令使衆民無有善政在於天下由人主不中爲人主不中故無善政天將亦
罰人主人主謂諸侯此言戒諸侯也**王曰嗚呼嗣孫今往何監非德于民之中尚明聽之哉**嗣孫
諸侯嗣世子孫非一世自令已往當何監視非當立德於民爲之中正乎庶幾明聽我言而行之哉**哲人惟刑無疆之辭屬于五極咸**
中有慶言智人惟用刑乃有無窮之善辭名聞於後世以其折獄屬五常之中正皆中有善所以然也。屬音燭**受王嘉師監于茲祥刑**
有邦有土受王之善衆而治之者視於此善刑欲其勤而法之爲無疆之辭 疏 王曰至祥刑。正義曰戒之既終王又言而歎曰嗚呼汝諸侯嗣世子孫等從自今已往當何所監視非

當視立德於民而爲之中正乎言諸侯并嗣世惟當視此立德於民爲之中正之事汝必視此庶幾明聽我言而行之哉有智之人惟能用刑乃有無疆境之善辭者以其折獄能屬於五常之中正皆中其理而法有善政故也汝有邦有土之君受王之善衆而治之當視於此善刑從上已來舉善刑以告之欲其勤而法之使有無窮之美譽○傳言智至以然○正義曰屬謂屬著也極中也𢡟善也五常謂仁義禮智信人所常行之道也言得有善辭名聞於後世者以其斷獄能屬著於五常之中正皆得其理而法之有善所以得然也知五是五常者以人所常行惟有五事知是五常也

尙書注疏挍勘記卷十九

康王之誥第二十五　周書

圭天子之正號　古本正作政　羣臣陳戒　纂傳陳作進

太保率西方諸侯　古本率作帥下同　若使東伯任重　纂傳伯作方　圭是文馬之物　宋板纂傳同齊召南云舊本作文馬非也據覲禮賈疏皆以璧帛致之監本作致字是下文命同　馬卓上　閩本明監本纂傳同毛本卓作皁按皁字誤覲禮作匹馬卓上　史言王荅拜之意也　宋板言作原按纂傳已作言

自許與諸侯爲王也　纂傳同毛本王作主

皆再拜稽首　古本皆作並　誕受羑若　古本受下有厥字　務崇先人之美　纂傳美作業　文武所憂　宋板閩本同毛本武作王

言聖德治　毛本治作洽案治字誤

用端命于上帝　石經補缺于誤作亏　乃命建侯樹屏　古本侯上有諸字　樹以爲蕃屏　岳本纂傳同毛本蕃作藩疏同　安汝先公之臣服於先王而法循之　古本公作君循作修　言雖汝身在外之爲諸侯　古本岳本宋板纂傳之作士與疏合

畢命第二十六　周書

古本首題尙書卷第十二畢命第二十六周書孔氏傳

今其逸篇有冊命霍侯之事不同與此序相應非也與此序相應浦鏜從埤傳作與此不應○按不同謂異於豐刑也漢志豐刑本異於序逸篇冊命霍侯又與漢志不同亦不與序相應故知其非也與字上宜更有不字或衍同字亦通埤傳似不可從

用能愛殷王之命岳本宋板纂傳王之二字倒與疏標目合　惟殷頑民古本岳本宋板纂傳惟作慎是也岳本考正云慎字正釋毖字義孔疏云慎彼殷之頑民諸本作惟字非　命之北近王室毛本北作比案北字誤

彰善癉惡孫志祖云此彰字亦開元中所改也古彰字影字皆作章字景字不加彡禮記章義癉惡可證　辭以理實爲要按正義當作以體　紂以靡靡

利口惟賢古本惟下有爲字纂傳有爲無惟按作爲是也若惟爲疊見則惟字當在紂字下　心未厭服古本岳本宋板厭作壓按釋文有壓字音纂傳作厭疏同

惟公克成厥終古本公上有畢字誤　不可不尙古本下有道字

亦有無窮之聞古本亦作其　以聞於後世古本岳本宋板纂傳俱無以字　傳敬順至畢公浦鏜云自邦之安危以下凡九節僅存一條當有脫落　所以勉勸畢公宋板勸作勵按宋本是也

君牙第二十七　周書宋板下行題尙書注疏卷第十九

作君牙陸氏曰君牙或作君雅○按禮記緇衣作君雅注云書序作牙假借字也然則記自作雅經自作牙陸言或作君雅自指記言非謂經之別本或作雅也但無顯證或僞孔本有作雅者姑存以俟攷

王若曰嗚呼君牙毛本嗚呼作鳴呼誤　亦惟先正之臣正唐石經古岳宋板蔡本俱作王按本篇下文及說命文侯之命言先正皆無之臣二字則此正字當屬王字之譌先王之臣猶言先正爾　小民惟曰怨咨古本曰作日下同　民猶怨咨古本岳本宋板咨作嗟與疏標目合

厥惟艱哉古本艱作難　以謀其易民乃寧古本岳本宋板寧作安○按安字正釋經文寧字　故今命汝爲大司徒宋板大司

徒作我輔翼汝當正身心以率之宋板正身心作為中正

啓佑我後人古本佑作佐　文武之謀業古本岳本葛本宋板閩本明監本纂傳同毛本武誤作王○按疏標目各本俱誤作王毛本遂併改傳非　傳

文王至邪缺按王當作武各本皆誤　王若曰君牙乃惟由先正舊典時式山井鼎曰正永懷堂本作王古本作生並非　汝惟當

奉用先正之臣所行故事盧文弨云經當作先正傳當作先王之臣先王之臣乃解先正二字

冏命第二十八　周書

穆王命伯冏為周太僕正陸氏曰冏字亦作臩○今按史記周本紀正義引尚書序云穆王令伯臩為大僕正葢此字自魏晉以前俱作臩為孔亦必作臩後人始改為冏耳集解引孔安國曰伯冏名也冏字疑亦後人所改非裴氏原文　故以為周禮太御者知非周禮太僕浦鏜云者字疑在太僕下　則此云

太僕是矣纂傳是作足按足是也　故以太御為長宋板同毛本御作僕　齊訓通也岳本閩本明監本毛本通上有中也聖訓四字案此誤脫

言侍左右之臣毛本侍作恃按恃字不誤

今予命汝作大正古本正上有僕字按疏云命汝作太僕官大正則大字作如字讀不讀為太古本非也　今選其在下屬官毛本今作令案今字

誤　襄三十年左傳云宋板十下有一字按有者是也　非是愛前人也宋板同毛本前作側

爾無昵于憸人昵古本作暱陸氏曰憸本亦作惡

呂刑第二十九　周書

謂書緯刑將得放之篇盧文弨云刑將得放當作刑德放是也　何以得專王刑也宋板同毛本王作主　刖剕五百宋板纂傳同毛

本刖作剕○按周禮司刑是刖字　令穆王改易之者毛本令作今

惟呂命王享國百年耄荒陸氏曰耄本亦作薹○按說文當作薹此薹字正說文薹字之譌也 言百年大期古本大期作大其屬下讀按疏云美大其事則作其是也

度作刑以詰四方石經考文提要云坊本詰譌誥 北至命呂侯之年宋板北作比是也毛本作此亦非

罔不寇賊鴟義陸氏曰義本亦作誼 殺戮無辜古本辜作罪 越茲麗刑并制古本刑作戮 罔差有辭古本辭作詞按山井鼎按下鰥寡有辭于苗云古文辭作詞下師聽五辭五辭簡孚無僭亂辭察辭于差獄之兩辭無疆之辭並同傳中辭字皆同今本 民興胥漸古本胥作匹 上帝監民古本民作人 皇帝哀矜庶戮之不辜陸氏曰皇宜作君字○按陸氏因傳有君帝之語遂謂經之皇字宜作君不知經自作皇傳自作君傳以君帝釋經皇帝以別於秦之所謂皇帝也皇之為君自是常訓故傳不特釋之下經官伯傳作官長亦將謂經之伯字當作長乎考單本釋文乃大書君帝二字注云君宜作皇字尤為舛誤注疏本所載不誤也 皇帝帝堯也岳本葛本同毛本皇作君山井鼎曰宋板君作皇正嘉同古本萬歷崇禎本俱作君今按岳葛乃十行閩本纂傳亦俱作皇疏引釋詁以解傳則傳宜作君明矣陸德明所據之本蓋亦作君也

報為虐者以威誅遏絕苗民古本絕下有滅字按如古本則誅字宜屬下讀 蚩尤是炎帝之末諸侯君也閩本同毛本君作名按君字誤 皇帝所伐者毛本皇作黃案所改是也 學蚩尤為此者浦鏜云亂誤此是也 三生凶德孫志祖云禮緇衣疏引鄭注作凶惡 必皆違之宋板皆作背按宋本是也 傳君帝至下國山井鼎曰注文古本萬歷崇禎本作君帝其餘注疏本皆作皇帝而疏所引諸本皆作君帝未知所適從耳○按十行本亦作君益知傳文宜作君帝

使人神不擾古本人作祇按祇乃民之譌 地民不至於天疏云地民或作地祇學者多聞神祇又民字似祇因妄改使謬耳毛居正曰祇作民誤○按此傳全本楚語楚語民神對言故傳亦以神民對言疏說甚明毛氏不從何也岳本纂傳及明刻注疏諸本俱作祇蓋為毛氏所誤惟此本不誤 禹治洪水宋板治下空一字按治上疑有平字

今爾罔不由慰曰勤按段玉裁云曰勤釋文作日月字人實反一音曰音曰當作音越正義作予曰字云言曰我當勤之王鳴盛云孔傳今汝無不用安自居曰當勤之按曰
當勤之下文所謂徒念戒而不勤也孔本本作曰字今定作曰唐石經作日非也欲令其謙而勿自取也閩本同毛本取作恃或當曰欲勤行宋板閩本
同毛本曰作日

當何所度史記集解度作居按度與宅古字通用宅訓居故史記作居若孔意則當與王肅同訓度爲謀故疏云何所謀度非惟度及世之用刑輕重所宜乎是也裴氏所引殆有
意遷就非孔氏本文

其罪惟均岳本均作鈞使與罰各相當古本岳本宋板史記集解各作名與疏合按纂傳亦誤作各刖足曰剕古本剕下有刑字按以上兩節傳例
之當有刑字必令內之與證毛本內作因按內字誤其當清證審察盧文弨云證當作澄楚辭不清澂其然否下同或記可刑宋板閩本
同毛本記作皆盧文弨云作記非皆當嚴敬天威天威勿輕聽用刑也毛本天威二字不重此誤重也閩本誤同覲其犯狀閩本同毛本覲作觀
案觀字誤或雖有證見事非疑似閩本同毛本非作涉無服疑似之狀宋板服作復是也捐害王道閩本同毛本捐作損是也因有親
戒在官吏閩本同毛本戒作戚而此是也宋板而作卽今律和合御藥宋板倒和合二字山井鼎曰見于唐律十惡之條作合和爲是或可以爲
赦閩本同毛本作或以爲可赦案所改是也正義曰釋詁云宋板詁作言按言字不誤此經歷言二百三百五百者山井鼎曰正嘉二本同閩本同
宋本三百作二百毛本二百作一百案宋本二百似複衍毛本一百亦疑誤

有要善岳本纂傳善作義與疏不合俟攷輕重應居官當者毛本重作罪案重字誤

謂上其鞫劾文辭古本岳本宋板鞫作鞫岳本考證云說文窮理罪人曰鞫中應從言爲是當哀憐之下民之犯法宋板憐下無之字

故云臨事時宜宋板時作制按時字非也言汝身多違則不達虛言戒行急惡疏非虛論矣浦鏜云一十九字當誤衍盧文

弨云刪此十九字義無不足定是衍文無疑○按此數句疑是他節疏文誤入于此而又多誤字遂不可解

惟最聚近罪之事爾宋板最作是故下句戒

令畏天罰之宋板之作也是也

尚明聽之哉葛本聽誤作德

尚書注疏挍勘記卷十九

文侯之命第三十

周書　孔氏傳　孔穎達疏

平王錫晉文侯秬鬯圭瓚 以圭爲杓柄謂之圭瓚○平王馬無平字錫星歷反馬本作賜秬音巨鬯勑亮反瓚才但反杓上灼反柄彼病反 作

文侯之命 所以名篇幽王爲犬戎所殺平王立而東遷洛邑晉文侯迎送安定之故錫命焉 文侯之命 平王命爲侯伯

疏 ○平王至之命○正義曰幽王嬖褒姒廢申后逐太子宜臼宜臼奔申申侯與犬戎既殺幽王晉文侯與鄭武公迎宜臼立之是爲平王遷於東都平王乃以文侯爲方伯賜其秬鬯之酒以圭瓚副焉作策書命之史錄其策書作文侯之命○傳以圭至圭瓚○正義曰祭之初酌鬱鬯之酒以灌尸圭瓚者酌鬱鬯之杓杓下有槃瓚即槃之名也是以圭爲杓之柄故謂之圭瓚周禮典瑞云祼圭有瓚以肆先王以祼賓客鄭司農云於圭頭爲器可以挹鬯祼祭謂之瓚以肆先王灌先王祭也鄭玄云肆解牲體以祭因以爲名爵行曰祼漢禮瓚槃大五升口徑八寸下有槃口徑一尺詩云瑟彼玉瓚黃流在中毛傳云玉瓚圭瓚也黃金所以飾流鬯也鄭云黃流秬鬯也圭瓚之狀以圭爲柄黃金爲勺青金爲外朱中央是說圭瓚之形狀也禮無明文而知其然者祭統云君執圭瓚祼尸大宗。執圭瓚亞祼鄭云圭瓚璋瓚祼器也以圭璋爲柄酌鬱鬯曰祼然則圭瓚璋瓚惟柄以圭璋爲異其瓚形則同考工記玉人云祼圭尺有二寸有瓚以祀廟大璋中璋九寸邊璋七寸厚寸黃金勺青金外朱中鼻寸鄭云鼻勺流也凡流皆爲龍口也三璋之勺形如圭瓚是鄭以璋形如此知圭瓚亦然毛傳又云九命然後錫以秬鬯圭瓚則晉文侯於時九命爲東西大伯故得受此賜也秬鬯從經爲傳故此惟解圭瓚○傳所以至命焉○正義曰周本紀云幽王嬖褒姒褒姒生子伯服幽王廢申后并去太子用褒姒爲后伯服爲太子申侯怒乃與西夷犬戎共攻殺幽王於是諸侯乃與申侯共立太子宜臼是爲平王東徙於洛邑避戎寇隱六年左傳周桓公言於王曰我周之東遷晉鄭焉依鄭語云晉文侯於是乎定天子是迎送安定之故平王錫命焉○傳平王命爲侯伯○正義曰伯長也諸侯之長謂之伯也僖元年左傳云凡侯伯救患分災討罰禮也是與諸侯之長爲侯伯王肅云幽王既滅平王東遷晉文侯鄭武公夾輔王室者。爲大國功重故平王命爲侯伯

王若曰父義和 順其功而命之文侯同姓故稱曰父義和字也稱父者非一人故以字別之○義和馬云能以義和諸侯義本作誼別彼列反 丕顯文武克

愼明德大明乎文王武王之道能詳愼顯用有德昭升于上敷聞在下惟時上帝集厥命于文王更述
文王所以王也言文王聖德明升于天而布聞在下居惟以是故上天集成其王命德流子孫○聞音問王于況反亦惟先正克左右昭事厥辟言君
旣聖明亦惟先正官賢臣能左右明事其君所以然○辟必亦反越小大謀猷罔不率從肆先祖懷在位文王君聖臣良於小
大所謀道德天下無不循從其化故我後世先祖歸在王位疏王若至在位○正義曰平王順文侯之功親之敬而呼其字曰父義和旣呼其字乃告以上世之事大明乎文王武王之道能
詳順顯用有德之人以爲大臣文王之爲王也聖德明升於天言其道至天也又布聞於在下言其德被民也惟以是故上天成其大命於文王使之身爲天子澤流後世文武聖明如此亦惟先世長
官之臣能左右明事其君君聖臣賢之故於小大所謀道德天下無有不循從其化故我之先祖文武之後諸王皆得歸在王位言先世聖王得賢臣之力將說己無賢臣故言此也○傳順其至别之
○正義曰覲禮說天子呼諸侯之義曰姓大國則曰伯父其異姓則曰伯舅同姓小國則曰叔父其異姓則曰叔舅鄭玄禮注云稱之以父與舅親親之辭晉文侯唐叔之後與王同姓故稱曰父曲禮
天子謂二伯爲伯父伯舅討文侯爲侯伯天子當呼爲伯父此不云伯而直稱父者九親之也左傳以文侯名仇今呼曰義和知是字也天子於同姓諸侯皆呼爲父稱父者非一人若不稱其字無以
知是文侯故以字别之鄭玄讀義爲儀儀仇皆訓匹也故名仇字儀古人名字不可皆令相配不必然也○傳文王至王位○正義曰後世先祖謂文武之後在令王之先祖成康以至宣幽皆是也懷
歸也歸在王位者王位是其所有也若歸向家然故稱歸也嗚呼閔予小子嗣造天丕愆歎而自痛傷也言我小子而遭天大罪過父死國敗
祖業隤隕○予如字又音與愆去虔反隤杜回反隕于敏反殄資澤于下民侵戎我國家純言周邦喪亂絕其資用惠澤於下民侵兵傷我
國及卿大夫之家禍甚大○殄大見反即我御事罔或耆壽俊在厥服予則罔克所以遇禍即我治事之臣無有耆宿壽考
俊德在其服位我則材劣無能之致疏嗚呼至罔克○正義曰王又歎而自傷嗚呼疲病者是我小子繼嗣先王之位遭天大罪過於我周家父死國敗傾覆祖業致使周邦喪亂絕其資用惠
澤於下民言下民資用盡致使而王澤竭也西夷犬戎侵兵傷我國及卿大夫之家其禍亦甚大也所以遇此禍者即我治事之臣無有耆宿壽考俊德之人在其服位我則材弱無能之致自恨已弱
不能致得賢臣恐又不能自立也○傳言周至甚大○正義曰此經所言追敘幽王滅事民不自治立君以養之民之資用是王者佑助以得之言周邦喪亂不能撫佑下民絕其資用惠澤於下民也

幽王之滅由夷狄交侵兵傷我國及卿大夫之家其禍甚大諸言國家者皆謂國爲國家傳意欲見君臣俱被其害故以家爲卿大夫之家王肅云遭天之大愆謂幽王爲犬戎所殺殄絶其先祖之澤於下民侵犯兵寇傷我國家甚大謂犬戎也○傳所以至之致○正義曰此經亦是追欽往事言幽王所以遇禍者卽我周家治事之臣無有耆宿壽考俊德之人在其服位致使有犬戎之禍亦是我材劣無能之致幽王之時平王被逐在外國之興亡非平王所知言我無能之致者引過歸已自懼將來復然故下句思得賢臣

曰惟祖惟父其伊恤朕躬嗚呼有績予一人永綏在位王曰同姓諸侯在我惟祖惟父列者其惟當憂念我身嗚呼能有成功則我一人長安在王位言恃諸侯父義和汝克紹乃顯祖重稱字親之不稱名尊之言汝能明汝顯祖唐叔之道獎之汝肇刑文武用會紹乃辟追孝于前文人言汝今始法文武之道矣當用是道合會繼汝君以善使追孝於前文德之人汝君平王自謂也繼先祖之志爲孝○辟扶亦反汝多脩扞我于艱若汝予嘉戰功曰多言汝之功多甚脩矣乃扞我於艱難謂救周誅犬戎汝功我所善之○扞下旦反注同

疏曰惟至予嘉○正義曰王又言我以無能之致私爲言曰同姓諸侯惟我祖之列者惟我父之列者其惟當憂念我身又自傷歎嗚呼此諸侯等若有能助我有功則我一人長安在王位言已無能惟將賴諸侯也又呼文侯字曰父義和汝能明汝顯祖唐叔之道汝始法文武之道用是道合會繼汝君以善追孝於前世文德之人救周之國汝功爲多甚脩矣乃能扞蔽我於艱難謂救周誅犬戎也如汝之功是我所善陳其前功以勸勉之○傳王曰至諸侯○正義曰文侯是同姓諸侯王言已未得文侯之時常望同姓助已王私爲言曰同姓諸侯在我惟祖惟父列者惟當憂念我身伊訓惟也望得同姓之間有憂已者以思謂未得更歎而爲言嗚呼同姓諸侯若有能助我有功則我一人長得安在王位言已恃賴諸侯思得其人在後果得文侯告文侯以此言言已思文侯之功○傳重稱至獎之○正義曰天子之於諸侯當稱父舅而已既呼其父又稱其字所以別他人也初則別於他人重則可以已矣重稱其字者親之也禮君父之前曰名朋友之交曰字是名重於字也輕前人則斥其名尊前人則避其重故不稱其名尊之也不於上文作傳於此言尊之者就此親之并解之也昭乃顯祖不知所斥以晉之上世有功名者惟有唐叔耳故知明汝顯祖唐叔之道所以勸獎之令其繼唐叔之業也○傳言汝至爲孝○正義曰以其初有大功終當不殞其業故言始法文武之道當用是文武之道合會繼汝君以善令以功德佐汝君使汝君繼前世追行孝道於前世文德之人汝君者平王自謂也先祖之志在於平定天下故子孫繼父祖之志爲孝也○傳戰功至所善○正義曰戰功曰多者周禮司勳文又云王功曰勳國功曰功民功曰庸事功曰勞治功曰力戰功曰多彼有此六功也言功多殊於他人故

云汝之功多甚脩矣言其功脩整美其功之善也文侯之功在於誅犬戎立平王言乃扞蔽我於艱難知謂救周誅犬戎也若訓如也如汝之功我所嘉也王肅云云如汝之功我所善也

王曰父義和其歸視爾師寧爾邦遣令還晉國其歸視汝眾安汝國內上下○令力呈反**用賚爾秬鬯一卣**黑黍曰秬釀以鬯草不言圭瓚可知卣中罇也當以錫命告其始祖故賜鬯○賚力代反卣音酉又音由釀女亮反**彤弓一彤矢百盧弓一盧矢百**彤赤盧黑也諸侯有大功賜弓矢然後專征伐彤弓以講德習射藏示子孫○彤徒冬反**馬四匹**馬供武用四匹曰乘侯伯之賜無常以功大小為度○供音恭**父往哉柔遠能邇惠康小民無荒寧**父往歸國哉懷柔遠人必以文德能柔遠者必能柔近然後國安安小人之道必以順無荒廢人事而自安**簡恤爾都用成爾顯德**當簡核汝所任憂治汝都鄙之人人和政治則汝顯用有德之功成矣不言鄙由近以及遠○核尹革反治直吏反

【疏】王曰至顯德○正義曰王既陳其功乃賚賜之王曰父義和其當歸汝晉國視汝眾民安汝國內上下用賜汝秬鬯之酒一卣罇歸以告祭汝之始祖又賜汝彤弓一彤矢百玈弓一玈矢百馬四匹父往歸國哉必以文德安彼遠人欲安遠必能安近是遠近乃得安耳當以順道安汝之小民無得荒廢人事以自安逸簡核汝所任之臣憂治汝都鄙之人民用成汝顯明之德戒使歸國善治民也○傳黑黍至賜鬯○正義曰釋草云秬黑黍李巡曰黑黍一名秬周禮鬱人掌和鬱鬯以實彝而陳之鄭云鬱鬱金香草也築鬱金煮之以和鬯酒鄭眾云鬱為草若蘭又有鬯人掌供秬鬯鄭玄云鬯釀秬為酒芬香調暢於上下也如彼鄭說釀黑黍之米為酒築鬱金之草煮以和之此傳言釀以鬯草似用鬯草合釀不同者終是以鬯和黍米之酒或先或後言之耳詩美宣王賜召穆公云釐爾圭瓚秬鬯一卣告于文人知賜秬鬯者必以圭瓚副焉此不言圭瓚明并賜之可知也卣中尊也釋器文孫炎云樽彝為上罍為下卣居中郭璞曰在罍彝之間卽犧象壺著大山等六尊是也周禮司尊彝云春祠夏禴祼用雞彝鳥彝秋嘗冬烝祼用斝彝黃彝則祭時實鬯酒於彝此用卣者未祭則盛於卣及祭則實於彝此初賜未祭故盛以卣也詩稱告于文人毛傳云文人文德之人也鄭玄云王賜召虎以鬯酒一尊使以祭其宗廟告其先祖諸有德美見記也然則得秬鬯之賜當徧告宗廟此傳惟言告始祖者舉祖之尊者言之耳○傳彤赤至子孫○正義曰彤字從丹玈字從玄故彤赤玈黑也是諸侯有大弓賜弓矢然後專征伐禮記王制文也周禮司弓矢掌六弓其名王弧夾庾唐大鄭玄云六者弓異體之名也往體寡來體多曰王弧往體多來體寡曰夾庾往體來體若一曰唐大經又云唐弓大弓以授學射者使者勞者鄭云學射者弓用中後習強弱則易也使者勞者弓亦用中遠近可也勞者勤勞王事若晉文侯受弓矢之賜者鄭玄以此彤弓玈弓為周禮唐弓大弓唐大是弓強弱之名彤

玈是弓赤黑之色孔意亦當然也此傳及毛傳皆云彤弓以講德習射用周禮爲說也唐弓大弓以授學射者是習射也授使者勞者是講德也講論知其有德乃賜之耳襄八年左傳云晉范宣子來聘季武子賦彤弓宣子曰城濮之役我先君文公受彤弓于襄王以爲子孫藏杜預云藏之以示子孫○傳馬供至爲度○正義曰六畜特以馬賜之者爲馬供武用故也周禮校人云乘馬一師四圉圉養一馬是四匹曰乘乘車必駕四馬故也司勳云凡賞無常輕重視功是侯伯之賜無常以功大小爲度○傳父往至相安○正義曰論語云遠人不服則脩文德以來之是懷柔遠人必以文德也能柔遠者必能柔近遠近俱安然後國安惠順也康安也言順安小民者安小民之道必以順道安之故言順安也順者順小民之心爲其政也論語云因民之所利而利之是順安也○傳當簡至及遠○正義曰簡恤者共有爾都之文當簡核汝都內善人而任之令以德憂治汝都鄙之人人和政治則汝顯用有德之功成矣言用賢之名旣成國君之治亦成也鄭云都國都也鄙邊邑也言都不言鄙由近以及遠也

費誓第三十一

周書　　孔氏傳　　孔穎達疏

魯侯伯禽宅曲阜治封之國居曲阜○伯禽魯侯名徐夷並興東郊不開徐戎淮夷並起爲寇於魯故東郊不開○開舊讀皆作開馬本作闢作費誓魯侯征之於費地而誓衆也諸侯之事而連帝王孔子序書以魯有治戎征討之備秦有悔過自誓之戒足爲世法故錄以備王事猶詩錄商魯之頌○費音祕

費誓費魯東郊之地名

疏 魯侯至費誓○正義曰魯侯伯禽於成王卽政元年始就封於魯居曲阜之地於時徐州之戎淮浦之夷並起爲寇於魯東郊之門不敢開闢魯侯時爲方伯率諸侯征之至費地而誓戒士衆史錄其誓辭作費誓○傳徐戎至不開○正義曰經稱淮夷徐戎序言徐夷略之也此戎夷在魯之東諸侯之制於郊有門恐其侵逼魯境故東郊之門不開○傳費魯至地名○正義曰甘誓牧誓皆至戰地而誓知費非戰地者東郊不開則戎夷去魯近矣此誓令其治兵器具糗糧則是未出魯境故知費是魯東郊地名非戰處也

公曰嗟人無譁聽命伯禽爲方伯監七百里內之諸侯帥之以征歎而勑之使無喧譁欲其靜聽誓命○譁戶瓜反監工銜反徂茲淮夷徐戎並興今往征此淮浦之夷徐州之戎並起爲寇此戎夷帝王所羈縻統敘故錯居九州之內秦始皇逐出之善敹乃甲胄敿乃干無敢不弔言當善簡

汝甲鎧冑兜鍪施汝楯紛無敢不令至攻堅使可用。敹了彫反敿居表反弔音的鎧苦代反兜丁侯反鍪音矛楯常準反又音允紛芳云反令力呈反

備乃弓矢鍛乃戈矛礪乃鋒刃無敢不善

備汝弓矢弓調矢利鍛鍊戈矛磨礪鋒刃皆使無敢不功善。鍛丁亂反礪力世反鍊來見反

疏 公曰至不善。正義曰魯侯將征徐戎召集士衆歎而勑之公曰嗟在軍之人無得喧譁皆靜而定我誓命在往征此淮浦之夷徐州之戎以其並起爲寇故也汝等善簡擇汝之甲冑施汝楯紛無敢不令至攻極堅備汝弓矢一弓百矢令弓調矢利鍛鍊汝之戈矛磨礪汝之鋒刃無敢不使皆善戒之使善言不善將得罪也。傳伯禽至誓命。正義曰禮諸侯不得專征伐惟州牧於當州之內有不順者得專征之於時伯禽爲方伯監七百里內之諸侯故得帥之以征戎夷王制云千里之外設方伯以八州八伯是州別立一賢侯以爲方伯即周禮大宗伯云八命作牧是也禮記明堂位云封周公於曲阜地方七百里孔意以周之大國不過百里禮記云七百里者監此七百里內之諸侯非以七百里地并封伯禽也下云魯人三郊三遂指言魯人明於軍時內更有諸侯之人故知帥七百里內諸侯之人以之共征也鄭云人謂軍之士衆及費地之民案下句令塡塞坑穽必使軍旁之民塞之或當如鄭言也。傳令往至出之。正義曰詩美宣王命程伯休父率彼淮浦省此徐土知淮夷是淮浦之夷徐戎是徐州之戎也四海之名東方曰夷西方曰戎謂在九州之外此徐州淮浦中夏之地而得有戎夷者此戎夷帝王之所羈縻而統敘之不以中國之法齊其風俗故得雜錯居九州之內此伯禽之時有淮浦者淮浦之夷並起詩美宣王命召穆公平淮夷則淮夷之處中國久矣漢時內地無戎夷者秦始皇逐出之始皇之崩至孔之初惟可三四十年古老九在及見其事故孔得親知之也王肅云皆紂時錯居中國經傳不說其事無以知紂時來也。傳言當至可用。正義曰世本云杼作甲宋仲子云少康子杼也說文云冑兜鍪也兜鍪首鎧也經典皆言甲冑秦世已來始有鎧兜鍪之文古之作甲用皮秦漢已來用鐵鎧鍪二字皆從金蓋用鐵爲之而因以作名也甲冑爲有善有惡故令敹簡取其善者鄭云敹謂穿徹之謂甲繩有斷絕當使敹理穿治之干是楯也敿乃干必施功於楯但楯無施功之處惟繫紛於楯故以爲施汝楯紛紛如綬而小繫於楯以持之其以爲飾鄭云敿尤繫也王肅云敿楯當有紛繫持之是相傳爲此說也弔訓至也無敢不令至極攻堅使可用鄭云至尤善也。傳備汝至功善。正義曰備訓具也每弓百矢弓十矢千使其數備足令弓調矢利案毛傳云五十矢爲束或臨戰用五十矢爲束凡金爲兵器皆須鍛礪有刃之兵非獨戈矛而已云鍛鍊戈矛磨礪鋒刃令其文互相通稱諸侯兵器皆使無敢不功善令皆利快也

今惟淫舍牿牛馬

今軍人惟大放舍牿牢之牛馬言軍所在必放牧也。牿工毒反

杜乃擭敜乃穽無敢傷牿牿之傷汝則有常刑

擭捕獸機檻當杜塞之穽穿地陷獸當以土窒斂之無敢令傷所以牿牢之牛馬牛馬之傷汝則有殘人畜之常刑○杜本又作敷擭華化反徐戶覆反斂徐乃協反又乃結反穽在性反檻戶減反窒珍栗反畜許六反又丑六反

疏 今惟至常刑○正義曰此戒軍旁之民也今軍人惟欲大放舍牿牢之牛馬令牧於野澤杜汝捕獸之擭塞汝陷獸之穽無敢令傷所放牿牢之牛馬牛馬之傷汝則有殘害人畜之常刑○傳今軍至放牧○正義曰淫訓大也周禮充人掌繫祭祀之牲牷祀五帝則繫于牢芻之三月鄭玄云牢閑也校人掌王馬之政天子十有二閑馬六種然則養牛馬之處謂之牢閑牢閑是周衛之名也此言大舍牿牛馬則是出之牢閑牧於野澤令其逐草而牧之故謂此牢閑之牛馬爲牿牛馬而知牿即閑牢之謂也故言大放舍牿牢之牛馬言軍人所在必須放牧此告軍旁之民也既言牛馬在牿遂以牿爲牛馬之名下云無敢傷牿謂傷牛馬牿之傷謂牛馬傷也鄭玄以牿爲梏梏之梏施梏於牛馬之脚使不得走失○傳擭捕至常刑○正義曰周禮冥氏掌爲阱擭以攻猛獸知穽擭皆是捕獸之器也檻以捕虎豹穿地爲深坑又設機於上防其躍而出也穽以捕小獸穿地爲深坑入必不能出其上不設機也穽以穿地爲名擭以得獸爲名擭亦設於穽中但穽不設機爲異耳杜塞之窒斂之皆閉塞之義使之塡坑廢機無敢令傷所放牿牢之牛馬牛馬之傷汝則有殘人畜之常刑今律文施機搶作坑穽者杖一百傷人之畜產者償所減價王肅云杜閑也擭所以捕禽獸機檻之屬斂塞也穽穿地爲之所以陷墮之恐害牧牛馬故使閉塞之鄭玄云山林之田春始穿地爲穽或設擭其中以遮獸擭作罰。也

馬牛其風臣妾逋逃勿。敢越逐馬牛其有風佚臣妾逋亡勿敢棄越壘伍而求逐之役人賤者男曰臣女曰妾○逋布吳反佚音逸

祗復之我商賚爾衆人其有得佚馬牛逃臣妾皆敬還復之我則商度汝功賜與汝○商如字徐音章賚力代反徐音來度待洛反

乃越逐不復汝則有常刑越逐爲失伍不還爲攘盜汝則有此常刑○攘如羊反

無敢寇攘踰垣牆軍人無敢暴劫人踰越人垣牆物有自來者無敢取之○垣音袁

竊馬牛誘臣妾汝則有常刑軍人盜竊馬牛誘偷奴婢汝則有犯軍令之常刑

甲戌我惟征徐戎誓後甲戌之日我惟征之

峙乃糗糧無敢不逮汝則有大刑皆當儲峙汝糗糒之糧使足食無敢不相逮及汝則有乏軍興之死刑○峙直里反爾雅云具也糗去九反一音昌紹反糧音良糒音備

魯人三郊三遂峙乃楨榦。甲戌我惟築總諸國之兵而但稱魯人峙具楨榦道近也題曰楨旁曰榦言三郊三遂明東郊距守不峙甲戌日當築攻敵壘距堙之屬○楨徐音貞榦工翰反築陟六反守手又反堙音因

無敢不

供汝則有無餘刑非殺峙具楨榦無敢不供不供汝則無有餘之刑刑者非一也然亦非殺汝。供音恭魯人三郊三遂峙乃芻茭無敢不多汝則有大刑郊遂多積芻茭供軍牛馬不多汝則亦有乏軍興之大刑。芻初俱反茭音交

【疏】馬牛至大刑。正義曰馬牛其有放佚臣妾其有逋逃汝無敢棄越壘伍而遠求逐之其有得逸馬牛逃臣妾皆敬還復之歸於本主我則商度汝功賞賜汝汝若棄越壘伍遠求逐馬牛臣妾及有得馬牛臣妾不肯敬還復歸本主者汝則有常刑。傳馬牛至曰妾。正義曰僖四年左傳云唯是風馬牛不相及也賈逵云風放也牝牡相誘謂之風然則馬牛風佚因牝牡相逐而遂至放佚遠去也逋亦逃也軍士在軍當各守部署止則有壘壁行則有隊伍勿敢棄越壘伍而遠求逐之周礼太宰以九職任萬民八曰臣妾聚斂疏材僖十七年左傳云晉惠公之妻梁嬴孕過期卜招父與其子卜之其子曰將生一男一女招曰然男爲人臣女爲人妾是役人賤者男曰臣女曰妾也古人或以婦女從軍故云臣妾逋逃也。傳皆當至死刑。正義曰峙具也預貯米粟謂之儲峙鄭衆云糗熬大豆及米也說文云糗熬米麥也鄭玄云糗擣熬穀也謂熬米麥使熟又擣之以爲粉也糒乾飯也糗糒是行軍之糧皆當儲峙汝糗糒之糧使在軍足食無敢不相逮及謂儲糧少不及衆人汝則有乏軍興之死刑與軍征伐而有乏少謂之乏軍興今律乏軍興者斬。傳揔諸至之屬。正義曰指言魯人明更有他國之人揔諸國之兵而但謂魯人峙具楨榦爲道近故也峙具楨榦以擬築之用題曰楨謂當牆兩端者也旁曰榦謂在牆兩邊者也釋詁云楨榦也舍人曰楨正也築牆所立兩木也榦所以當牆兩邊障土者三郊三遂謂魯人三軍周礼司徒萬二千五百家爲鄉司馬法萬二千五百人爲軍小司徒云凡起徒役無過家一人是家出一人一鄉爲一軍天子六軍出自六鄉則諸侯大國三軍亦當出自三鄉也周禮又云萬二千五百家爲遂遂人職云以歲時稽其人民簡其兵器以起征役則六遂亦當出六軍鄉爲正遂爲副耳鄭衆云六遂之地在王國百里之外然則王國百里爲郊鄉在郊內遂在郊外釋地云邑外謂之郊孫炎曰邑國都也設百里之國在國十里爲郊則諸侯之制亦當鄉在郊內遂在郊外此言三郊三遂者三郊謂三鄉也蓋使三鄉之民分在四郊之內三遂之民分在四郊之外鄉近於郊故以郊言之鄉遂之民分在國之四而當有四郊四遂惟言三郊三遂者明東郊令留守不令峙楨榦也上云甲戌我惟征徐戎此云甲戌我惟築期以至日即築當築攻敵之壘距堙之屬兵法攻城築土爲山以闚望城內謂之距堙襄六年左傳云晏弱城東陽而遂圍萊甲寅堙之環城傅於堞杜預云堞女牆也堙土山也周城爲土山及女牆宣十五年公羊傳楚子圍宋使司馬子反乘堙而闚宋城宋華元亦乘堙而出見之何休云堙距堙上城具也是攻敵城壘必有距堙知築者築距堙之屬也。傳峙具至殺汝。正義曰上云無敢不逮此云無敢不供下云無敢不多文異者糗糧難備不

得偪少故云無敢不逮楨榦易得惟恐闕事故云無敢不供芻茭賤物惟多爲善故云無敢不多量事而爲文也不供汝則有無餘之刑者言刑者非一謂合家盡刑之王肅云汝則有無餘刑父母妻子同產皆坐之無遺免之者故謂無餘之刑然入於罪隸亦不殺之鄭玄云無餘刑非殺者謂盡奴其妻子不遺其種類在軍使給厮役反則入於罪隸舂稾不殺之周禮司厲云其奴男子入於罪隸女子入於舂稾鄭玄云奴從坐而沒入縣官者男女同名鄭衆云輸於罪隸舂人稾人之官也然不供楨榦雖是大罪未應緣坐盡及家人蓋亦權以脅之使勿犯耳○芻茭○正義曰鄭云茭乾芻也

秦誓第三十二

周書　孔氏傳　孔穎達疏

秦穆公伐鄭遣三帥帥師往伐之○事見魯僖公三十三年三帥謂孟明視西乞術白乙丙帥色類反下注同晉襄公帥師敗諸崤崤晉要塞也以其不假道伐而敗之囚其三帥○崤戶交反塞悉代反假工下反還歸作秦誓晉舍三帥還歸秦穆公悔過作誓秦誓貪鄭取敗悔而自誓

疏秦穆至秦誓○正義曰秦穆公使孟明視西乞術白乙丙三帥帥師伐鄭未至鄭而還晉襄公帥師敗之於崤山囚其三帥後晉舍三帥得還歸於秦秦穆公自悔己過誓戒羣臣史錄其誓辭作秦誓○傳遣三至伐之○正義曰左傳僖三十年晉文公與鄭穆公圍鄭鄭使燭之武說秦伯秦伯竊與鄭人盟使杞子逢孫揚孫戍之乃還三十二年杞子自鄭使告于秦曰鄭人使我掌其北門之管若潛師以來國可得也穆公訪諸蹇叔蹇叔曰不可公辭焉召孟明西乞白乙使出師伐鄭是遣三帥帥師往伐之事也序言穆公伐鄭嫌似穆公親行故辨之耳○傳崤晉至三帥○正義曰杜預云殽在弘農澠池縣西欒城守道謂之塞言其要塞盜賊之路也崤山險阨是晉之要道關塞也從秦嚮鄭路經晉之南境於南河之南崤關而東適鄭禮征伐朝聘過人之國必遣使假道晉以秦不假道故伐之左傳僖三十二年晉文公卒三十三年秦師及滑鄭商人弦高將市於周遇之犒鄭伯之命以牛十二犒師孟明曰鄭有備矣不可冀也攻之不克圍之不繼吾其還也滅滑而還晉先軫請伐秦師襄公在喪墨縗絰夏四月敗秦師于殽獲百里孟明視西乞術白乙丙以歸是襄公親自帥師伐而敗之囚其三帥也春秋之例君將不言帥師舉其重者此言襄公帥師依實爲文非彼例也又春秋經書此事云晉侯及姜戎敗秦師于殽實是晉侯而書晉人者杜預云晉侯諱背喪用兵通以賤者告也是言晉人告魯不言晉侯親行而云大夫將兵大夫

賤不合書名氏故稱人也直言敗秦師于殽不言秦之將帥之名亦諱背喪用兵故言辭略也○傳晉舍至作誓○正義曰左傳又稱晉文公之夫人文嬴秦女也請三帥曰彼實構吾二君寡君若得而食之不厭君何辱討焉使歸就戮于秦以逞寡君之志若何公許之秦伯素服郊次鄉師而哭曰孤違蹇叔以辱二三子孤之罪也不替孟明孤之過也是晉舍三帥而得還秦穆公於是悔過作誓序言還歸謂三帥還也嫌穆公身還故辨之公羊傳說此事云匹馬隻輪無反者左傳稱秦伯鄉師而哭則師亦爲有還者

公曰嗟我士聽無譁誓其羣臣通稱士也**予誓告汝羣言之首**衆言之本要**古人有言曰民訖自若是多盤**言民之行已盡用順道是多樂稱古人言悔前不順忠臣○樂音洛**責人斯無難惟受責俾如流是惟艱哉**人之有非以義責之此無難也若已有非惟受人責卽改之如水流下是惟艱哉○俾必爾反下同**我心之憂日月逾邁若弗云來**言我心之憂欲改過自新如日月並行過如不復云來雖欲改悔恐死及之無所益○復扶又反

【疏】公曰至云來○正義曰穆公自悔伐鄭召集羣臣而告之公曰咨嗟我之朝廷之士聽我告於汝無得喧譁我誓告汝衆言之首詰汝以言中之最要者古人有言曰民之行已盡用順道是多樂言順善事則身大樂也見他有非理以義責之此無難也惟已有非理受人之責卽能改之使如水之流下此事是惟難哉言已已往之前不受人言故曰悔也今我心憂欲自改過自新但日月益爲疾行如似不復云來恐已老死不得改悔也○傳誓其至稱士○正義曰士者男子之大號故羣臣通稱之鄭云誓其羣臣下及萬民獨云士者舉中言之○傳言民至忠臣○正義曰訖盡也自用若順盤樂也盡用順道則有福有福則身樂故云是多樂也稱古人言者悔前不用古人之言不順忠臣之謀故也昔漢明帝問東平王劉蒼云在家何者爲樂對曰爲善最樂是其用順道則多樂○傳言我至所益○正義曰逾益邁行也員卽云也言日月益爲疾行並皆過去如似不復云來畏其去而不復來夜而不復明言已年老前途稍近雖欲改悔恐死及之不得脩改身無所益也王肅云年已衰老恐命將終日月遂往若不云來將不復見日月雖欲改過無所及益自用改過遲晚深自咎責之辭

惟古之謀人則曰未就予忌惟爲我執古義之謀人謂忠賢蹇叔等也則曰未成我而欲反忌之耳○爲于僞反下爲我謀同**爲今之謀人姑將以爲親**惟指今事爲我所謀之人我且將以爲親而用之悔前違古從今以取破敗

【疏】惟古至爲親○正義曰此穆公自說己之前過我欲伐鄭之時羣臣共爲謀計惟爲我執古義之謀人我則曰未成我之所欲反猜忌之惟指今事爲我所謀之人我且將以爲親己而用之悔前違古從今自取破敗也其古之謀人當謂忠賢

之臣若蹇叔之等今之謀人勸穆公使伐鄭者蓋謂杞子之類國內亦當有此人雖則云然尚猷詢茲黃髮則罔所愆言前雖則有云然之過今我庶幾以道謀此黃髮賢老則行事無所過矣番番良士旅力既愆我尚有之勇武番番之良士雖眾力已過老我今庶幾欲有此人而用之○番音波仡仡勇夫射御不違我尚不欲仡仡壯勇之夫雖射御不違我庶幾不欲用自悔之至○仡許乞反惟截截善諞言俾君子易辭我皇多有之昧昧我思之惟察察便巧善為辯佞之言使君子迴心易辭我前多有之以我昧昧思之不明故也○截才節反馬云辭語截削省要也諞音辨徐敷連反又甫淺反馬本作偏云少也辭約損明大辨佞之人易羊石反昧音妹如有一介臣斷斷猗無他伎其心休休焉其如有容如有束脩一介臣斷斷猗然專一之臣雖無他伎藝其心休休焉樂善其如是則能有所容言將任之○介音界馬本作界云一介耿介一心端慤者字又作个音工佐反斷丁亂反又音短猗於綺反又於宜反技其綺反本亦作伎他本亦作它吐何反樂音洛

疏雖則至不欲○正義曰言我前事雖則有云然之過我今庶幾以道謀此黃髮賢老受用其言則行事無所過也番番然勇武之善士雖眾力既過老而謀計深長我庶幾欲有此人而用之仡仡然壯勇之夫雖射御不有違失而智慮淺近我庶幾不欲用之自悔往前用勇往之計失也○惟截截至有容○正義曰惟察察然便巧善為辯佞之言能使君子迴心易辭我前大多有之昧昧然我思之不明故也如有一心耿介之臣斷斷守善猗然雖無他技藝而其心樂善休休焉其如是則能有所含容如此者或將任用之悔前用巧佞之人今將任寬容善士也○傳惟察至故也○正義曰截截猶察察明辯便巧之意諞猶辯也由其便巧善為辯佞之言使君子聽之迴心易辭皇訓大也我前大多有之謂杞子之等及在國從己之人以我昧昧而闇思之不明故有此輩在我側也○傳如有至任之○正義曰孔注論語以束脩為束帶脩節此亦當然一介謂一心耿介斷斷守善之貌休休好善之意如有束帶脩節一心耿介斷斷然守善猗然專一之臣雖復無他技藝休休焉好樂善道其心行如是則能有所含容言得此人將任用之猗者足句之辭不為義也禮記太學引此作斷斷兮猗是兮之類詩云河水清且漣猗是也王肅云一介耿介一心端慤斷斷守善之貌無他技能徒守善而已休休好善之貌其如是人能有所容忍小過寬則得眾穆公疾技巧多端故思斷斷無他技者人之有技若己有之人之彥聖其心好之不啻若自其口出是能容之人之有技若己有之樂善之至也人之美聖其心好

之不啻如自其口出心好之至也是人必能容之○好呼報反啻失豉反**以保我子孫黎民亦職有利哉**用此好技聖之人安我子孫眾民亦主有利哉言能與國【疏】人之至利哉○正義曰此說大賢之行也大賢之人見人之有技如似已自有之見人之有美善通聖者其心愛好之不啻如自其口出愛彼美聖口必稱揚而薦達之其心愛之又甚於口言其愛之至也是人於民必能含容之用此愛好技聖之人安我子孫眾民則我子孫眾民亦主有利益哉言其能與邦也**人之有技冒疾以惡之人之彥聖而違之俾不達**見人之有技藝蔽冒疾害以惡之人之美聖而違背壅塞之使不得上通○冒莫報反惡烏路反背音佩壅於勇反塞先得反**是不能容以不能保我子孫黎民亦曰殆哉**冒疾之人是不能容人用之不能安我子孫眾人亦曰危殆哉○殆唐在反【疏】人之至殆哉○正義曰此說大佞之行也大佞之人見人之有技蔽冒疾害以惡之見人之有美善通聖者而違背壅塞之使不達於在上是人之不能含容人也用此疾惡技聖之人不能安我子孫眾民則我子孫眾民亦曰危殆哉言其必亂邦也○傳見人至上通○正義曰傳以冒爲覆冒之冒謂蔽障掩蓋之也疾謂疾惡之謂憎疾患害之也見人之美善通聖而違背之不從其言壅塞之使不得上通皆是佞人害賢之行也**邦之杌隉曰由一人**杌隉不安言危也一人所任用國之傾危曰由所任不用賢○杌五骨反隉五結反徐語折反**邦之榮懷亦尚一人之慶**國之光榮爲民所歸亦庶幾其所任用賢之善也穆公陳戒背賢則危用賢則榮自誓改前過之意【疏】邦之至之慶○正義曰既言賢佞行異又言用之安否邦之杌隉危而不安曰由所任一人之不賢也邦之光榮爲民所歸亦庶幾所任一人之有慶也言國家用賢則榮背賢則危穆公自誓將改前過用賢人者也

尚書注疏挍勘記卷二十

尚書注疏卷第二十　宋板同古本作尚書卷第十三文侯之命第三十周書孔氏傳

文侯之命第三十　周書

所以名篇　古本篇下有也字按纂傳移此四字於篇題傳末文義較妥但未必孔氏元文爾

課之瓚　宋板纂傳課作謂毛本作祼○案作謂山井鼎曰與周禮

注合晉文侯鄭武公夾輔王室者爲大國宋板者作晉按者字非也

王若曰父義和義古本作誼注同今本按陸氏曰義本亦作誼與古本合作誼者蓋古文也作義者今文也馬云能以義和諸侯則馬本作誼鄭氏讀義爲儀則鄭本作義古文與馬本同今文與鄭本同　而布聞在下居古本岳本宋板纂傳居作民　曰姓大國毛本曰作同是也○按宋板上句之末有曰字此遂誤同爲曰耳

在令王之先祖毛本令作今案所改是也

而遭天大罪過按而字上疑有缺文傳依經釋訓無所遺漏此經有嗣字傳未釋

卽我御事唐石經古本岳本閩本葛本毛本卽作既○按作卽是也王鳴盛曰傳及疏亦皆言卽及按漢書成帝紀鴻嘉元年詔曰書不云乎卽我御事文穎注云卽尚書文侯之命篇中辭也　無有耆宿壽考俊德古本俊作儁　非平王所知閩本明監本纂傳同毛本王誤作生大謬

其惟當憂念我纂傳惟作誰　嗚呼能有成功古本嗚呼作於乎

汝克紹乃顯祖唐石經古本岳本宋板蔡傳紹作昭紹字非也毛本亦誤石經考文提要云孔安國傳汝能明汝顯祖唐叔之道明訓昭也○按疏云昭乃顯祖不知所斥是宜作昭明矣此殆因下紹乃辟而誤　汝功我所善之古本汝下有之字岳本善之下無之字與疏標目合　以思謂未得浦鏜云謂當惟字誤按浦云是也

更歎而爲言宋板更下有復字是也　不於上文作傳宋板不字闕　王肅云云古本云字不重按云云疑當作亦云

盧弓一盧矢百古本盧並作玈傳同○按正義中玈字凡六見且曰彤字從丹玈字從玄故彤赤玈黑也據此則可知尚書經文傳文皆本作玈今經傳皆作盧者未知正義本與陸氏釋文本所據有異抑陸氏本亦作玈天寶三載改作盧音義中玈字爲宋開寶中所刪周禮司弓矢疏云文侯之命賜之彤弓玈弓此段玉裁說也其詳在尚書撰異

告其先祖諸有德美見記也浦鏜云者誤也　是諸侯有大功浦鏜云是當衍文　傳父往至相安宋板相作自與注合

費誓第三十一　周書

魯侯伯禽宅曲阜 史繩祖學齋佔畢云今文尚書費誓首句云魯侯命伯禽宅曲阜予嘗疑魯侯即伯禽也如何更自出命此字極害義諸家注解咸莫能剖析今觀古文尚書元無命字止曰犾厎柏禽乃壓則今文衍字渙然冰釋矣○按注疏及諸家本俱無命字匡謬正俗引此序亦無命字惟薛氏書古文訓有之史氏謂惟古文無命字殊不可解

東郊不開 開唐石經初作闢後磨改匡謬正俗曰費誓序云魯侯伯禽宅曲阜徐夷並興東郊不闢孔安國注云徐戎淮夷並起爲寇於東故東郊不開徐邈音開按許氏說文解字及張揖古今字詁閞古開字闢古闢字但闢既訓開故孔氏釋云東郊不開爾不得徑讀閞爲開○按古文作閞則今文自宜作闢先儒以閞闢相似故誤讀閞爲開而今文尚書又徑改爲開失之遠矣

並起爲寇於魯 古本並上有以字似誤魯下古本有東字按疏云此戎夷在魯之東似釋傳魯東之義匡謬正俗引此有東字無魯字

作費誓 按史記魯世家云作肸誓集解駰案尚書作柴孔安國曰魯東郊之地名也索隱亦云尚書作柴葢並据古文尚書也

公曰嗟人無譁聽命 古本命上有予字 善敹乃甲胄 山井鼎曰宋板敹作𢿙疏同考字書宋板爲是○按毛本作敹不作𣪊也唐石經岳本俱作敹考說文宜作敹諸本並誤

在往征此淮浦之夷 宋板作今在 其以爲飾 浦鏜云且誤其

今軍人惟大放舍牿牢之牛馬 山井鼎曰古本後人旁注牢一作穽下注牿牢古本作牿穽旁注穽一作牢

杜乃擭 陸氏曰杜本又作敿○按說文敿閉也讀若杜孫志祖云周官雍氏注引作敿 然則養牛馬之處 宋板同毛本養作掌 檻以捕虎豹 纂傳檻作擭按經文擭穽相對疏下云穽以捕小獸則此當作擭明矣浦鏜未見纂傳亦云檻當作擭 今律文施機槍作坑穽者杖一百 浦鏜云槍誤搶

是王肅云杜閉也 宋板閉作閑按閑字非也 擭作㓥也 浦鏜云柞鄂誤作㓥 馬牛其風臣妾逋逃勿敢越逐 石經考文提要云勿敢坊本作無敢 峙乃楨榦 唐石經岳本葛本閩本明監本榦作幹不誤 惟是風馬牛不相及也 毛本是誤作有與僖四年傳不合 謂總諸國之兵 古本岳本宋板纂傳同與宋本注合毛本國誤作侯疏同

儲糧少 宋板同毛儲糧誤倒 萬二千五百家爲遂 宋板纂傳同毛本家作人

秦誓第三十二　周書

悔而自誓　宋板悔下有過字

若弗云來　古本云作員下雖則云然同山井鼎曰傳文共同今本盧文弨云疏云員即云也則本是員字○按傳以云釋員作云來故正義曰員即云也衛包依之改員爲云下文雖則員然同

無所及益　孫志祖云益疑當作益屬下讀　自用改過遲晚　宋板用作恨是也

雖則云然尚猷詢茲黃髮則罔所愆　按漢書李尋傳注師古引此經云雖則員然尚猶詢茲黃髮則罔所諐云爲員猷爲猶愆爲諐又韋賢傳注亦引此經唯諐作愆餘同

我今庶幾欲有此人而用之　古本欲上有敬字似誤

俾君子易辭　辭古本作詞　使君子迴心易辭　岳本纂傳迴作回是也　我前多有之　按疏前下當有大字

斷斷猗無他伎　斷古本作鉆注同按說文斷古文作㓹引此句爲證然則古本鉆字殆㓹字之誤歟陸氏曰他本亦作它技本亦作伎按唐石經宋板葛本伎俱作技與釋文合至監本始從人其所載釋文亦誤倒下文人之有技仍從手舛錯之甚此節傳中伎字葛本亦從人宋板從手○按它他古今字技正字伎假借字

自悔往前用勇壯之計失也　宋板勇壯二字倒按宋本是也否則與注不合與上文亦異　惟截截至有容　宋板截字不重　明辯便巧之意　宋板同毛本意作善　以束脩爲束帶脩節　毛本節作飾案節字誤　禮記太學引此　毛本太作大案太字誤　河水清且漣漪　許宗彥曰此引詩以證猗字作漪者蓋誤○按毛詩釋文猗本亦作漪同蓋六朝以後有以漣猗爲漣漪者猶鸒斯之爲鸒鷥也在此疏則不可耳

用此好技聖之人　古本技下有美字　安我子孫眾人　古本人作民下是不能容人同

尚書注疏挍勘記卷二十

會昌縣知縣候補知州曾暉春栞